

民所財用也。今太宰之高不啻星辰，太宰之利不啻山谷。彼清骨而邀食於民者，豈得同日而與？洎詔徵公為左諫議大夫，釋符之日，恕蒙公付以留務，行及詞前，顧謂恕曰：「有事或誠存太宰，其應也如嚮。今去能無感焉？君為我編其修建之由，恕謹奉教，一無偽飾。」公之始至也，承蓄沴之後，墟廬一作井殘矣，稟藏空矣。道既殫，殍牢亦充，塞及公之布德也。四時洽暢，千里醉歌，帑廩皆溢，庭無訟人。鄉縣郭邑，致十倍之繁富。廊宇亭肆，興萬堵之宏麗。休祥表見，仁聲流揚。傳車云歸，耆少遮道，竟夕不得前。雖古之良二千石，實有慙色。公素負謙損，不先之道，至於理功，皆不欲人言。恕親吏也，其可隱而不書。巨唐大中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記。

歙州重建汪王廟記

汪台符

天不欲蓋地，不欲載雨，懼不欲凝萬根，不欲生玉石，一塵賢愚一血，則神人不得降，聖人不得不作。我唐不得不興，越公不得不起，起而不失，進退存亡者，越公得之矣。隋鹿無主，群雌率舞，公矯翅一鳴，聲著千古。提山掬海，沃沸填危，掃平反側之源，歸我唐虞之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性因離亂，保據州郡。新安制作郡鎮靜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義。志作也遠送疑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歛宜睦，饒等六州諸軍事，感天人知己，瞻玉闕，言懷龍劍，一沉死而不朽。真觀二十三年也。棠樹之詩，無良犬之歎，固得父老請建祠堂在廳之西。大曆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峯元和三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公圓克荷，宜應復新棟宇。迄今司空潯陽公景慕英靈，經始靈宮，凡三

遷飾物不告勞民惟求舊濟于時死於國功宣教化則祭之
其餘不在祀典伏梁公按秦江淮焚淫祠七百所朝野躋之
所謂能執弋干以衛社稷越公歆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
湯不乾克不濕曷顯聖人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
其時間有奴狂僕醉觸破王化洎僖皇歲庚子盜起曹南逆
塵犯蹕我淮王大叫義千里奔命宣池濠壽滁和九郡統一作
統我馬箠分我君憂苟無將將之維莫破錚錚之膽我司空
潯陽公猛危一作陶雅寧為歆仁義禮樂餌舒池常潤於歆
最為政策一慰本城之人築父長大本豈矜莊嚴一作一祠
企望六郡直在乎開物成務遺民金石者也台符越公之裔
潯陽之吏祖能神主能賢辭或不直作神之羞辱主之命詔
我邦人同歸典實庶可與言文論政矣龍集壬戌十二月有

一日謹記

茅山白鶴廟記

柳識

茅山舊句曲也本記云內有靈府空通五岳其外山形似已
因名為句曲自軒轅鼎湖之後世多近智所謀一作真有故
金闕玉清大聖至神一作誠一作之事真靈特闡於人間以彰道妙
則漢元帝世有茅君積襲道德來受仙任游內統外澤加幽
顯邦人膽載因改為茅山玄教既薄二第亦此山得道三峯
是三君駐雲鶴之所備許傳記至明帝永平二年詔勅修崇
其廟後代相承一作傳一作周敢或替我國家續承真曹宗奉教一作
門天寶七載五月十三日於山之西偏制置祠宇度道士三
人以修特醮列在祀典夫廟享功德顯默殊致以道而言則
天地之外亦有覆陰陽之外亦有生化斯乃虛而有象運而

無形蓋顯為皇王師範道之形器也隱為真靈變化道之精
微也體雖隱顯心則感通有無交暢化乃大備初真人既受
羽節留二第於句曲而謂之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數相
往來要當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邀師携友以來遊盼有
好道者待我於是乎吾自當科之有以相教則法之本也內
習講真冲寂外行廉清仁惠每歲春冬皆有數千人潔誠洗
念來朝此山自漢至今宇宙間潛脩精感轉目一作相化誘其
可勝紀乎若然者我真人玄功聖德陰陽妙用豈言能盡歟
夫學道則所見無有不忘得道則所忘無有不在多泯迹於
常或標靈引類不顯是一理始曰無方之用孰知終極是知
聖人情忘愛存慈勸不見已益見道之至也真人昔將輕舉
俯視六合虛徐翱翔於是綵雲自異靈鶴自至昔亦如天之
運行日月為照星辰為曜則日月星辰為天地光大之用天
豈有之自是真富也綵雲靈鶴為真聖昇虛之用聖豈待之
自是真貴也世之賢士高位濟俗乃無意於車輿道之真仙
孕元育化寧有意於雲鶴廟者亦如人思邵伯而愛甘棠也
道士容行延生法成帝崇珣等經營修奉歲月久矣願刻金
石以志于山唐大曆十三年太歲戊午三月十八日記

新修四皓廟記

國之所以病者所以名分差賞罰謬賤妨貴孽代宗河決樹
顛可拱而俟夫聖人作則必建皇極叙彝倫植禮為防垣順
為路使尊者定位下無覬心春秋垂子貴毋貴之文年鈞德
之說姪娣審於左右文質殊其後先等威著明條賞織志選
師保以教之設疑丞而輔之春誦夏賢一物三善故刑于寡

師妻文王之所以正家道也抗法伯禽周公之所以致頌聲也昔申后然而小弃賦子朝寵而王室亂猷公從筮晉祀如紕楚違過讒羊姪累楛列于格言岳作殷鑒漢高皇帝提三天劔奮布衣夷秦剪項南面而帝及乎陳孝惠私趙王本根一搖海內失望向使安居空駕羽翼不來蹈金寒玦離之蹤成毋愛子抱之計四百之祚岌乎殆哉非四公之高名不能割漢祖肌膚之愛非留侯之奇策不能振大賢金玉之音然而頸悔異語默殊用金山玉帛有拂風沐雨之勞陋巷簞瓢無被紱嬰冠之貴無濟獨善相與皆馳唯四先生兩有之矣往者明祠頽壞靡有子遺大傳兼中書令許國公爰命經營不日而就棟宇甚矣神形若生如裁兌塵之書似指狼羊之喻松涼桂燠雲白霞丹坐視天倪特聞地籟公秀發人端容國損一作本於忠孝文以禮樂每絕編而嗜學當吐一作舖一作以迎賓至乎戡定之懋勲廉察之殊改則銘於彝器藏在史官宜有如季子文者請之太史克者詩之非昧者所宜造次道也公以為四先生避秦亂逃漢祿而所立利澤如揭日月彼佩金印乘朱軒食萬鍾潤九里而括囊避事全軀保一作挈疑聞四賢之風可以有立志矣故公之飾是廟也見聖王固本之制焉有詩人伐檀之志焉豈特燭耀巖穴旌貞隱淪而已先化二年十月一日記

脩黃魔神廟記

袁楮

咸通末歲今翰林舍人蘭陵公自右史竄黔南秋八月三十
七日沂三峽次秭歸特蜀水方漲橫濤蔽目公積悒而寢夢
神人赤髮碧眸且云險不足懼公異之再寐一作又夢公詰

其所自則曰我黃魔神居紫極宮之隅將祐助明公出于北
境公曰吾今去荒徼危殆未已神能惠我何也以朝夕期幸
與我俱遊不忘矣函一作言之神許諾自是抵于熙又遷于
羅每陟險艱神悅况一作如在泊公遷于朝神夢告歸公曰將
設一作廟列塑于宮之傍丁酉歲公從弟執自濃陽戶亞西
路出祠下以囊金致公意謂前制不專請別修葺太守清河
公承命感異親營之臣既陳層軒以新神樂來斯靈儀踴躍
按靈寶經南方有大魔其中央曰黃天魔玉橫天擔力謂能
力扶昊蒼周覆萬有天其或曰以有弘濟之業將扶危定傾
作鎮天步俾黃魔降鑒為公之兆朕乎噫天為功必藉於大
賢神之靈固輔於有德是必有鴻猷盛績萃于公之心未可
之也循以學官謫禔歸奉太守命弗敢讓所乾符丁酉歲仲
春九日司戶叅叅軍袁循記

祈禱

禱河侯廟記

裴處權

明皇帝懷柔百神以功躋四瀆蒲股肱郡實祠宗錄是舊圖
新廟貌甚設國有祀典蒲侯我之然天下郡縣瀕于我者多
曲架榱桶廟神乞靈洪波神有寧宇且曰瀆古侯也故神以
侯稱六年夏不雨尚書傅陵崔公懼茲農事凡明神靈跡有
可以膏稼穡者必命犧牲蕭鼓以動之卒無應一旦監軍使
闕公郡瀕河侯廟具存姑用早禱宜幹流以蘇大田五月庚
午會闕公惶河壩列旌旆率府從事合牙門諸將郡縣吏羅
為侯拜聲以具樂醜以清觴腥爛燔炙必芬交錯版書精意
以聲侯聽六月辛未雨乙亥始霽自乙亥至於秋七月壬子

以烈日下燭南畝復燥公曰時雨難再將柰秋成何關公曰
河侯利吾州前應如答吾且祈且報庶終侯功癸丑公復會
關公儀若庚午丙辰雨已未乃霽意公禱之虔神應之速禱
不虔無以徵侯既應不速無以協農時既應多稼織野寒耕
熟耘之子其有京坻之望乎昔王尊捨熊軾臥金堤却驚波
也公伏戎鉞禱于河濱勤耳雨也驚波縮所以完居邑也耳
雨零所以遂嘉穀也則知前賢後賢之推誠濟物體一作若
符契矧乎食民天也宜拜侯賜關公挹曰齊誠以動神者尚
書公之德也公揖曰始謀而獲應者將軍氏之力也於是相
與拜于下或曰昔歲河流沈濫將魚滑人滑人祝侯駭浪帖
息今者拜侯賜未若記侯之感通公乃召從事河東裴處權
文其功客有博陵崔應書于石會昌六年九月一日建一作記

禱聰明山記

聰明山之神蓋倣落上古不知其始興也一作其所若曰禍
淫之謂聰明降祥毓物之謂明美稱備焉取名斯在觀夫群山
逶迤自西北而茲鎮秀技屹臨東夏揖岱宗於遠邑延旭日
於高標豁開廣平千里如砥靈源森麓迴合窈冥禳祈必徵
肝蟹如覩祀典曰山川丘陵能出雲為風雨有功及物曰神
諸侯在其地則祭元和丙戌歲右僕射范陽王愬戎之三年
詔自上黨撫巡東封登車誓師講若畫一萬旅齊列千輪北
一作衝振蕩林巒翩翩旆旌雷動雲馳不聞人聲公清明在
躬文武是憲翼聖濟俗宣威靖難申伯旋謝太公俱齊華夏
具瞻今古榮觀冬仲月生魄至于茲山齊莊廟庭躬執祀事
於是大備控揭畢陳犧牲神之格斯敬我明德君子曰惟精

誠通乎神惟聰明應乎人天地交泰而賢人用神人叶和而
茂勲立公之舉也神之助也不然何年祀未幾而变化神速
臻於是耶故詩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又曰赫厥聲濯厥靈
其在於公乎頊謬職分符令逾一紀獲奉威命舊邦惟新黎
庶其蘇邦家之慶祝公壽考永固河山夫言而無文行之不
遠乃刻石以紀傳於後人自公及監軍使幕客郡守列將等
咸載名氏云元和四年七月九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六
學校 講論附

記二十

問國學記一首
崑山縣學記一首

國學新脩五經壁本記一首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一首

文章

太宗飛帛書答記一首

故刑部尚書中山李公詩法記一首
移顏魯公詩記一首

吳郡詩石記一首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一首
東林寺建碑記一首

學校 講論附

問國學

文粹記
作序

舒元興

先生建太學法以教國胄子欲啟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
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元與既求售一作藝
於闕下謂今之大學猶古之大學將欲觀焉自為下士小儒
未嘗覩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晚
蓋下車循墻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大學將每事問
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沉沉問
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
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愧非一作予鴻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
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感一作感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墜為圃
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耶導者曰
此積年無儒論故庭得一無化為廢地久為官一作於此者
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机榻有筍草沒地予立
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為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
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
門問之曰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
其生徒去聖人之奧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
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為之顛頽故唐堯知
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胄子誕敷文德於天下之屋
皆可封及夏殷特其孟也則必能一無濬之其季也則皆自
室之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焉
一作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五六一作百年而付仲尼仲尼承
之孜孜日夜席之一無不暇一作援祖述之憲章之發揮一
無於鄒魯恢一無張於洙泗上磨礪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

有入室者非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
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
而一無施耶至嬴政犯之室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一
下矣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伏生公然弘倪寬卜式之
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
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闢儒官一作立
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冠生
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大學之道不衰涼今皇帝傳大
寶七祀生獻吳淠蜀禪於一都一作廟梟夏逆首殛潞一字姦
帥技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澗無揚一字無波
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特也而太
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也耶公卿士之不
留意耶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無或作問回也賜也說繹
一作釋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為荒圃可謂大國設虛虛一作
以自欺也思其不敢取一作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
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一作皆唐文粹

國學新修五經壁本記

劉禹錫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謀詳謀無定五經書于論
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正錄是諸生之師心曲學
偏聽臆說咸束之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天粹崩
剝汙箋洪一作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如
尺掾而成均以治國學上言遽賜千萬特祭酒曝實尸之傳
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羸再新壁書懲
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集作之其制如版績

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皆集作施陰關使眾如一附離
之際無迹而尋堂呈觀深兩屋集作相照申合國子能通法
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繼校既精白黑
彬班獠焉飛動以表表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
疑來質決若蒼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譚咸知宗師非
止服逢掖者談一有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
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
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
士維常俾我學徒絃歌文粹以特切切祁祁不教不嬉庶乎
道人來來我詩特余為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闕決故書
之以移史官宜借于藝文志

崑山縣學記

梁肅

學之制興政損益故學二字集舉則道舉道汙則政汙崑山

吳東集作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室中

年兵饑荐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故未遑繕宇其後長民
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不備大曆九
年大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而擇奠于廟退而嘆曰
夫化民成俗以學為本是而不崇何政之為乃諭三老主吏
整序民飾班事大啓室于廟垣之右聚五經于其間以邑人
沈嗣宗躬履經學俾為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
而至如歸市焉公聽治之選則往敷大猷以聳之博考明德
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民見德
而興行行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
而行莫不耻焉僉曰公主于二字集設教矯其末不墜其本

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荊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繼其流為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龍集乙卯公為縣之明年也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公頃切耕也非下如農之耕田疇焉田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構非下分其畦隴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庠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于五而禮記在乎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群籍而講之束脩既行選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座北面大司成端安居

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師長序卿集作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

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筭家輒業以從集作明肆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居攢弁

如星連襟成惟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所疑水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建官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于我在下庠亦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洎終覩公之美歆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握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

月二十七日記

文章

太宗飛白書卷詔記

權德輿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集有觀十六年答左散奇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玉未嘗不虛已以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度貞九有清繇此物也初太宗與卿大臣往復古義以聰明示群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為動神機縱天辯不若疑疏虛襟以至公慎取捨而已故沃心以納優詔以答嘉其忠故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諭史臣實錄具載其事有都官郎中竇臬者博古尚藝貞元初得其書於人間太清宮道士盧元卿又得之於竇氏元卿工為篆隸八分諸書且其家法保而藏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予以太常齋薦焉官師因出以示予予乃整衣冠離次捧視且以見聖唐建巍巍無窮之基在此編也至若縹緲鴻蘄一作飛之勢輕濃蟬翼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稽合眾美載成絕藝集作勢又以見哲王之餘裕書圃之逸品云

故刑部尚書中山李公詩法記

蘇題

唐開元四年太歲景辰二月戊申朔二十六日癸酉銀清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昭文館學士中山公薨于京師宣陽里私第享年六十先五日扈駕自新豐湯井還其日奉制持節復賽於湯所以降雨故也還歷二日自說齋澣滌濯之事願言也一無賦詩至其夕賓友皆散因作扈從詩十韻達明命以示題詩成而竊奄忽生災此即夫子獲麟之卒章也既殮公子壻右金吾倉曹博陵崔望之自其家取以見遺嗚呼翰墨

未燥形神已離舉朝驚嗟之聲不崇朝而達於遠矣公文特
稱於世每謂知音則寡同氣相求遠觀此詞何異於理正存
心而為詠豈交臂而相失曾未類刻恨不回繫節而如舊也
撫膺一慟不覺涕之之連而庸矣中山長無見日雖予期不
聽存者可以絕絃而相如有作歿者竟傳遺草故錄如右記
其事云

移顏魯公詩記

鄭薰

顏魯公既用貞鯁為元載所忌由刑部尚書貶夷陵郡別駕
大曆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宣州之溧水縣縣之南
經古烈士左伯桃墓節槩交感即於墓下作詩一首自題於
蒲塘之客舍一作館詞韻淒激點畫嶄壯窮國藝之奇事厥後
泊于大中丁歲八十七年矣孤孑憂悶肩膝不固久為飄驟

薪牧所困一挑半剝往往漉缺於作鎮到此有客謂余者一作
曰惜之立召工將王少儒領其部鑿垣榘移陷于北望樓
之西隅且以為邵居之勝絕鐫石其下俾後之觀者知改置
之意無忽大中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宣歙池觀察使檢校
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鄭薰記顏公以永泰二年丙午二
月貶峽州別駕旬餘改吉州司馬六月次江州之廬山有東
西林題名必以秋至吉是年十一月改元大曆故次年丁未
十月公遊青原寺題名便稱大曆二年又明年戊申五月移
撫州刺史己酉庚戌皆在官六年辛亥閏三月代到而四月
書麻姑壇記猶以撫州繫衝今於文集乃石刻攷之是歲八
月次上元縣乃自撫歸京特也上元吳溧水實為鄰邑今皆
隸昇州當特溧水則隸宣城公題詩烈士墓六年與此記合

然鄭薰唐名臣記謂公由刑部尚書貶夷陵郡大曆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群道出溧水不應謬誤如此七年九月公復刺湖州八年五月赴上一作丁且為丁酉非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刺史二字集作收房孺復為杭州皆豪

碩人也常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名

播於吳中或曰韋房為詩酒仙集有特字予始年十四五旅于二

郡以初賤不得與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

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以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

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此又吟於彼酣歌狂什亦往往

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集作

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

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

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當時最為驚束今刻此篇

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句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

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

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前人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大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為十卷今納于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裴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為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

問秉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游是寺復覩斯文得宿命通
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環於後身
者歎於戲二字一作嘻一岳老之年紀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
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
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

東林寺建碑記

張文新

北海守李公文人之雄書品之能者也開元十九年作東林
寺碑手筆一軸俾模而刊石藏於寺者凡百一十三歲僧之
歷居者不啻大千數未始有議建堅者釋雲舉本謝氏子讀
書為文將就鄉赴舉進士遇明師悞寂滅之樂因髡頭就學
遂僧于東林且有年矣一旦視碑卷嗟曰遠公之名德振十
古東林之聲籍冠宇內而是詞是翰記其所由然誠天下之
妙絕山門之光大儒釋之美談也宜乎始至而揭諸顯敞俾
文士名僧趨嚮之不暇是何卷於塵中踰百載莫石莫刊將
焉用僧乎僧門一士也一技一徒一作履足以歷岵嶮一鉢一
袖足以子朝夕不着不繫視千萬里若尋文問遂裏足道途
東西南北募緣以成其事會河會東裴公自中書舍人開庶
府于鍾陵敷文行政教之餘得六度三乘之奧聞臯志願亦
岳信施因自染翰贊列爵秩名氏于卷末又有以增名迹重
焉先也臯乃得模而刊於碑會昌三年四月磨礮既成遂平
鐫之硜夫象奎成如蛇如龍如飛如行一作如翦玉在潦如
玄穹列星立之亭亭弗磷弗傾于寺之明余特刺茲郡因城
俸繕屋其上具嘉一作嘉臯建志不苟古人云智過千人謂之
美臯之有決補遺事之智有崎嶇辛苦以成其智之一有實

過於百一十二年歷居之僧遠矣庸不為謂僧之英乎故記
之一有碑之陰

一作皆續廬山記不若元本為是後題觀察使裴休刺史
張又新等立碑今不錄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七

釋氏一

寺

九華山化成寺記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柳州復大雲寺記

院上

潭州華院記

寺

九華山化成寺記

九華山古號九子山崛起大江之東揖瀟廬於西岸撮削成於天外旁臨千餘里高峯峻嶺臣焉連岡走隴于焉自元氣

記二十一

修香山寺記

復戒業寺記

梵閣寺常準上人精院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凝結幾萬斯年六朝廷建都此為閔輔人視山而天長山閱
人以波遊其間聖后賢臣詠歌迭興言不及者茲山屈焉開
元末有僧擅號張姓自羣舒至為鄉老胡彥請住廣度男女
特豪所嫉長吏不明焚疑其居而廢之時有僧地藏則新羅
王子金氏近屬項聳奇骨軀長七尺而力倍百夫嘗曰六籍
寰中三清街內唯第一義與方寸合落髮涉海捨舟而徒睹
茲山於雲端目千里而勁進披榛援藟跨峯越壑得谷中之
地面陽而寬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巖棲澗汲以示高潔曾
遇毒螫端坐無念有美婦人作禮奉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
補過應視坐石石間渠潺二字一作遙特人謂九子神焉素
願寫四部經遂下山至南陵有愈蕩等為獻焉自此歸山跡
絕人里遠至德初有諸葛節等自麓登峯山深無人雲日雖

鮮明居唯一僧闔目石室其旁折足鼎中唯白土少米烹而
食之羣老投地號泣和尚苦行若此某等深過已出泉布買
擅公舊地敢冒死請大師從之近山之人聞者四集伐木築
室煥半禪居有上首僧勝論一作等同建臺殿榭榭豫章土
地生焉斷而斷之瓊珠琪瓊不求他山肆其磨礮開鑿溪一作
溪澗盡成稻田相水攸渚為放生池乃當殿設釋伽文像左
右備飾次立朱臺掛蒲牢於其上立樓門以冠其寺丹素交
彩層層倚空岳巒隊起於前面松檜陣橫於後嶺日月晦明
以增其色雲霞聚散而變其狀松聲猿嘯相與斷續都非人
間也建中初張公巖典是邦仰師高風施捨甚厚因移舊額
奏置寺焉本州牧賢者到寺一作嚴師之敬西江佑客於雲
外見山施帛若干尺錢若干緡焚香作禮遙以祈祐廣德焉

况親承善誘感悟深哉旁邑豪右一瞻一禮必獻柔土豈諸
牧不合禮焉富商大族一作輕其產哉道德感也本國聞之
相與渡海其徒寔眾師憂無糧發石得土其色青白不慘疑
如麪夏則食蕪土冬則衣半火無少長畬田採薪自給中歲
領一從者居于南臺自緝麻衣其重兼鈞堂中塌上唯此而
已池邊建臺厝四部經終日焚香獨味深旨時年九十九貞
元十元夏忽召眾告別周知收適但聞山鳴石隕感動無情
與將戒有尼侍者未及語寺中扣鐘無聲墮地尼來入室
堂撮三壞吾師其神與跌坐函中經三周星開將入塔顏狀
亦如活特昇動骨節若憾金鎖經云菩薩鈎鎖百骸鳴矣臺
塔之地發光如火其圓光與其佛廟羣材締構眾力保護施
一金錢報以重果下為輪王上登聖地昔有護法良吏洎施
力僧檀越等具刻名于石士疾歿代不能立殊續以濟眾又
不能破餘財崇勝因緣咏腥羶顧兒婦生為人非死為鬼責
悲哉時元和登己歲予閑居山下幼所聞見謹而錄之孟秋
十五日記

修香山寺記

白居易

洛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山首焉香山之
壞久矣樓亭齋崩佛寺集作僧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
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頃予為太集作庶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
好閑遊靈跡勝繁靡不周覽每至茲寺慨然有堯葺之願焉
迨今七八十年幸為山林一作水主是償初心復始願之秋也
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予早與故相國元公四字集作相國微之
定交於生死之間宜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

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銀鞍玉帶
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未至於予予念平生分不
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者再三訖不得已乃集無回
施茲寺因一作請悲智僧清閑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
掌理之始自守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
樓一所連樓廊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
所小火屋共七間凡支壞補缺疊集作墮覆漏圯墜之功必
精楮堊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
鬱為道師化城於是龕像無燥濕墜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
坐之安遊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閑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
香山之泉石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特而新士君子
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耻之為者集無清閑上人與予及微
之皆宿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性一作非念來歡一作且
贊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臧夙
殃薦宜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之化劫不與微之復
同遊於茲寺乎言及於斯漣然集作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
一日河南戶太原白居易記

成都府新脩福成寺記

劉禹錫

益城有集無右門街集作大達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北
有仁祠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
綉于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大和四年蜀師非將材不修邊
備南詔君長謀得內空乘隙公入闕于城下或繼大以駭眾
此寺乃焚高門脩廊委為寒燼集作如是者再歲帝念坤維
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環視故也寺為焦墟載興起

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乃命主俸吏以吾緡錢三十萬經營
之基自公來思蜀號無事特康歲稔人樂檀施公言旣光應
如決川乃傾囊褚乃出懷袖勝因化愚惠集作力攝慳男奔
女驟急於徵令匠首度材以指衆徒勢者運思以役衆技斤
鋸磨礮丁丁登登陶者儲精巧者効能歛自火宅復為金繩
沿故鼎新因毀成妍華夷縱觀萬目同聳旣告訖役公來慶
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於是都人舞抃而謔曰昔公去此福
成以燬今公重還福成復宇民安軍治亦如此寺庸可勿紀
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日之特大和某年某月
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氏其他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
貴人及賔介一作僚將吏若僧徒僭籍之而刻于石

柳州

石本有重字

復大雲寺記

柳宗元

越人信祥而易殺化而徇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雜卜始則
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
戚歸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
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以集作石本禮則頑束之以集無刑
則逃唯浮圖屠集作屠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柳州
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
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
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
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闕之廣
大達達橫街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
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集作室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
擊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石本無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

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頌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
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闕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水木
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
後二年十月十六日寺皆復就

復戒業寺記

沈亞之

皇都在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鄆言能改便民嘗集作有緇
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鄆復之初蒲寇李懷光既虜其屬將收
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圍朝邑室廬皆殘燼寺宇益毀其後
緇衣以為居近郭若遊賓乃聚黨與謀遷之西園紫垣侵社
地又治殿廡諸墓墳壠當其下者輒平去是時鄆為尉固止
之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通為助故尉終不能制日一作縱
其徒於民間為禍福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爭相率以
奉所欲顧尉集作畏已後耳及鄆為令乃元和七年也明年召
緇衣宿老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義以無害故
天子許留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園之上侵社地壞
丘塚夫社國之中祭也丘塚人之反本也今爾集作而曹目為
其居侵壞之是寧無害也某昔爭之不得身一作常慄慄抱
痛願得自効以快意今能函復之幸喜不能亦且論擊矣民
聞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還其故九年余東適邯鄲
走蒲關朝邑令為具既酣前奉酒於余因請以其事以於集
于文

院上

潭州法華院記

于頔

長沙郡之安國寺寺之壯備法華院結構始畢光明弘敞依

之者有旨乎即我湖南伯御史中丞楊公揭孝思退大福報
罔極于所恃也於戲萬法性離也言說非法也然捨言說無
以辦了義詮實相錙是經教生焉佛說九部法華為最其運
機也韜靈珠於髻上指眾寶於藏內藥草沐莖葉之雨諸子
悅羊鹿之車其會真也以開示悟入誘羣迷令得佛知見以
會三歸一為上乘令知法真際至於如是性如是相了緣起
卽寂滅億劫諸佛不能知之其餘聲聞辟支如稻麻竹筴不
得究其微密也若有受持讀誦勇猛堅固我為勝因果亦隨
之即揚州龍興寺阿闍梨靈祐鑽研歲久深解義趣常為寶
丞以授信心仍大署其皆曰功滿三千其道乃圓百福萬善
克塞沙界中丞先太夫人滎陽鄭氏以閨門尊重之德奉西
方清淨之教歸命道士且業是經是一作時有特晦我無間斷

君無幾實盈其數焉常願極精慮罄泉具大依佛事共揚光
烈嗚呼風樹之感霜露之悲久肺肝者可勝道耶今位登方
伯輕千乘之責捐萬鐘之祿衷心裂膽虔紹前志此所謂不
敢一日而忘其親也先是此地松竹葱蒨舍絕世之異觀者
百輩曾無頌聲公乘時多暇高步廊廡密羨勝勢其心快然
因心計手指付于匠吏經時而成之堂殿崖崑以切雲軒廊
窈窕而疏風皎嚴淨而無塵名釋梵之天宮大德僧懷遠秀
掩珪璧揉陵霜雪是故啓請為其主張加之以田產因之以
藏獲受用具足無遺之想嘗聞於經曰造塔廟建形像旃檀
况水彩畫裝較疑如是功德福不唐捐伏知必有以資窮宜
闢往路揮斥萬有騰陵三界巍巍尊識補賢聖處信決定矣
其或否者我教其証乎恭惟先太夫人誠敬齋莊高明惠和

道可以禪補陰教禮可以網繆婦則早居稷伯之卷有賢子
三人始在童孺則自教誨非雅言正味不道不食使中和淳
粹之氣飽飲其腑藏焉故中司泊令弟兵部郎中凝天理評
事凌皆擢進士高第以清風累德文學政事振休聲于宇內
議者謂玉昆金友如三山峙立三川橫流焉後之君子非但
寶地觀此誌亦可以知上有聖謨之美下有大孝之嗣矣公
永懷慟絕不忍握管濡墨以文字自導其意見託序述乃悵
然而書之

梵閣寺常準上人精院記

符載

峯巒不嶢峭無以為泰華院宇不嚴麗無以為梵閣此寺之
有此院猶頭之戴冕弁目之懸眸子有闕是者謂之顯昂大
夫其實誣之矣蜀郡豪也其民侈而夸者有之其土腴而詳

者有之偶得靜地黃金以梯

一作我疑作我

梵閣據龜城犀浦之間

背郭六七里而遙擺喧傲俗已有貞趣及履吾之精院也非

天雲之高飛川澤而深非江海而遠非山林而靜滿庭多脩

竹古樹喬柯密葉扶疎膠輻其下何有茅齋洞啓晨朝日出

光照屋椽一聞鐘磬焚香掃地其心冷然也亭午無人經行

林中凡鳥不來特聞一作雲非天風其形飄然也沉沉子夜清霄

復絕唯除皓月鋪軒洞牖其氣凝然也夫人之神不靈者耳

目泥也居處無也思慮昏也苟身棲清靜一作淨之城目睇澄

鮮之境心遊寂寞之地雖妄想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與吾

為敵矣余為六塵組織因於懺洗嘗與一二善友跳身此來

高僧達客微言相誘殺那之下我得一作我本性沉復主人棲

處偃仰動淹星歲哉院主姓瞿氏真釋種也行業如圭璧標

韻如松鶴毗尼大藏啓其闕鎖壇場之上鬱有風稱弟子以
羸涌之質入旃檀之林嗅聞馨香身意快樂故書美以示於
道流欲使後之君子遊其地覩其文明其人知余詞之不齒
莽也丁亥歲正月辛卯國家郊天知日也試大常寺協律郎
攝監察御史符載厚之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八

記二十二

釋氏二

院下

常州建安寺上觀院記一首

廬山黃石巖院記一首

佛像山

利州北題佛龕記一首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一首

移佛記一首

再修成都府聖慈寺金銅普賢菩薩記一首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一首

畫千手千眼大悲菩薩記一首

蕓州始興寺移鐵像記一首



院下

常州建安寺上觀院記一首

梁肅

沙門釋法顯啓精廬于建安寺西北隅與比丘衆勸請天台
 湛然大師轉法輪于其闕尊天台之道以導後學故署其堂
 曰止觀初南嶽祖師受於惠文禪師以授智者大師於是乎
 有止觀法門大旨謂之定觀謂之惠演是二德集作攝攝持萬
 行自凡夫妄想訖諸佛智地以契經微言括其源流正其所
 歸圓解然後能圓修圓修然後能圓證此其畧也自智者五
 葉傳至今大師當像法之中誕敷其教使在家之徒撥邪反
 正如大雲降雨無草木不潤升其堂者甚衆其後進入室不
 十數人法顯與居一焉予以為法門有三觀遂徵之此堂蓋
 非緣不成空也有之以為利假也不廣不狹不奢不陋中也

又以淨名之喻言室謂於虛空然後律有不能成隨其心淨則
 一切境淨作一物而觀者獲教善焉又况我大師居之為斯
 人之庇乎小子忝遊師門故不敢不志時大曆九年冬十一
 月日記

廬山黃石巖

文粹有

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而為二字一山岳洩而一而為川
 瀆然則匡阜之氣一作平庚辰歲山客劉軻採拾一作異自麓
 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許
 臘而瓌行峻節人事難能僕高其人而信宿一返無此乃一作
 願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挂云初
 此無毫髮我植今環人臂鳥飛兔走吾復何藍矧卯戌之昏
 且霜炎之凍廬山記拾生落之榮梓去留之沿芥雖云云

一非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
人境兩失故一本粹無此字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煙雲生煙
雜乎履鳥風嵐出一作嵐於襟袖羣形浩擾傲一作人或作
眸子每至煙雨初霽山光澄練冷冷仙語如在耳右况又聳
凌兢上宜宜安一作焉知不能與洪涯一作崖接袂浮丘連駕盈
縮造化吐納顛氣懃容於後而遠喧平於腥一作腥穢乎何不
得然四字一作不蓋鈎也餌也名為利鈎名為利餌吞鈎食
餌手足羈鎖彼安一作焉得跳躍於此乎是知夫禪僧心去拒
拮一作夫禪子脫一作拮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
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
劉名常進時人以師久住遂其以姓易其巖名也一作云

一作皆唐文粹

佛像上

利州北題佛龕記

禮部尚書兼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使持節劍南安南一作節
度諸軍州事許國公蘇頲敬造因寓言曰吾見夫山連岷嶺
水合江沱山兮水兮路窮嶮嶮南望兮此一作情多吾又見
像法住世于巖之阿百千萬億兮相觀我載琢載追兮吾匪
他伊古昔兮焦呂疑作不懼必中孝兮艱危若何故吾因空
而即有執不迴向以檀那行矣此陽景額兮翠改色陰風起
兮白增坡

福州南澗寺上房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闡闡各由襲沿而忽以然苟非妖惟實為珍慶斯石像
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韞質兆映未見則峨峨巨石巖峭山立

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時泐而終
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傍集作湧驟雨來
集驚颺環駭軒文粹旬香冥雄雄者雷驕然中震逆火噴一作
野大聲殷空岑嶺躩泥潭洞簸蕩須臾風雨散雲雷收激川碎
劈輪困斬焉中闢南寺地以梯集作落北干霄而碣一作樹
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出文粹真像三十二相
具十八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黜
蜀本作端然慈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開如月殿以跌坐
異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所來
具物之堅莫堅於石况高厚廣袤又羣石之傑一朝瓜剖中
有雕琢其為造石之初至有相以外封乎其為有石之後入
無間以內攻乎噫不可以人事徵試請以神化察巍巍釋氏
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身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
力教於時有所頹靡人於教有所阻泥則為不可思議以煦
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之其集無我存存集無
我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千百億之
一焉昔諸佛報現皆託於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
其不朽之物憑乎集作不動之其形既長存法亦隨是與夫
為童兒集作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微則雖一求永
之利則不俾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予則求福不回
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文粹作為嶢嶢之餘因聊書其
所由来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移佛記

沈亞之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與老其鄉閭父子將徙

故佛像歸復于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白其由於亞之而求
詳錄焉沈子曰西城之有神教流于東域中者其教像法其
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又曰世尊出其言亦曰經驗其
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摹其焉形像其真與衆瞻仰之故法之
言像由斯與一有也其或範金鐵以爲之合土木以爲之堅之
以脂膠飾之以丹漆五色然後形神儼然成其像舉其教體
有爲尊而坐者有爲卑而拱立者有跪集有如受教諭者有
執樂而絃者吹者有具其形惟荷戈而勉強者有瞋目而叱
咤者摹鬼神焉此爲像之外者也其性之旨爲戒慎焉集無
正邪去惡爲濟渡力導育警沉溺使民無不善如我仁誼
慈惠然此爲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己來之生來生之後生爲
福則福應爲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舉域大敬

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集作百餘年矣其間

亦時神惟焉先天中其事寺之佛事具足如向之稱者無何

水火集是災生民流沉溺于是邦其寺之佛事卑而拱立者

跪而集作受教諭者執樂而絃者吹者衛而荷戈叱者皆毀

也散其宇皆落唯尊而坐者獨歸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

裝集作敬焉數歲其鄉大後生敵惡者十誠其三四故此鄉

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一作是欲而一有字

敬順之道明矣嗟乎忠信仁誼不舒信於人久矣而皆以己

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矣集作今余因長老請余

記移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意此集無所以意者欲使羣生隨其

機以悟之其機高者其性惠見其內使而內覺發其心而能

至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回見其外變一作而外覺發其心而

賓其正是故精麗其內外之像以陳之

再修成都府大聖慈寺金銅普賢菩薩記

帝臯

真如常寂色相假名法本無緣誠感必應大慈寺普賢像蓋
大照和尚傳教沙門體源之所造也儀合天表制侔神工蓮
開慈顏曰蒲毫相昔普賢以弘誓願於南瞻部洲贊釋迦文
按羣生苦而塵俗昏智莫覩真相雖同諸法究竟寂靜而隨
所應為現其身即色即空皆菩薩行自昔鎔範寺之東像成
功巨莫能締構危棟洩雨頽墉生榛狐狸梟鷲嘯昏晝於
戲明可以照幽晦教可以達羣迷何廢典之變陰陽於宜教
昔大曆初有高行僧不知何許人曰斯像後十年而廢二十
年而復興我今皇帝神聖纂圖詔四方監宇條舊起廢斯其
明効也臯因降誕慶辰肅屢寮戒武旅上崇景福齋于斯寺

觀象王雄傑天眼慈矚

瞻一作

禮足諦視恍如有神而廢故湫

漏殆無人跡將何以招誘沉淪發揮誠敬遂南遷百餘步度
宏規開正殿因詔旨諭羣心千夫唱萬夫和奮員岑亨崇
絙運巨力拔始雷殷而地轉欵雲旋以山迴面西方而聖教
攸歸鎮坤維而蠢類知向於是平坎窞翦叢籠橫空準繩審
曲而勢連廊霽以雲屬三橋揭其虹指廊廣庭之漫漫增重
門之巖巖是知至道默存於濁劫元功必啓於康時不然何
神像巍巍冠諸有相久而弛廢將有待而興乎觀其左壁華
陽之勝中據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壘秀其西偏足以
彰會昌之福地弘一方之善誘安得不大其棟宇規正神居
哉夫像未一作陵夷去聖彌遠言教者必滯於物遺物者亦
住於空將求手中弘我至教乃擇釋子達真源之所歸者于

以居之阜授命方鎮十有七年來所以贊皇猷禪大化嘗以
萬人之心不俟懲誠靡然歸善者釋氏之教弘矣况宜祐昭
報大彰于時彰宗而守之亦同歸於理也是用上承聖意家
奉天心存像存教以勸其善貞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劍
南西川節度觀察處置并雲南安撫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
徒兼中書令成都戶南康郡王常臯記并書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

穆貞

儒之報喪也極其哀止於毀其於既往也則無及焉西方聖
人以大慈大悲為功追護往生為誓凡爾銜卹靡至克窮罔
極如有求而不獲者何末由斯而洩之貞元八年百一旬有
六日我伯婦前烏程令弘農楊萃一作華故夫人之喪再周先
是哀子泰衡嵩復觀洎女子子字一相與號曰我之生也自

親之生今我報親幾何而既何先王制禮不即人心何義和
迅節不恤余慕於是合哀僞聖誠而禱之男冥其心女集其
指迨慈日而阿彌陀佛現焉呼西方之教念焉斯至矧是像
也一作縷一哀一哀一聖凡億萬縷為億萬聖億萬大慈大悲
一一作壹之乎爾願其為追護也可嘗量哉泰等毀傷見者之
神號墮鄰人之淚是月之暮有逾其初男氏負撫而廣之曰
親之於子也生三年而免於懷子之於親氏喪三年而免於
是則服之終也豈哀之告之令心念日親隨而應社於此堂
也息真子之心迴是顯績樹為介福因一作我皇極不騫不
崩登我祚如同如陵俾我隴西公位尊而壽功業長久禪我
卯國旣熾而昌福履穰穰轉輔公朝以作鎮配茲山以等罔
宜之哉真實掌中軍之記敢拜嘉命書于貞石時大曆甲寅

歲孟冬既望

興唐寺毗沙門天王記

盧弘正

毗沙門天王者佛之臂指也右扼吳鈞左持寶塔其旨將以
摧辟魔佛事善善惡惡係綏斯人在開元護則玄宗圖像於
旗章在元和則憲皇交神於夢寐佑人一作濟難皆有陰功
自時厥後雖百夫之長必資以指揮十室之邑亦嚴其廟宇
戢齊強慕無煩恣率敏一作為政者必因而證樹之興唐
寺僧道契者惠智之人也眇隙地得築於基厥事始唱而求
其和焉前刺史范陽盧公周仁新骨塗肉以立之後刺史河
南渾公鋒施丹凝素以完之終而司勳京兆常公礎揮金致
績以美之窺三君子同心構物之道顧斯人之肥瘠也一作豈
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功哉弘正惴惴大懼三賢相因之

續由我或墮而已余一作視斯像具未有增一毫之力視斯
人其獲有所一作其施為耶撫事及政為之記雲特開成三
年十二月十五日

經上

大唐金剛般若石經記

釋真言

有唐相國寺大德曰景融建金剛般若石經于大梁當堂氏
帝天下百六十有八祀貞元元年龍集乙丑皇帝拜南郊之
來月壬戌立于寺奉國報慈從昔願也夫先佛者法法空則
境證後者佛教教離則言亡雖至德而無形亦假名而有後
繇是脫靈之源流重華於漢土慧命之懸解載頌於魯文融
公宣之與慧命侯疑吳公性明敏量秉淳固生而好學幼
則老成孝傳鄉黨名冠緇宿心堅不玷之玉行蒲上弦之月

為儒之龜鏡則在三之義全紹佛之弓治則第一之道立加
以才高利用迹著通方掌僧有大光之烈待客有泉之水稱
不求虛飾外以浮榮異世同流聯芳並美公以出處而不為
宗之嗣改服而不為邦之史一作常追昊天之恩每蓄維桑
之敬曾逢世故蕩溺兵間定亂之術非孫吳不可問安之禮
非荀趙不大君親之功我復何有遂乃恭己懇志建言有謀
以為至聖無私會感必通正智無情在機必兆因疇遣訓歷
考故實願欲一作為寫誦章句潛融觀照持三輪空成萬象印
禍不却而自抑福不招而自起本無一寧家體淳化以建國
則之刑賞之內權衡制之行賞之外我法綏之事無績而有
忠功不伐而多義斯其今古度以優劣苟持骨刺血于皮絲
則節苦而難就欲垂露懸針於竹素則工費而易朽所以街
藍田之美璞擬繁昌之麗刻度楚勞而未固與天長以地久

一地作與
天以長久

於是月殿西次雕楹南嚮四序光景六時香煙摸
可以廣千萬經觀可以更億兆衆公與真言十年之長三紀
之故做詞抒意難讓課虛謝命含毫感事題記者也

壽州法華院石經堂記

李紳

如來以萬門萬行普示群生隨其性根用假方便水月觀像
萬象俱鑒識真如者知非在水慧燈傳照百千同朗識佛智
者智燈在竟是以如來開三乘論一作演善提旨傳十二輪
渡生死海是經之要妙諸佛之心印卷舒萬法一作彰示元
聖信解得入入為真諦無我無我無為無為無生無生無滅
諸佛如來不以寂滅自樂無生自處故現生滅以示群迷入
煩惱中解衆生縛入有相中示衆滅是以諸佛如來以一切

衆生煩惱苦海無明罪垢為解脫方便故經有大宅窮子以
弘法論有衆生有煩惱離煩惱即諸佛有煩惱即衆生煩惱
蓋纏不知明覺如寐如病佛為解寐療病衆生昏業不能解
釋故如來廣清淨教開是經典用曉迷愚以示方便聞是經
者發菩提心持是經者入如來知一禮一敬皆資勝因刻于
貞石瞻仰常觀表佛慈旨無言現言刊諸蓮宮求乘福慧大
六年歲在壬子七月既缺之二日書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白居易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常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并露
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寶相好嚴麗鄰
之律作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乎律作
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南東北廊亦并獨西未

作而常君薨迄今一餘年風日所飄燥雨雪所沾濕西南一
隅壞有日矣僧律作衆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圖財力不足
暨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續緇百疋予以
法施淨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
蒲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果律作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
功償始願非布施相公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前藏由緣詳
于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志州刺史
白居易記

華嚴經社石記

前人

有杭州龍舟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峯講大
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律作世界品闡廣博嚴淨事操難喜
發願於白黑衆中勸千萬人律作轉華嚴經一部十萬人中

又勸千人集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月其最大集作

會於是攝之以杜齊之以齊自二年夏至今今年秋凡十有四

齋每齋掃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我來世生華嚴藏世界大香

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

又於衆中募財置良田十頃歲取其利永給齋用予前牧杭

州時見集作開掃發是願今牧蘇州時見掃成是公掃是杭詣

一作蘇凡三請於予曰掃八十二吳朝夕待集作造盡恐社與

齋來者不能繼其志乞為記誠俾無廢墜予即十萬人中一

人也宜乎志而贊之意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

况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

之力一偈之功終壞滅况十二部經常出於百千人口乎况

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乎吾知掃徒必果是願若經之

句義若經之功神則存乎本傳若杜人之姓字若財施之名

教則列于別碑斯石之文但叙見願集來緣而已寶曆二年

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香山寺新修經藏記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前事具迄今七八年寺有佛像

有僧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闡法音三寶闕一我願未滿

乃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秩以開元

經緣按而校之於是絕者續之亡者輔之稽諸藏目名數乃

足合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

分而護焉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僧修改飾為

經藏堂堂東西間闢四牕置六藏藏二門啓閉有時出納有

籍堂中間置高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後畫集作

設

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方極樂世界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文楷二十有四榻席
巾几海供養之器咸具焉合為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
月二十五日堂成歲成道場成以香火爨之飲食樂之以管
磬歌舞供養之與開振源濟創操州暢八長老及比丘衆百
二十人圍繞讚歎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日供齋粥給香燭
十二部經次第諷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洋乎盈耳
忻忻乎滿日集作願哉爾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白樂天
欲使浮徒之圖游者歸衣居者護持故刻石以紀集作記之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八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九

記二十四

釋氏四

經下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一首

廬州明教寺轉經藏記一首

塔
浮圖附

故中岳越禪師塔記一首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一首

西川鸚鵡舍利塔記一首

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圖記一首

石柱
石階附

上元縣開善寺修誌公和尚石柱記一首



新興寺佛殿石階記一首

經下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自居易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集有守居易發法蜀沙門清閑

挾集作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僞功檀集作主鄧子成梁

華集一首同順七字政王等施財院僧法弘一作惠滿契元惠雅等

藏事大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歲與經

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藏蓋之間轉九層佛

千龕絲繪金碧以為飾環藏蓋懸鏡六十有二歲八面面二

門丹膝銅錯以為固環藏教集作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

輪止以柅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南問浮

小乘經凡八萬四千卷按唐開元經錄名教與此歲藏成經

同於開洋大教二千之一也

具之明年蘇之鑑集有徒聚謀曰今之集無功德如是誰其

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始喜寺長老遂禪師為之主宜請

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為之記僉曰然遂集作既來教

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親隨曰而集堂有羨食路無肌僧

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既而遂隨緣西去

又請本郡軋元寺禪僧德暉大師嗣之暉既至集無此二師

又曰莫苾芻徒集作升堂焚香合十指禮于佛然後啓藏法

丞鳴犍推唱伽施受持諷誦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克滿虛空

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

心恍然吳集作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繇是而言

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火

宅長者集有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之大寶也重其然乎重

其然乎集不壘又明年阮之僧徒三詣洛都予請為記夫記者不唯紀年月述作為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也經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乎凡我國土宰官及提上首暨摩摩帝軍得不處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經有缺必補藏有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四年二月二日記

廬州明教寺轉閱經藏記

譚銖

大唐咸通庚寅歲廬之佛寺曰明有禪那僧文珣創轉閱經藏成命銖記其事銖常學釋氏因錄其義以喻之曰經云佛滅度後像法存焉夫像似也俾述者觀其像得其意乃曰經心也藏藏也如心之含藏萬池者也故曰一心生萬法萬法由一心其動情弛張在我而已寧窮其義略舉其大斯藏也本於一心靈通無礙動用自在靜則萬空寂動則三界彌綸虛偽唯心所造作其在斯乎周迴八角覺也佛以眼為八邪耳為八患鼻為八苦為八難舌迴八邪為八覺迴八患為八解脫迴八苦為八安樂迴八難為八王子指迴八為三十二相由此八閑返邪歸正成佛之境矣止則寂然無用引則轉而不窮動雖有聲靜乃無跡以此現相俾人歸依知佛之心體道之要使迷徒瞻礼自識根源移於身心可見微密迷者若誤知三乘妙旨未脫輪迴一法正宗不離真性性而非性真何所真乃知三界本空十方一相而無相知何所知如始當一作語言道斷心行起滅其藏貯修多羅教千軸募金

教長者禪那弟子蘄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王師貞將
一作力營構果獲成就意已且歲屬徐方兵亂援軍屯集雖
存根本幾失護持今則色相端嚴典教漸備所表法輪常轉
心不動搖略論因緣以示道俗云耳讚曰
修多羅教函于藏輪周迴八角正道斯陳動用一心為萬法
因忘因無法得本歸真鑄于金石用導迷人

塔洋圖附

故中岳越禪師塔記

李華

智之深者夕照人之大者無思反照而萬物一作同明無而
一切咸寂真如住乎無住妙有生乎不生惟禪師至其極也
禪師法號常超發定光於大照大師垂惠用於聖善和上證
無得敬受閣梨司徒郭公舉為東京大德御史中丞鄭公表
敷教於三吳乃沿漢至黃鵠磯州長候途四輩瞻統請主大
雲寺浩浩羣醉願霑醒華於是以梵網地還其本源楞伽法
門照彼其性荆越之俗五都僑人有度者矣寶應二年暮春
季旬之二日證戒于禪居縵杖百千江哀山悴九八諸佛正
位二十九夏存父母遺體五十九年門人寶巖熙怡等號捧
香鬘建塔東岡遵像法也禪師滄州人姚姓靈和應于海碣
弱歲齒于儒者既而捨孔氏之經為釋門之胤開西河攝護
弟子乃徃從師次諸嵩頰服勤上法理妙詞簡神凝道深六
度之龜麟人天之海岳也嗟大雨寶之珠伏於泥下爍原之
火隱在水中開示有期繼生宗範摩訶達摩以智月開瞽法
雷破聾七葉互大照大師門人承孺累者曰聖善和上環注
源流含靈福備乃灌其頂龍像如林及任虜逆天兩京淪翳

諸長老奉持心印散在羣方大怖之中人獲依怙不言之教
無為之益廣矣大矣覺之正之默茲照不為深乎弟子司封
員外郎趙郡李華泣舉雙林敬表仁旨時廣德二年正月廿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初摩訶迦葉受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
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一祖又三傳至
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收之一為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
一為牛頭宗嚴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其如
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師魏法融姓常氏延陵人
少為儒博極羣書既而嘆曰此仁誼言耳吾志永出世間法
遂入句曲依僧孛改逢掖而緇之徒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慧
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靈運生巨地摧伏羣

鹿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領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

得之者乃束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契集作授至于無言同躋

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

其門而為天人師者皆昧公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

覺神衣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教

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

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閩百為大備尚理信古儒玄交修始下

令禁桑門取佛以眩人者而於真實相深造焉率謂大師像

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八得緡

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無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

工人盡藝誠遠而山神求護願力既從衆心之歸撞鐘告白

一作

龍象大會諸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相生敬明幽同

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命愚志集作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
中士着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
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為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也

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常皐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淳一作粹者
矣或炳耀膏火或稟奇蒼精皆乎人文以奉君時政則有華
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其骨終已斃殆非元聖
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夫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
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筆下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
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
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反辰後
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

佛名號者一有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叩首奮翼若承若一作

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

彌陀佛佛一無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

無念為真際緣生不答一有為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

也每虛室或一作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土其

音一本有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沈然而嘉善矣於戲

生有辰乎緣有一作盡乎以今年七月悴而憚已日而甚馴

養者知其此一無不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爾其

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羽一作

委足不震不什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

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備於殊類或遂命火以闍

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畢舍利十餘粒烟爾耀目瑩然在掌

織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到世安往而非菩薩
之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一作身非
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其異也余謂此
禽存而由道歿有名一作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一作聖階至化
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銜鳥身而連候記乎策書其誰曰語
恠而况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
書于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成都
戶南康郡王韋臯記一作皆唐文粹

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圖記

白敏中

唐乙巳歲帝命司空隴西公作藩于滑公既至問甲士以安
門文吏以理問黎人之疾苦翊月後既安且理而無疾苦明
年夏五月搬日公與監軍軍倅賔介遊于佛寺寺號明福因

詢明福之義有僧定俊曰冥報記云隋開皇年中滑人杜明
福妻齊氏掌讀法華經沒後為崔氏男子名彥武至仁壽四
年崔年三十為滑守一日了然通前生事顧謂從者曰吾昔
為此郡人婦今知家處因乘馬抵城闈以修巷指門而呼杜
一本疊杜字非氏明福老矣疾出拜迎崔入門先昇堂指東壁坊墁
之隆處謂明福曰吾昔所持經囊金釵藏於此七卷素紙火
藝字滅今每念至此常不終卷因壞垣果得經并釵其木藝
處咸如說復指庭前樹曰吾常斷髮冥諸穴中取之又得明
福始不勝情云皆亡室之所遺記也此計物故之日及生十
年略無差焉意靈驗應兆既如彼存沒契會又如此感嘆久
之遂請施宅為寺崔即日為之上言請置寺因號明福由是
起殿中虛屋周廊四迴前三其門庭二其臺架危棧以聲鍾

植修葺以飛簷界宇峻嚴宛如鷲山于茲三百有餘年矣公
異其事情無銘記遂勒石以載既而出家財修浮圖賈彼餘
力因其隙時人樂就役物無枉耗越七月浮圖成峻層孤危
高無有倫墜地貫天泉縮日低鐵輪周迴風鐸四鳴軍城用
為壯觀公命敏中援筆以記敏中蹶然而起曰釋氏之教其
來久矣漢魏以降復煽而熾其教以禪定慈忍報應齊戒為
事亦以是誘掖人心補助王化何者先王恭默無為之道乃
禪定乎忠恕惻憫之訓乃慈忍乎懲惡勸善之法乃報應乎
防愆閑邪之禮乃齋戒乎分其教而則殊歸於禮凝而何異
子不語怪力亂神惡其人之惑也今崔氏之足應彰福善之
理焉可同推神乎故得直而書之無愧詞於戲公不互寺誰
表其異寺不公值誰為之記時也皇帝之代寶曆二祀白露
之秋八月癸未因其異而致其施施乎施而增其地後之人
予知我公修浮圖之義

石柱 石階附

上元縣開善寺修誌公和尚堂石柱記李願行

蓋六度為萬行之本行擅其一焉然以不住相而為者其用
大不希福而捨者其道弘故廉察使御史大夫贊皇我公是
以有法財之施焉亦猶真諦無像因像以教立至人無功由
功而用顯誌公和尚者實觀音大士之分形者歟然跡見於
近代梁書具載其事夫妙覺本寂法身圖一作對應羣品而
必呈觀衆生而常度故利見則洪鍾待扣感畢乃慈航息運
初誌公之未遷戒也梁武帝命工人審像而刻之相好無遺
儼然若對建寧堵波於金陵之開善寺聖功冥化歷代瞻敬

人欽其神者二百餘祀公乃具絲舟設藩蓋而迎至則置於
聽事西偏方丈之淨室每且散名花藝靈香時復膳百味歎
八音以展誠敬以申供養公曰觀其寂然不動契定惠於真
宗杜口無信若息心於子義夫色相如影則遺像與全身不
殊文字性空則言語與寂然一作莫異吾知矣之吾得之矣
亦既觀相爰歸本寺撞撞贊頌如始至焉公乃減清俸解上
報命修珠帳飾花座因陀之罔疑如懸帝青之寶域左身餘
則置膏腴之丑以供香大之用所以崇像設顯靈蹤弘有為
之教俾蒙昏之類永有所依歸僧徒等欲昭示於後以圖不
朽請刊石以紀事小子承命而述焉長慶四年三月十一日
記

新興寺佛殿石階記

十三年秋嗣天子用舊制安天下釋像明年二月茲寺鉅殿
石砥果而成功維持冠祠廟遵貌踞極敞午戶北其在階陛
一作得無聖強耶始台傑河東公定而崇之巖然峻峙既像
素壁繪座嚴侍列中瞻環骸千一煥若乃丹其堯乃赭其楹
林池谷整煜燿輝變遂以修甃務周其功不亡六七年號一作
張蔓植地缺大半軒者傷目咸不為然始十年秋徒聚文議
以為祇敬有本不類他楹言其石也於器堅永能百千萬歲
天地日月而終始者餘無如之因擇其善俾于俗鳩贖悉備
一作易而牢之寺有耆德惟恭行苦心真亟欲裨壯唯埃勝
樂聞其善犁宸憲征遵之俗雖祈寒暑燠衣壞履一作完不
暇修歌畫思夕慮唯殿之隘如是凡五年而完之其為利則
溥矣為功則永矣信夫根斯而施也覽郡而無禱焉故始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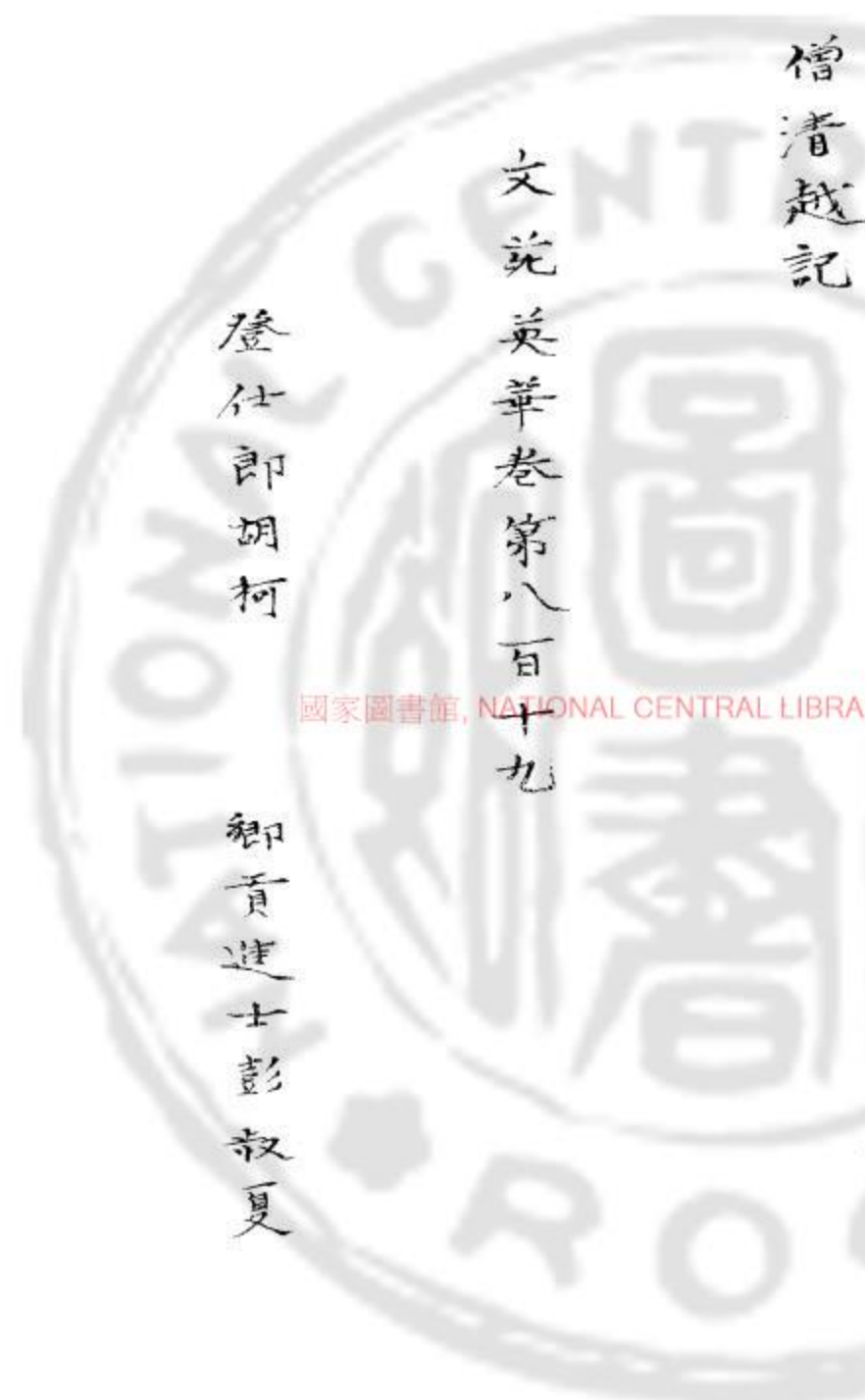
知之人多不與殆知之則象生師內萬一作方室皆空難於化
緣首一作難就一作不有勁志孰能修一作終之具一作疑不固其根
不理其源豈高棟大廡徒得輒而處耶抑初呂工選石他壻
內壞糾纏不執一作於抱及執礮琢曲折勢狀自新于心日
背奇之陞級鏤飾若本天匠則陰沴浸微湯火蒸鑠信無變
防以隳其初余謂廢幾乎既而甍翼廊楹前廡材石交結矧
鐵好上符稱氣增名蓋繇是實車日來檢共嗟敬譽極衆者
又何云乎意大道泪而像設見彼誣然不知所歸汲不以慈
耶一作非其或嗜嗜族居不能以毫益豈慈聖之徒耶必為而
忘之神不慈泥則遊外者亦何以謂余謂後五百歲嗣佛子
作佛事知恭者人無間然大中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敬亭
僧清越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一

記二十五

釋氏五

幢

尊聖幢記一首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一首

方丈西軒附

廬山東林觀音方丈記一首

西軒記一首

僧

大智禪伯碑陰記一首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一首

東都龍興寺鎮國般若道場均上人功德記一首

嵩嶽珪禪師影堂記一首



憧

尊勝憧記

我生同者七人先四後二兄姨弟妹半之不弔天降割于我
今年春夏次妹安國寺大德厄伯姊前烏程令弘農楊夫人
逾月繼酷先是兩兄柳州刺史贊前右補闕貶連州司馬質
從官于遠負泊弟妹前監察御史賞前監察御史河東裴某
妻痛支體一斷終天不續乃相與鬻衣亢直揭茲靈願得輕
風微塵泊日月度影之所及也深茲至念慘與之恒一作然
則巍巍未末斯乎一作期受風士日月相無極焉是憧也實表安
國之搭伯弟之燧真元六年秋七月七日前侍御史稷負記

如信大師功德憧記

白居易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聖善
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
于龍門山之南岡實曆元年某月某日迁葬于奉先寺拑其
先師塔廟坑之上不封不樹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
尊勝陀羅尼一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履下承
佛儀若上經咒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累一作累而門人奉
遺志也師信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華經於釋嚴旣
具戒學四分律於釋悟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津名楞
伽俱舍百法經根論披閱集作經根論披閱又集作經論披閱不通焉錄是禪
與律交脩定與惠相養蓄為道粹揭為僧豪自建中訖長慶
凡九千大字名十補大德惠蒞法會主僧明者二十二年勤
宣佛命卒復祖業若貴賤若賢愚若小中大衆人遊我門繞
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作夫動為儀言為法

心為道傷者則安能使化緣法衆閱隨欣戴一至於耶同
學夫德繼居大集作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
靖一作藏周常責懷嵩圓恕獨本貞操等若干人聚謀
憧事琢刻既成將師治集作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為記記
既訖因書二四句偈以讚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為醫藥救療一切師人闍維不塔不祠
作功德幢與衆共之

方丈西軒附

廬山東林寺觀音方丈記

釋元楚

觀音於諸光覺猶孔門之有至聖其悲智應用鴻億利常如
視諸掌是以郢州屈受因伯兄宗厚上人為空亡入室弟子
手足相愛嘗得聞斯語遂捨二十萬於新殿東南造觀音方

丈一間四

一則

厦西嚮峻棟岫岫間出廊廡又以香泥伏晋

門功德克類端莊天飾梵儀如語如嘿危冠百寶風容動搖
式繫拳拳靈既斯在禪愚菲薄冥旌堅貞愚無文苟欲贊其
播植善稼於斯而已矣噫茲寺也自晋於唐五百餘載以土
水有壞因而造一作之者教也直風未弭因而復之者時也
由是前九江太守給事中博陵公奉詔指撫之舊龍象三十
人經營建立之方三四年基構宏壯特前降一作遂得鑪峯
增色圖謀再張車蓋貴遊輟結林下逢迎相賀輝動巖軒挹
虎溪之波瀾清塵尾之風顛閱繹故事飽飫前生從容吟嘯
而去若是則安知來者之無紫桑乎往者之無鴈門乎矧馨
香廋實千花雪明重修白社期在旦夕矣愚江千宿一作齒
常寐舊岑力杼肺腸遠謝泉石亦惠公之惠也以唐十六葉

聖宣疑 皇帝大中六年壬申春二月十五日江夏僧元楚記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年餘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文粹則寓龍興寺西序之下餘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户北面集粹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為户户之外為軒以臨岸木之杪無所不囑焉不徒席不運凡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空也席與凡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群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餘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户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户外其一以貽異

上人焉

僧

大智禪伯碑陰記

夫道非言以明道也空非相相以明空也禪師彌天宜符曠劫傳中出等等騰勝以作非非適未時也適去順也上自宸宸下達蒸黎緣仰青蓮之光旋驚白林之會中書侍郎嚴公探秘藏決詞江洋洋兮文宗昭昭乎靈迹其殊昧先覺忝在後塵糾合羣公激揚衆美豈翰墨以云朽將金石以齊固所為一作謂非六經曷以明夫子也非偈曷以曷曉貞如也凡捨淨財者人具顯爵里子時歲在辛丑五月庚戌十八日丁亥皇唐開元十七年

傳中一作傳印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信州南巖有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祥
初州人析新者遇之于中野文粹竹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恣
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
草木號焉足不啗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
境一繩床而已萬有鶩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
從妄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因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
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知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
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竹中空
中履其門園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
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遣物離人而立於獨
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集作物以遊人心遷於物則利害
生焉吉凶形焉牽集作繫集作鑠集作蕩而不復至人則返諍於動
復性於情夭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
禪師之道其猶梯稗耶建中二年予以吏役道于上饒時庄
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為于詳言之拂拭纓
塵携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為楞嚴之妙旨毗耶
之密耶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他方之設法
故粗書聞見以志子石石

東都龍興寺鎮國般舟一作若道場均上人功

德記

穆貞

按經文武以神力供養不如以身供養故曰若能然手指乃
至指足者是名第一之施蓋菩薩之行也今我上人以兩臂
為爐爇香千度用夫苾蕭營之義以簡望萬夫以百福莊嚴
之重千度焚燒之苦與夫一指之功不為多乎又刺體之血

以嚴經象若素為塗若繪為絲若寫為墨凡成就阿彌陀佛
一軀觀音勢至二善二菩薩各二事經千卷經一有以皮為
紙以血為墨書寫經戒亦菩薩之行也曷若加之圖像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盡取諸身乎上人姓王氏東周河南人七歲
喪所恃十一喪所怙童蒙孤子無兄弟之親自毀其生用集
封樹已而歎立身揚名無逮既往乃發大弘誓以報罔極大
曆五年始居龍興寺鎮國殿每道場每未足不踰國者重三
十載其為業也形不住心夜不息晝外捨百刻之一中不遷
萬化之二勞其形不與夫健精其志與曰新蹈極樂於自竭
之操前後以一月有一旬有九一作五日為一息者不記百數
其源以本尊本以願為願其病以衆生之病我為病我生為
已我病未祛我願曷已然則大慈大悲之誓竟我願云竟無
邊生生之苦盡我病云盡我生有滅我願與生生俱生我形
或勞我心與極樂無極巍巍乎可思量哉負太夫人河南郡
太夫人性格真如業通禪寂嘗謂學者千萬達者二三苟未至
於心離有無跡超生戒則苦行為難為至誠格諸天念嚮群
望亦足使見聞聳善遠迓歸心况乎蝻蝻回向之徒聞道甚
稀著相且衆則上人所以持本教濟衆生與夫禪門諸祖迭
為舟梁可無媿矣尤懼無物之尤者見異於類行之異者或
疑於常申命小子以紀精一作積苦之能所以題之於此貞元
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前御史河南穆貞記

嵩嶽珪禪師影堂記

許篈

籌僮童知佛業儒雜老嚴德慕玄空一作究靡極營儒身及進
士第一年尉告成明年遊是嶽謁律德唯珪上人引將布覽

至珪大師影堂珪公曰子嘗識珪公覺疑否曰未云珪公覺

道靈威莫可周名獨有嶽神為大師移植松栢於東巖事碑

塔所不書珪公之誠一作社從祇也且佛說群經事又焉可

徇珪公謙勝哉珪欲頌之惠辭不文子進士也矧僅童知佛

尚一有書字信珪公謙勝乎等唯藏或偶得嵩陽居士喻應貞與

洛陽處士陳惟復書言岳神為珪公植樹事甚備曰大師法

韓元珪俗姓李氏伊闕縣人也太宗朝甲辰歲生高宗代癸

亥歲具戒玄宗帝丙辰歲化滅歷年十七三始隸閑居寺律

習安少林味禪後廬龐鳴將仁謂其徒仁素曰五始制閑居

寺東嶺我滅存必塔五骸于茲開元十一一作年素力允師

之志喻陳二高士曰大師嘗寂定結廬或山巖一作十廬於

時岳神輕步謁大師大師覺精神不世謂曰仁者胡來而復

何往一作善耒仁一作神曰師寧識我耶大師曰吾觀佛與眾生

等吾一日之豈分別識此耶神曰我師斯此岳神也能

以恠或作死痛苦一生無死於人師安得一日我哉大師

曰汝能生於人一吾本不生汝焉能使吾視身與空等

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

不滅也汝上不能若一是能生死吾也一神稽首禮曰

吾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而謂是神一豈一知師有廣

大過空之智辨也一願授以正戒梯校世間一大師

曰神一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

神曰此也非濟岸梯杭之事七止求師戒我身

為門弟子大師辭不護即為張座焚香裊爐正几曰付汝五

戒汝一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敬奉戒一

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敬奉戒一

中央圖書館

大師曰汝能不嫗乎神曰亦娶也大師曰非為一作為此也

謂無羅欲也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盜乎神名何乏我也焉

有盜取哉大師曰非為此也謂嚮取二字一作嚮而福淫不供而

禍善也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正柄在居一作實

焉曰不殺大師曰非為此也謂有鑑誤混疑一作混也神曰能

大師曰汝能不妾乎神曰我本正貞焉能有妾乎大師曰非

為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遭酒敗

乎神曰能大師曰如是上為佛或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

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

精後天地死不為老跳身為帝王不為崇高命子為輔相不

為富貴一無此終日变化而不為動畢竟一作寂然而不為

休悟此則非娶非妻也離獨一作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

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嫗福嫗

禍善不為盜濫悞混疑一作混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悖荒

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衆生

則無我無我則無汝十一字作無併佛孰能一作戒哉神又

曰我神通亞佛大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神通二

則一作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答曰可得聞乎大師

曰汝能按一則上帝東天行西而七懼乎神曰不能又一作

曰汝能吞地祗融五岳而結四海乎神曰不能大師曰是為

謂一作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皆滅萬法一作法而成而不能即

滅定業佛能知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

能度無量有精而不能盡衆生界英華無字十八字是為三

不能也定業亦不能一無此字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

增減十三字英華作自恒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

是謂無法無法有主是為無心如我誤解一作佛亦無神通也

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拜岳神頓首作禮曰我誠淺昧未

聞空義大師指我或我我當化矣十字一作師所更何業因

而拘塵界無字此八我一作願報茲德効我所大師曰五觀身

無物觀物法一作無常法窟塊然更何欲神曰師必命

我為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發初心未發心不信心

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能有不能有自神然有

非自然者也此一事無大師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

法師寧隲叛佛邪湏請告我四字一作願大師意不護遂三

一作不得已而言曰東岳一作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能

能一字屏擁汝能神力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謹奉一作命

矣又陳我假昏夜風雷擺搖震運十二字一作然昏願師無

駭即作禮辭去大師門送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衆字一

又復碧煙紅霞紫風皓氣錯散回遠十四字一作嵐幢幡

鉞一作環珮凌高寢空四字一隱沒其夕果有迅暴一作風吼雷

奔雲震大壯棟宇岌嶮將圯定僧瞻動牙捉什叫十八字一

搖蕩宿鳥聲喧大師安謂衆曰無怖神與我相契矣啓一作旦和

其徒曰吾歿有塔我者有碑我者無記是事十四字一作吾沒後人

將袂我也籌得開元中喻陳二居士狀將字有師之行因珙公

請為影堂記遂群而書之

此篇英華自廬而下多脫誤今以景德傳然舒增入其

異同注為一作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一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二

記二十六

觀院附

荊州大崇福觀記一首

天柱山天柱觀記一首

修仙觀記一首

新修龍興觀記一首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一首

尊像

下泊宮三茅君素像記一首

童子

黃仙師瞿童記一首

觀

荊州大崇福觀記

陳子昂集無

維大周揖讓受唐有天下十載施他育德揚光顯仁天下咸

和中外胥謚僊門法寓澤罔不暨粵若無上太祖孝明皇帝
神明睿哲龍德而隱君子勿用于一作我諸宮滅蕤春風霽

霽時兩謳訶歸之允矣大王王李岐鎬之漸也於戲西伯潛
聖而遣其三齡故我太祖始安時處順乘彼白雲以歸帝鄉
方城之人嗟咨涕洟靈魄罔遺迺以殊襦玉匣闕茲衣冠穀

林崇喬山未掩龍輶梓寢在茲觀者七月焉餘滅化北顏塗
暨積逮皇帝順人樂推鳳翔虎變追革顛號宗祀于明堂躍

誠疑作試或躍所曆莫不昭晰一作寵光也長使弘農楊

元琰雅量川濬貞節嶽立有倚相墳典之博子囊增名之忠
遂嵇皇圖徵文獻以為會嵇之妙大庭之初其事上矣乃表

上遣跡祈飾仙階司賓卿于惟謙地官主事魯玄傑咸經沐
浴邦邦憲臯官周京亦恢廓徽猷任佐識請時皇帝方垂拱

坻淵之中以思大化故書奏不荅道士孟安排者玄稟真骨

記上階黃裳羽袂囊中竊感蒼梧造化長沙舊寢不可以不

昭一作發聖世復重理前狀伏奉闕下至于再三天子乃憫

然遷思迴慮旌別斯觀錫名曰大一作崇福焉特龍集己亥

聖曆之二年七翌日又優制褒崇特降銀榜仙書鳳篆飛集

王官一作天文昭回瑞我馭邛則有踰岐山越梁境梯衝霍

浮瀟湘鬱荆門庀江檄一作莫不翼林舞淥雪心目者已安

排乃喟然嘆曰道惡乎在名惡乎在茅茨文軒未始離也朱

宮玄圃未始市也損之而又損之思乎思無為而無不為知

乎知則我何相於常見哉而不謂熙帝庸也遂經玄都爰伐

琴瑟作為仙觀之宮文彩構檻賦硤一作階櫺拱森鬱以完

合藻井翕絕以天開瑤壇躋於上清銀鈇表於中界高步玄

一有記 雲肅一有罔然靈風鬣紫陽之天一作也然後旋
字非 題顯曜金各道相朝浮彩雲夕法清露眇哉邈乎信皇靈之
所感發矣蓋金簡玉牒可存而不可知崑崙方壺可聞而不
可戒也猶且曰之一作道錄貴于真經况皇明帝載昭鑠日月
而已乃刊石作記以傳罔極

天柱山柱柱觀記

吳筠

太史公稱太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岳作鎮羅浮
括蒼輦十山為之佐命其餘不可祥載粵天柱之號濇之霍
極一作此三峯一稱矣蓋以其下擢地紀上承天維中函洞
府之謂豈唯蘊金碧宅靈仙所貴與雲南潤萬物也自餘坑
郭沂溪十里登陸而難弄潺湲入崢嶸幽徑窈窕繞越千步
忽巖勢却倚襟領環捨而清宮闢焉於是旁訊有識嵇諸實
錄乃知昔高士郭文舉創隱于茲以雲林為家遂長往不復
原和貫於異類猛獸為之訓擾晉書逸人傳具紀其事可畧
其言自先閔景潛升而遣廟生斯立暨我唐弘道元祀因廣
仙為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其名者謂之大滌雖寥窅寔莫
測蓋與鄰屋華陽窅通上帝陰宮耳爰有三泉二軌一濫殊
源合流水旱不秀擁為曲池滌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磔冬溫
而育萍藻既漱而飲之曲弦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士無沮洳
風不飄厲故棲遲者心暢而壽永盤礴紆燠氣淳境羨虎不
博地不螫而况於人乎貞觀初有許一作先生日某懷道就
開荐微不起後有道士張徵葉法善諸君緒司馬紫微暨齊
物夏候子雲皆為高流繼踵不絕或遊或居窮年忘返寶應
中郢寇蟻聚焚蕪城邑蕩然煨燼唯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

以臻是州牧相里造縣宰范楷化洽政成不嚴而理遣岷景
附復輯其業筠與逸人李玄卿樂土是安捨此奚適空將來
君子靡昭厥由故特志之表此貞石

修仙都觀記

段文昌

平都山最高頂即漢時王陰二真人蟬蛻之所也峭壁千仞
下臨湍波老栢萬株上挿一作蔭峯嶺靈花綵羽皆非圖志
中所載者昏且萬狀信非人境貞元十五年餘西遊岷蜀停
舟江岸振衣處潔諸洞所石岳靈竇蒼然相次苔龕古書
依稀可辨時輿道似數人坐於下湏臾天籟不起萬竅風息
山光耀一作輝於耳目煙霞拂於襟袖相顧神踈若在紫府一作氣
玄圖矣牽於行役不得淹久瞻眺惆悵書名而去爾來已三
十四年大和庚戌歲自淮南移鎮荆門有客由峽中來者皆

言當時題記文字猶在觀宇歲久臺殿毀荒不三數年必盡
擢沒於巖壑矣乃捨一月秩俸俾令修葺子未同力浹旬報
就去年冬十一月詔命撰麾幢再領全蜀泝三峽歷舊遊衣
然境物重喜登覽聞泉聲而緩步愛松色而難別遂命筆硯
志於巖谷特大和七年正月五日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事管内一作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雲
南安撫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成都府上柱國鄒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段文昌
記

新修龍興觀記

崔雄

茲觀墜圯綿歷歲時垣墉靡戶傾危墮敗十無一二荒榛蔓
草扶踈蔽絕唯天尊殿畧存雄仰躅其宗佩受玄祿有年矣

昨到郡蒞事三日謁先師廟朝紫極宮迴車抵觀荒涼擁
櫺不可以前乃命鏗荆棘闢壞門芟夷蘊崇披雜蒙塞景移
方就一逕及昇殿啓伏禮真聖周環步榻僅不容足雖仙像
儼羅其為之教也我國家老氏之枝於有以見澹泊無為之
教也我國家老氏之枝葉况又玄宗宗帝金真居於殿內九
日臣下得不展教乃亟工度木構新替壞率皆完葺築壇植
栢森列左右不十旬而功告就於是虹梁鴛瓦粉繪丹雘燁
乎炳奕周匝垣宇真丹臺碧洞神仙之宅况若上清之靈圃
也凡一畚土一酌水率皆微俸薄祿儻功物價靡敢虧於時
直然後命道侶分掌啓閉修洒掃撞鍾擊磬以時醮奠而城
隅跬步暇郭倚山下臨具川東注溟渤青山白日日極煙樹
實一郡之勝槩矣將未好事君子得不繼其闕歟大唐感通

二年歲次辛巳秋七一作九月刻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李觀

新定劉法師大師之遐裔也老氏間氣性識冲厚體貌魁岸
若齡味道雄節邁古淮海勝景無不遊覽集作縣歷內蘊研精茹
木歷載三紀雖形存方內而神汨集無此十八字大素天機不淺積
學所運七可與董奉抵掌葛洪拍肩先生以至德三載束身
制度配住茲觀巋然端名烟霞排空松桂蒲目抗出塵之想
秉超世之操無何大曆之初綠林狂寇作禍斯邑居人萬戶
冰裂瓦解曝骸於郊野注膏血於丘壑桃源化為戰地羽客
倏以蓬轉先生乃披霓裳丹訣將適南岳途經鄱陽先相國
第五琦時左遷鄱陽守其人廊廟之柱石帝王之股肱陂澄
萬頃壁五千仞先生於是植杖以請謁一見而欽任再見而

倒屣忘言相契志集作意偶合于時先生法跡集作播南楚聲

動人郡一作故江西連帥路嗣恭其人寥廓之逕翮銛鋼之

利器忠信亞前史文武表前代雖受年不永可與二傑並鶩

復邪重黃白一作尊崇虛無始聞先生望風委質先訊集作

以簡禮厚聘以車乘一作復窮服門人之禮約方外之友如

是未幾路公歸朝先生汎若不繫之舟集無亦馱凡境大曆

才三一作年旋比舊跡未盈數歲陵谷殊狀親戚耆宿淪喪

略盡所止堂宇荆棘生焉闐其儀像埃塵磨滅寒葉一作墜

於灌水山鬼聚於叢薄先生頓一作足而四顧攬涕而興歎

惜馳光集作於過隲念往事於餘燼乃假村閭丁壯勗力芟

剪板築頽址掃除崩榛構長廡以梓集作漆飾危殿以頽素

激引玄旨招携道流先生乃於其觀西南隅獨立高堂智者

南與議良工操斤馮山建基鑿石開戶壘磽确以植靈草撥

崢嶸以樹修竹苔駁竹逞風吟步虛巖收集作夏雲林散秋

色先生方擬梧集作長清嘯煮茗留客且我所貴者隱隱者道

道以隱而含擢隱以道而無悶玩是處得非仙府不必瀛

洲方丈乃為絕境先生自然以得真依真以養生瀟灑無事

機悟集無恬淡魯集無無戚容高談能離堅放意能了空噫

噫集作老莊之微言先生決之如叩鐘人間榮位與多財先

生視之如浮雲是以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或所與遇者

其唯縱古之士遁俗之人在乎昔玄宗之有天下得道之統

重五十載億一作庶輯睦四夷亦寧自後國家集無多故

皇帝肝食二教稍弭兵符競趣深慮是法不可振茲二教者

三界之根抵羣生之雨露使匹夫取捨亦有損益用之於上

其可廢乎竊碑大塊勞我以声色要我以名利未果掘先生之手登先生之堂然不死之術願與其有臨壁抽思以旌善人某年月日記

尊像

下泊宮三茅君素象記

王師簡

太上立德立言以弘其教生人活國其用不極繇乎恬澹一作漢者則詣真理衷化出入人紀罔窮廣成在軒皇之尊閔令闡立元之訓冥搜虛極呼喻日月上賓之遷代有其人茅真君伯氏仲氏虔奉玄樞退然若喪脫履萬類騰跡三清學宗其門者綿代不絕時謂朝山之月肩駕擊鼓白鶴紫氣必鷹其最或者訖說則曰真君長往亦以縮吳越司命籍人寰生死吾不知故闕書且嘗遣一畝之宮于山之陽去而復返其號

下泊之

一有

治榛蕪積焉游者憮然則有東周黍離殷虛麥

秀之歎矧靈僊何處哉我河東廣平公

一作我河東

此藩吏

之師法實奉黃老以根政源嘗謂開元承平之代上奉無為

以宅平清淨

一作

玄門重祐有國有家者屬焉繇是捨俸入

之錢以宏其棟宇置真君之像惟省其儀容設雲幄於兩楹

分玉座而鼎足以嚴其觀雙侍同衛焉以備其教龍虎君

君子以作

左端羽

一作

鳥鼎其堂塗嵇首拜手忽若然後左右旒

衛從諸天行揖其冰容以敬以肅則若美其目

一作美

流

睇發論破人昏惑往真之跡將墜復振此教之演翳事而弘

深其率教者曰興廢繼絕在乎人蒙福獲祉必感乎志公恒

以黃錄法會元辰修畢成歲必緝敷紫陽玉真當負宸而頒

命列陪位而贊斗磬雜天籟宵燭如星奉章上玄昭啓昊帝

蓋所以保和封內儲慶皇家門閥之祥我事立禱至成賢候
之業也奧元和甲午歲十二月二日新宮始成無傷物力公
之羽內百姓不知有嚴有翼如舍造化道士孫智清玄門龜
以裸儀短受成事指顧而叶焉乃欲章明靈跡延耀丕業請
介一作於戎政者誤而刊之師簡論于良畫故不敢沒其美云
童子

黃仙師瞿童記

符戴

朗州桃源花觀南岳黃岳黃洞元居焉有弟子姓瞿字相庭
年四十太和未散嗜慾不入傲然懷厭世之志大曆四年庚
戌歲自辰溪耒嵇首字下願廢道域厠役穎之末位仙師以
茲物軫慮遂許之雖處童一作孺給侍甚謹在醜不弄率性恭
默每旦暮仙師修朝拜之禮攝齊莊之色焚香搥磬叩頭擊

忌如臨君父如是者積二三歲不衰矣或往往獨行入谿洞
中根究深處信宿方返仙師讓之輒云偶造佳地遭遇神聖
覩雲風一作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故處因求
願偕往仙師曰靈仙之府必在右右然尚幼小謂所至之地
不即爾也無何有丹砂之役後領至襄陽市閭闔之下齊人
浩擾則真目不視神氣不泥返至逆旋通宵而後醒問其故
捧手對曰大撲散懷者久矣今之人圓冠方履以許相尚以
利相柿余所不堪方大駭其說不敢以常僕僕之其後數以
前事詣先師亦有意將逃屬暑雨壞道不得果去八年癸丑
夏五月甲辰晦正衣服并訣于後戶外自言靈期逼近難可
留止請自是往至日月合於鶉首復近茲地師少加撫愛焉
未即聽遣室有同學道士朱靈辨者恐童子精神懾懦為妖

邪所攻將欲顧丹筆之禦符而瞿不懌且多傲詞云則他辰
之相見歲在降婁矣庭際有大栗樹遠人不過數仞遂背行
冉冉從樹旁滅沒化去有声隆隆如風飄雷震衆以為事出
言一作無妄恠愕失次馳告隣落共四圍而索之千崖沉沉漠然
無声洞西行一二里有巨地威猛甚盛自道中拖腹橫擡勢
不得近次至於東隅見有足八指羅印於地上此一字無折弱修
八枝縱橫挿植若誌冥驗之數餘不復覩先是未潜景之日
刈芝圃間獲珉石圓一作圓大如五銖錢朗莹可愛跪而授師
曰此秦客棄碁子也幸加祕護後有符契仙師靈辨狀之不
昧惜向時之無斷俛然發篋復覩故物其慚愧慕望者可勝
言哉後時魯白晝假寢輒勿罔而至備申衽衣之敬診其容
態但以承事尊上為疲目至於日者之約無贊焉仙師以逮

中元年自武陵卜居于廬山紫霄峯下古壇石室高駕顯氣
載弱歲慕道教獲錢履其域一作微話精微一作微之際得預聞此太息
良久自感悟曰神遠人乎哉道遠人乎哉夫瞿氏之子受天
之氣生人之世百骸五臟非有乎卓然異色也以一誠之
志唯巖洞是慕彼秦人之宅尚得而往况仙師道栖空山垂
二十一年根之以渾元守之以太和遣肢體冥耳目息歸於踵
神舍于素窈窕冥冥中含至精方將入天地之門遊化初之
源磅礴萬物不見其朕豈鸞鶴之馭而蒲其道歟門人先往
而師資尚淹留塵世天其意者以時人溺於羶腥汨亂正氣
多札瘥夭昏之患使布陰德大疑作大極生命符三千之數耶
弟子風波一作流之民不能自拔泥淖繼芳金籍徒以區區文
字紀其糟粕不亦悲夫然庶示於好事者共為起予之地耳

貞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符載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三

宴遊一

宴遊

始得西山宴遊記一首

銛鋤潭記一首

銛鋤潭西小丘記一首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一首

表家渴記一首

石渠記一首

石澗記一首

溪谷丘右溪記一首

新安谷記一首

黃溪記一首

龍興寺東丘記一首

園囿

菊圃記一首

襄陽張端公西園記一首

宴遊

此集大率篇目各以類分而此卷自卷首始得西山宴遊記已下至小石城凡八首皆纂雜其名蓋柳宗元一時之迷也觀其詞旨次叙疊不貫殊故不可漏畧一題而其差先後也因奪命其門曰宴仍冠部之首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餘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隙也則施而行蔓而遊日與其徒止高山入深林深林窮迴谿幽泉恠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集有也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林集無水也有翼態態字集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恠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而亭望西山始抵集作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

再集作

溪斫捧莽茅焚茂窮山之高而上

集作

攀援登箕踞

而遊集作

則凡數州之士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

然洼然若垤若空

集作

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遊隱榮青

繚白外與天際四皇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

類悠乎與顛氣俱而莫得其涯佯集作乎與造物者遊而不

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

而至至無所見而獨

集作

不敵歸心疑形釋與萬物不異集

且集作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故為之文以志是歲

元和四年也

銘鉏潭記

銘鉏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齒集作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

乃上集作止流未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余之函遊也一旦欲門來告曰不勝官租勝私租勝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資財以緩禍余樂而始其言則崇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淒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此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余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鈔鈎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而面

二字集作西

北道二百步又得鈔鈎

潭

集本不疊潭字

西二十五步當湍之

集作而

峻者為魚梁梁之上

有立焉生竹樹其石之突起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恠集作壯者始不可數其嶮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止者若能罷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

有之間其主曰唐氏之棄也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餘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喜木立羨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立集作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集作無此之遨舉熙然過巧獻之以以效茲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之潏潏之聲謀耳謀悠悠集作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集作意以慈丘之勝致之豐鎬鄙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遇集作遇而陋之買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行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我
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金集作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
以出為坻為嶼為巖青樹翠蔓蒙給搖綴參差披拂潭中
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集注一作披遊魚類拂潭中俯視若乘空日光下
澈影布石上怡集作怡然而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
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威可見其形勢犬牙差互不
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
幽邃以其竟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襲集作襲
古余弟宗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日恕己日奉一

袁家渴記

由冉溪而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鉛鉏潭由溪
口集有而字西陵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

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表家渴背水中幽麗竒處也楚錢之

間方言謂水之反集本流者為渴音若衣渴之渴上典南館高嶂合

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州小溪深集作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

者流集作深黑峻者沸自冉集作丹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

水中皆美石石上生清散集作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

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栲石楠榎檜樟草則蘭芷又有異

卉類合觀而蔓生膠轆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

苒衆草紛紅駭緣翦勃香氣衝濤旋瀨退野谿谷搖颺歲

豨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

余得之不敢專也而出傳於世其時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一作皆唐文粹

前人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渠氏其工有泉幽幽然其其鳴作
大乍細渠之廣或之廣或咫尺或倍天其長可許十步其流
抵大石伏出其下喻石而往有石泓昌蒲彼之青蘇環周又
折西南集無行旁道集作巖石下白隨小潭潭幅負減百尺
清深多鯀魚又北曲紆餘睨若無窮然卒人集無入于渴其
側皆跪石恠木其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巔韻動其
谷視之既靜其听始遠于從州狀得之攬去翳朽集作决疏
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故累既其所屬
遣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
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石泓小潭潭渠
之美於是如窮也

石澗記

前人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北下土山之陰又氏橋焉其水之大
倍渠三之既石為底達于兩崖若麻若空集作若陳筵席
若限閫粵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嚮若操琴揭跣而往
析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八九居之天集無交給
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磨其上
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
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
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集有出石城村東
南其間可樂者數者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兆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
所得其一北而東不過四十文土斷而川分有而積石橫當

其琅其土為睥睨梁欂之刑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里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其之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止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如美箭益竒而堅其䟽數偃仰類智所始集作范設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逾集作愈以為誠有又恠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復集作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或日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者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溪谷

右溪記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底兩岸悉皆恠石歌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

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將處在人間則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為之張然乃䟽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蕪之香草以裨刑勝為溪在州右遂命之也右溪刻銘石止彰示來者

新安谷記

穆負

京洛佳賞盡走乎關塞次則東城堯李繁華相高兆山溼陽有崖谷谿洞之勝蓋天然踈鑿以遣以遣來者而人不之爭我公懸車之三年深得其最凡遠于一作手國門迺于關塞者四之一買之夫有直城於東城之貴者亦如之連罔疊磴中斷夾關為其拱峙如狀如意翠行茂樹縈環森羅為其祿飾如績如識泉出山腹釀而為池灑而為派帶

於竹樹葱籠之間池可行舟派能流響果園蔬圃用以爲
溉其餘與湓水合于山下臨玩之美耳尋目 磷磷不俟漱
挹而煩襟如洗與是不湓之上泉之側周竒顧眄擁抱之
勢作為新亭春之百花流鶯笑語滿谷迭相爲主持一
作人爲賓始至也若讌賞之之踈將去也若怨棄之之踈
夏之日清風入林徘徊不散若爲繫暑與之竟夕而流泉
娛客亦奏雅音秋日霜淒氣肅萬像畢清亭中一望超
忽天外而片雲竹馬又似與賞心遠目相期於前冬之
日木落天迴遙山入戶可愛之景照於陽披遲遲爲人
人散與劍凡四時暇日公與大夫從甥姪子孫繫琴樽翰
墨游於斯燕於斯慈顏怡天和熙一觸舉萬福隨穉穉
雍雍翼翼夔夔中外且慶如墳如篋公曰人生知足爲
富當時爲貴苟俟外獎則此一作地足以至年何必陸賈擊
鮮踈廣散金然後爲適幸王氏之妙長城集潘家之見
童稚齒吾之適也爾羣子識之謹按春秋之義地從主
人今我開公國新安則家各以宜新安爲稱新安之爲
解也既所以旌新之安亦所以祝吾家之慶與茲山之
賞日月新而永安安之謂也又江南有新安者水之異
絕于一作乎中國維其似之是以命之第三子負受命紀石
且若侍從者名位列之于陰也

遊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
州者以百數永最善懷永之治百里北至於吾溪西至
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

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柅州之始二集作七十

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如

碧之華葉駢植集作與山升峯其缺者為崖峭巖窟

之外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

麗始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其水即焉黛蓄

膏亭來若白虹沉之集作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

下楚越之人數魚南至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背巍然臨浚流

若熙集作領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

翼大如鵠方東嚮立是自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

廣集作水鳴皆鏘南又南一里至大宜之川山舒水緩有土

田始黃神為人時所居也集作居傳曰者黃神王姓莽之

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迺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如

奔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

相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

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徒近乎民今祠在

山蔭溪上水元和八年十月五日入六日歸柳州本作五日既歸

為記以啓後之好遊者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前人

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幽幽

鬱寥寥廊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

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還日星臨瞰風雨不可

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蒼作蔚

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

殆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比垂凡切

窪坻植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懸以堂梁桂檜松杉榎
柟之植幾之三百本喜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
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樂清氣自至水亭愜室
曲有奧趣然而所以至然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與永洲
之佳寺也登高殿可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
以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遊有二者
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冥乎丘之幽幽可以處林丘之窄
窄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巖奧
乎茲丘孰從我茲召公之德懼剪代之及也予集無此字故書
以祈從之君子

園園

菊園記

春陵俗不種菊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壇下及再來菊也
已無已徘徊舊園嗟歎久之唯不知菊也方華不賞在
藥品是良藥為蒟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猶宜涉植
修養而忍躑躅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
不愛不可不慎擇所據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
悲傷柰何於是更為之園重哇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
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旋不此行列縱參歌妓
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則菊為助興之物為之作記
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于記後

襄陽張端公西園記

符戴

南雍州地靈爽氣號為雄勝現山漢水環挹里開東西
主人有問於我我或致讓其地荆楊淮楚之不侔也繇

是侍御史張景得風景之高朗依連師之仁愛遂此一廬
作為宅居居有園園在萬山東五六里檀溪西三百許步
南值漢高廟正相當佛宮數四與岑巒迤迤蒼蒼松桂
盡為徒木前有名花上藥羣教簌秀霞鋪雪灑歛艷清
波後有含蕊朱杏的樂蔭藹殊滋液甲冠他園每天清雲
淨雨霽風息仙僧羽客泊贊纓好事者函來從之開軒
設簾耳目祛曠煮茶摘果動至酣藥出門為人褰宴
居城山林適自中得萬累何遠故公用是上才風聲舊蓋
曩曹翰飛青宜令手操財賦之柄心寓希夷之際人謂
官簿我有浩氣屈伸通塞類如也即西園之地實張
公勞道之場也是何棲心援俗之遐曠也如此載匡廬
遁客目苻履踐故輒書衆美于素壁之士使異日造辟
強者遂用之為導人云丁丑歲六月庚午推曆者以為金
畏火而伏之日也符載之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四

記二十八

宴遊二

亭上

沔州秋興亭記一首

盧郎中尋陽竹亭記一首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一首

馬退山茅記亭一首 寒亭記一首

是侍御史張景得風景之高朗依連師之仁愛遂此一廬
作為宅居居有園園在萬山東五六里檀溪西三百許步
南值漢高廟正相當佛宮數四與岑巒迤迤蒼蒼松桂
盡為徒木前有名花上藥羣教簌秀霞鋪雪灑歛艷清
波後有含蕊朱杏的樂蔭藹殊滋液甲冠他園每天清雲
淨雨霽風息仙僧羽客泊贊纓好事者函來從之開軒
設簾耳目祛曠煮茶摘果動至酣藥出門為人褰宴
居城山林適自中得萬累何遠故公用是上才風聲舊蓋
曩曹翰飛青宜令手操財賦之柄心寓希夷之際人謂
官簿我有浩氣屈伸通塞類如也即西園之地實張
公勞道之場也是何棲心援俗之遐曠也如此載匡廬
遁客目苻履踐故輒書衆美于素壁之士使異日造辟
強者遂用之為導人云丁丑歲六月庚午推曆者以為金
畏火而伏之日也符載之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四

記二十八

宴遊二

亭上

沔州秋興亭記一首

盧郎中尋陽竹亭記一首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一首

馬退山茅記亭一首 寒亭記一首

硃亭記一首

廣宴亭記一首

鍾陵東湖亭記一首

二公亭記一首

沔州秋興亭記一首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恠之常也履險而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觀而退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一作洽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愛危情性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暮月而政和於聽一無此字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却負大別之故俯視滄浪一作海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覽集作荆衝教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閒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怡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美簡也上棟下宇無雕斲之飾險也簡近於險近於一作集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况乎當發生之辰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署之徂以泊搖落之時則府顯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序一作節則目素彩於簷檻一作則棲雲於高閣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一作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余自己丘微赴宣室歌鞞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侑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以記二字一作志之

一作唐文皆粹

盧郎中尋陽竹亭記

獨孤及

古者半夏生木槿榮君子居高明處臺榭後代作者或

用山林水澤魚鳥草木以深其趣而家一作佳景大小道機

有廣狹必以寓自放神為性情筌蹄則不俟滄州而閑

不出戶庭而前尚書石司郎中盧公地甚貴心甚遠欲

其卑製集作欲而高其行故因教仞之丘代竹為亭其高

出於林表可用遠望工不過鑿戶牖過剪茅茨以險為飾

以靜為師辰之良景之美必作於是憑南南軒以瞰原隰

冲然不知錦帳粉闈之貴於此亭適也前有香草性石

杉松羅生密篠翠竿集作筠臘月碧鮮風動雨下此聲蕭籟

亭外有山闌溢城峯名香爐歸雲輪囷片片可類天香天

鼓若在耳鼻是其所以誇逋客而傲漢貂者百里奚爵

祿不入故飲牛而牛肥盧公恬智相養於是於竹亭構而

天機暢嘗試論亭之趣夫物不感則信不動故景集作境對

而心馳也欲不足則患不至作集故意愜而神王也耳目之用

繫於物得喪之源牽於事哀樂之柄成乎心心和於內而

事物集無此字應於外則登臨殊途其適一也何必嬉東山襟蘭亭

奕志蕩目然後稱賞公欲其跡之可久故命餘為志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前人

古者國也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二十里有宿宿有路

室於是乎集作此字賓客有止之集作羈旅有寄寓而是邦下

集作也與兩越七閩犬牙者疆守官者以為地遐途窮而瑣

瑣行邁之窄到也則殺不禮而闕其物焉無修除之備無

井樹之設及客集作至則侯人不為遵里不授館而盤食新

菊之貺業集作如也由是途其往者食也陋如

是歲也台司審縣戶之寄擢王公斯為南城公至之日

則制其集作考於事典陳其藝極視年之上下去民之疾苦凡三
月而南城之人和如是飾旣置以候賓客葺葺次依待羈
旅夏六月築其館其域于道周作新亭于館之陽厦屋耽
耽俯瞰濬壑賓位在左主位在右然後剗集作剗境埴堊坎
窞以為大達屬之于溪設雙般集作般於清津以備遙適集作經度
每將之迎之則自郊勞至於至飲集作飲無曠禮無違物而茲
亭之經始也取廢徹之村以利集作移用用迺有節入鞭扑之
贖以庀工工勞其息崇棟宇之制集作以為虞以禮集作慈賓賓
至如歸三者不愆于素功是以懋政是以立若行者有犯
較之祭居者修飲餞之好登斯醴酒以贈之則溪雲竹風
生於戶集作棟而緣野青山為為之集作吳亭衢三爵之後可
里送千里目可以道四方之志焉茲又勝會之佳境也凡

底績以於利革故以謀始修禮以備物儆功以成務政之大者
宜其利作者以茂實以示後嗣不然他山之石何以在此此

字集茲亭手是歲廣德二年也

馬退山茅亭記

前人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立之阻以面勢無博
樞節稅之華不斷椽不剪茨不列墉白雲藩籬碧山為
屏風險也是山岸然後於莽蒼之中蛇奔雲竄且數十百
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落集作若星拱蒼翠
跪集作萬狀綺布繡錯蓋天儲集作鐘秀於是無限遐裔也然以
壤接服荒谷參夷傲周王之馬跡不到謝公之屐齒不及
巖迳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
試於是邦夫其德及其德及故信孚故人和人故信孚

政多曰繇是常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構作我攸槩字於是
不崇朝而攻木之工告成每風止雨狀煙霞澄鮮輒角巾
鹿裘卒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乎彈
絲桐日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八極萬類攬下盈掌夫
美不自美因而人彰使蘭亭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
於空山以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
鬱煙是貽林澗之媿也故志之

寒亭記

元結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懼令問咨曰縣南水石
相勝集作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棧
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以階檻憑空下
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旦暮景氣煙靄異色蒼
蒼石礪含映水木欹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
於是休於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蒸
之地而清涼可安合集有命之曰寒亭集有乃為亭寒之記
刻之亭皆

殊亭記

前人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故政不
時待而成若戲於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理
終身不自况於人哉公能令人理始身多暇昭我畏里暑且
為涼亭亭臨大江復位集作山上桂水楊集作蔭常多清
風巡迴極不自不馱遠吾見公村殊政殊跡殊為此亭又
殊因命之曰殊亭斷石刻記立于亭側庶幾來者無祈感
焉

廣宴亭記

前人

樊水東盡其南方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而集作為候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實吳故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欵耶吾欲因而修之命曰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遣尤異之事為君子之道於戲乎下有廢遣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修而產之天將默悔往乎集有如字公方壯而有是心也吳當裁畜簡禮待集作為之頌故作廣宴亭記以先意云

鍾陵東湖亭記

符載

雷霆風雨蕩陽之積也河海川谷洩陰之疑也樓觀臺榭宣人之滯天氣鬱則兩曜不地明氣塞則萬物不生人氣

壅則百神不靈我常侍李公架崇罔作新亭導百體里七情用斯義也况是郡也翼修之所照燭江湖之所衆射扼七城控百越地侔千束艘駕萬舳王臣聘客環至吳府將有以省風而修好也我有善地不築不蓋我有樽酒不斟不酌其將欲劔詩人葛屨之刺乎甚不然也先是東湖汗漫與江邊際秋潦構助人憂為魚故相齊公築塘以御示之厭伊葉切殺水勢且便車馬盡續則櫛為塗或微而洪之民蓋累鉅萬口噫烏賣切息雷動噓氣霧散繇是行李者駢肩礙踵不得周旋焉我常侍作橋以張之其修也可以發二矢其廣也可以方兩軒結構高標揭蘂孱頰白晝暗虹東西竟天愜里開之迫隘通鄉遂之迴一作還千馳萬蹄驅渾渾浩浩水流颺駭盛矣哉則民利物如是其偉也公

樂斯橋之豪大慨一作觀斯橋之孤峙常欲建亭卜勢迭為
光華會物春含秀嘯領實從亟疑作來乎其上相與牽率
履行而東連岡萃然橫我步武以謂茲地必谷前至喜形
於色踈身而東之即果若真宰以萬古之勝侍我以平坳
漏削渥岸鴻盤數仞不加抔土真天造也公慙紆密思計村
呈狀萬村已構他人不知如是將受令一作教吏受命談笑眄
睐而亭成其望也神張一作長其登也形端其高也渠渠其還
也耽耽橫四棟以燾慕闢八扉而呀豁廊連軒以飛翼
翥旁舍杳靄而雲合然後回首永睇從風開襟當軒
萬井直視千里西山邈迤橫擁遼負占護蒼翠古來無
人一歡娛天晴日宴我每良辰嘉客斯有宴賞輒具
簡酒共為歡娛天晴日宴湖光入座寂莫虛徹眇然
四去或無鳥過不辨空水如戲牧鍾之民五段火矢首年而
食衣二年而紆隱禁三年而禮讓與大抵以清淨惠慈
為理本剛明正直為化與民同欲萬戶一令遂用無事理
中或謹曰李公不與吾何以居李公不室吾何以逸夫如
是即斯亭斯謝士林君子猶以為固歟異日捧飛詔擁舟
鼓霽然為霖沃旱濡焦彼此之班白童稚徘徊于堦墀闡
者即羊公之峴首邵伯之棠樹謳歌思慕尤在永而不
在茲日也載嘗忝從事重遊舊所猥獲登踐陋類一開
顧茲盛美瞽矇有頌然事光而村薄多見其不知量以
是亭居東湖之上因請謚之曰東湖亭

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總禦風雨從時適

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由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
減降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
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却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
煩叛築榭如闌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
實猶有靈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藉之於
人則與樓觀臺榭同製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
構再成之糜費如文粹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集作均而
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其建之皆選之於二字文粹勝境
今年春暮月邦放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前相國天水姜
公念茲拜川逼溟渤山連倉極炎氣文粹時迴濕雲多來
又曰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祖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
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况地里卑痺而不擇爽
塏以蕩夫沔廬乎因問文粹有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
竒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含之以
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峯千巔文粹點國水之心當奔崖
之前如鏡之納集作狀鼉之首二公上旌璫以迴睇假魚
丹而止陟暮煙茵草翫憚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
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集作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
市登市集作陰觀媚麓前來後至異日同詞曰文粹漢
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又聲者其由良二千
石乎是謂政乎教成時和景清集無使俗泰而民以寧
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常藩
皇詞陰序陽始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
育吾從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從是以昌且以

之寧又以之昌愷第君子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君父母矣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憇之手遂偕發為父集作公

就亭之功蜀本無此字如墻而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謀而為

之辨方經躋等周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

家有餘糧文粹作力固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剪一枝材焉一

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去以自雍瓦甍無脛而奔萃

一之心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巧曼之墉息再晨而成二公

莫之層梁旦矣中豁飛甍翼而四者有東西南集作東西北方

不殊至糊白墳以呈素艷頽壞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

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蟲蠃疊迴精舍奉其旁達

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搖漪入澗集作指朱軒於潭

底閱于岑於波裏燠燠油油集粹作燠燠油油如飛若動又釣人飄

颯於左右遊禽出乎前後一眄一昧千趣萬態稅息之

者若上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裏懇乎

羣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客者客常於斯加以平疇

間闢通途在下可以親耕耨可以採謳謔作一亭而衆

美耳噫天造茲阜其固與人為亭歟不然何不遠郭

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

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覲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

有正名地有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二

公亭雖芻蕘之云中實文粹作其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為號

小子藝黍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辰踰

荆經集作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

荆經集作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

章湖中皆今稱為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址未_{作沒}圮_{文粹}山川物像遍得而覽方之如此遠有躉德懃哉二公智周德厚卜也地感民若彼其_{文粹}非飾說人吾邑者知之竒境_{集粹}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數古而為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始之記兼借二公之名于記左以為拜榮在位元_{文粹}寮亦以次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五

記二十九

宴遊三

亭中

李晉陵茅亭記一首 新修漕河石斗門亭記一首

蘭溪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一首

歙州披雲亭記一首 許氏吳興溪亭記一首

冷泉亭記一首 白蘋洲五亭記一首

四望亭記一首 桂州誓家亭記一首

永州萬石亭記一首

李晉陵茅亭記

梁肅

趙郡李充晉集作仲先大曆中由祕書郎為晉陵令思
所以退食修故政集作思所以端已崇儉乃作茅亭于

正寢之北偏功甚易制甚朴大足以布集作函丈之席稅履集作而躋賓位者適容數人則仲山約身臨人顯固集作簡壹之道可知矣解龜後繼其任凡六七人每居於斯必稱作者之美而仲山安貧養性集作寓于舊邑者十有二年方牧知之又檄而攝焉仲山清德之嗣孝於家勤家官其攝也念前之非久政之未成也乃必躬必新必誠必信順集作思不懈而衆務咸叙未有及者必訪問咨度擇善而從之則其治足可集無徵也謂子謂仲山居恭處執事敬出入一紀再臨斯人有以見位不苟進仕不苟行大來必候時集作於是乎始矣予曩睹亭之起今有觀進德之美輒直筆志之謂之晉陵茅亭記時真觀元年夏五月記

新修漕河石斗門亭記

穆貞

斗門卒事之月安平公罷尹松公寔來明日公會杜公觀厥成績即得洗心遠目之所盡一覽四時之美授乃中制初為此亭有若嵩高二室萬安闕塞實簷前之山青洛麗都類夫河漢實砌下之池春流夏雲露風霜月殊狀異態同歸於勝實坐中之器一作修橋曳虹左右翼層樓飛鳳前後擁挽實四楹之飾而顯氣清風徘徊旦暮若有所為一作為清隱下為待羊公之登眺李膺之臨汎使忘機倦俗之客得人人而私之或曰二公之來也境與耳目共清其心心為事源政得於靜有以助清靜之理可無述乎刊諸珉一作石之陰是為亭記

蘭溪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嵇西部之郡蘭溪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洪君少鄉以為之宰君子始之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洽一作阜勤故人阜一作公齊未暮月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賞於手有東峯亭之遊皆城之堙半里而近初宿佛刹刹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自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夕旗亭闐闐之宣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繫顧步之際一作餘忽然如失但山風颯颯一作七嶺雲峩峩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南北或作殊狀昏明易或作異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野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田一作洲某渚其湫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一作又何易也崇山濔俗佳境勝槩綿世狀匿一朝發明一作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之時方軍興職厭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郡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今百鍊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亭不為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為記刊于石而附諸地志焉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十一月己未朔七日丑建

歙州披雲亭記

張友正

處高明所以蕩陰滯臨顯敞所以窮遠睇故有岳峙九

層雲百里極玄功以壯址殫山林於崇構者人力也今則排
層空架重峯高出星漢之上馳寰區之表者天造也州
之陽乎水水之陽攢乎山山有佛寺而迴廊翼旋飛閣
雲襄萬家井邑在峩宇下寔一方之勝槩也柱史魏公
將命駕遊焉公徘徊賞味情有餘至每美其中峯聳
絕靈氣紛郁乃踈勁策躍輕屐徂蔓梯崖逕造天巔焉
高哉曠乎果天下之絕境也乃命剡嶢岵夷翳蒼心匠
密構亭形虛無而實徒莫之窺也跨峻谷校修木疊石
為跌無尋常之地其崇卑廣袤與斷撲朽塗之節稱焉
峩峩絕頂一上集作千仞未幾營之屹而冠焉一作屬揀風
數何春物爛山谷乃敞層軒披晴空憑九霄以高視周八
極而遐觀塊如衆山盃分百川籠吳楚之封境領江湖之

氣象有足廊虛懷而攄曠矣眺覽未既蓋一無壺觸云舉

瞽史陳藝笙堇合奏人風洋洋下俚同觀一作而吳哇囊

定楚舞嬌春隨天籟以遠去映花林而半出仰之者有

若子喬方夫弄玉飛瓊相與樂羣化於上青自公之暇

理于茲撫傷夷懷流離旋矣傷夷痊矣而猶俗康

民之志慙如也今市囂耳村煙在目可以蕪風俗之趣尚

者農桑之豐耕况又暢四肢攄七情神王氣全宣為大和

自當渟源普洽上下交澤况有襦袴乎公問俗之來四時

分矣連府將復星軒莫留人之情也步武所及有一物契

於素懷者雖細必錄况目經心攝一作構一作獲千古之遺勝者愛

而不盡得無寤寐思之乎然歛人被公之仁化也深思

異日舉公之轅不及瞻此也亭友政家在此山之不獲遊

此亭之上思利懋續輒課庸嗣若筵加鍾而蚤挹海蓬
教之昔溟茫之彼可德而希也又茲蓬高其天宇上造
雲旋朝會蔚而暮一有氣字氤氳無處所晴景一照夏焉標
空今逮名披雲義在此也其潤也寺宇輝華郡郭增東
南之巨麗也無終極乎貞元壬午夏四月大火南次之七日記

許氏吳與溪亭記

權德輿

溪亭者何在吳興東部主人許氏所由作也亭製約而雅
溪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為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也
夸自彥心者或大其閑閱文其節稅儉士耶之絕世離俗
者或梯構巖巘糾結羅薛世教鄙之曷若此亭與人寡
不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在目潺湲激砌晴煙陰風明
晦萬狀鷗飛魚游不驚不愕時時歸雲來月表揀許氏方

峩鶻冠支筇竹目送溪鳥口吟招隱則神機自主集作王利欲自

薄百骸六藏之內累無自而入焉有田二頃傳於亭不鏹基
之功出於僮指每露憚一聲秋稼成實倚杖眺望不覺日
暮歲食之羨則給樽中方方其引滿陶然心與境冥集作冥
則是非得喪相與奔北之不暇又何可滑與中巘夫舉世
徇物以失性而不能自適一有其適二字且繆與於動靜之理君之
動也伐耕筮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興贊武康皆有
嘉聞而無批政其靜也則偃曝於斯亭循分食力不矯
不躁庸詎知今日善閑不為異特之大來耶予知之深故因
斯亭以廣其詞云

冷泉亭記

翫之者狎之者古本無兩之字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

亭為甲亭在山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要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未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淙淙風冷冷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堦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淩滑石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居不待與修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尹造作集無此字非虛白亭有韞僕射臯作侯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奘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

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時常慶三年

八月十三日記與修

右作款本游

見輒

石本休而即

棠棣

石本作常

白蘋洲五亭記

前人

湖洲東南二百步抵雲溪溪連汀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寺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采白蘋因以名為也前不知幾千萬年後又數百載有名無亭鞠為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為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以遊息焉旋屬災潦荐至沼堙臺圯後又數十載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為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泊遊宴息宿之具靡不構焉觀其駕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大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日池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最曠者謂之

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像迭入嚮
皆俯仰勝無道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花繁鳥啼之旦
蓮開水香之夕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觸詠半酣然
恍飄遊者相顧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間也又不知蓬瀛
崑閬復何如哉時予守官在洛陽楊君緘書賫圖請予為
記予按圖掘筆心存日相覩縷梗繫十不得其二三大地
有勝境得人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
有時耶蓋是境也實柳守濫觸之顏公椎椎輪之楊君績
素之二賢始終能事畢矣楊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
湖人康康之由革弊興利若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
興故府有羨財政成故居多暇日繇是以餘力濟高情成
勝槩三者旋相為用豈偶然哉昔謝柳為郡樂山水多

高情不聞善政龔黃為郡憂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槩兼
而有者其吾友楊君乎君名漢公字用乂恐年祀寢久某作久遠
來者不知故名而自之特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四望亭記

李紳

濠城之西北隅爽聳四遠縱目周視迴環者可數百里而
遠盡彼目力四封不閱嘗為廢墉無所矚望郡守彭城劉
君字嗣之理郡之二載步履所及悅而創亭焉豐約廣袤稱
其所便棟幹梯陛依墉以成崇不危麗不侈可以列賓筵可
以施管聲雲山左右長淮縈帶不繞清濠傍闕城邑四封
五通皆可洞然大和七年春二月紳分命東洛路出於濠
始登斯亭周目四矚美乎哉春臺視和氣夏日居高
明秋以閱農功冬以觀肅成一作殺蓋君子布和求瘼之

誠志豈徒縱目於白雲望雲於黃鶴度樓夕月峴首春風
蓋一時之勝爽無四者之臨眺斯亭之佳景固難儔儷哉
淮柳初變濠泉始清山凝遠嵐露散餘綺顧余嘗為玉
堂祠臣筆硯猶在請書亭表字刻石記言癸丑歲建卯
月七日趙郡李紳書

桂州訾家州亭記

柳宗元

大凡以觀游名於伐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
為特異至若不鷲遠不陵危環山泖江西出一如夸竒競
考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惟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
堅集作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訾氏之州凡矯南
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
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道姦

革德惠敷施其年政成而富且庶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
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望攸長悼前之遺
於是厚貨居毗移於集作間壤代惡木制輿草前指後畫
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以氣萬山面內重江山
隘隘嵐合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為飛舞奔
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林考極相方南為燕亭正宇
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右浮飛
閣右列間館北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灘山集作龍宮昔
之所大蓄在廷集作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
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楹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畫極其美
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顛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朝羨門
接於物外則凡名觀遊天下者有不於屈伏退讓以惟高

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駕咸日昔之遺勝槩者必於
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
城挾闐闐車與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矣或異顧一但
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辨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
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
足以還集作環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覽不能以
獨得意造物者之設是文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籍乎

永州萬石亭記

前人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位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
叢翳之隙見恠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
其墟伐竹披奧歌側以大錦谷跨跨皆大石林立澳若奔
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披其冗則臯口相呀

搜其根則啼股交峙環行

石本

卒愕

文粹作
愕目

疑若搏噬於是

剗闢朽壤剪焚榛歲次澮溝導伏流散為踈林洄為
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殆判清濁効竒於茲地非人
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
其下集作石
本作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

合乎攢巖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日吾濟
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齒覩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
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
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文粹有
文字曰懿夫公

之名亭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羸集作
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喜績未洽于人敢頌休
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鞅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之錫

漢有禮文集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
祐之自天野夫猷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
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六

宴遊四

亭下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一首

零陵三亭記一首 東亭記一首

燕喜亭記一首 枚江縣南亭記一首

符溪新亭記一首 連山燕喜亭後記一首

郢州孟亭記一首 通玄子栖賓亭記一首

化洽亭記一首 烏程縣修東亭記一首

永州法地最新作西亭記 柳宗元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
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新蒸篠蕩蒙雜擁蔽

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陔池芙蓉
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
斧群而剪焉叢莽下頽頽皆出曠焉芒焉天爲之益高地爲
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而廣之者
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特謫爲州司馬官外
乎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
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
者不起宴坐足以現於空色之實而遊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
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也集作耶今之闢之
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
吾族之潔潔於通塞集註有于字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
宜書之乃書于石

零陵三亭記

前人

邑之有觀遊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
則志滯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
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汗
途群畜食焉墻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
薛存義以吏能開荆楚間潭部舉之假以湘源令會零陵政
危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
逋租匿役朞月辦理宿霑歲姦投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謹婦
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鑿鼓之召雞豚糗
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自劇撓山水
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墻藩驅群畜決䟽沮洳搜剔山
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水美卉垂冰集水作叢峯玲

瓏集作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

靜深別孕巢冗沉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
土以植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
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謀野
以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志滯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
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
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
始而歆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刻之

柳州東亭記

前人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值江西際垂楊
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頗重缺圯承得以為

園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
檉桂檜栢杉易為堂亭消為杠梁上下迴翔前出兩翼憑空
柜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嶠集作嶠濶溟灣當邑居之劇而忘

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
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墉
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
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遠溫風焉陽室以為夏風
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
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三日柳宗元記

燕宗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石本無人景常元惠石本并集
惠者石本無游異日從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

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

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

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禦風雨寒暑既成

立曰僕石本作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僕時石本無特

之道也其石谷曰受謙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

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

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

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石本之以

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頌者石本文粹也於是

州民之聞者二字作本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石本

無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石本無側者相接

也而莫宜石本文粹其地凡天作而地石本無藏之以遺其石本

其道塗所經自藍田山石本無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

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柳踰嶺

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壤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飲聞而厭

見也石本無作今其意乃石本無集本不足傳足知者樂水

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叶笑智者謀之仁者居

之吾以其去是而石本集本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杖江縣南亭記

皇甫湜

京兆常庇為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裁聽群細人憎

構之責掾南康移治杖江百為得宜一月遂清乃新南亭

增

增

增

增

增

以適曠懷亭

集無此字

俯湖水枕大驛路形高低四望空中平青

蒨白蒨控作綠崖溢

集作立

芙園葭誕漫朱華接翠裁

集作裁

繁葩春燭洗湖穿竹渠鳴郁郁潛魚歷歷產鏡嬉碧淨鳥白

赤洗趨窺喫纈露穀煙旦夕新鮮冷淚喧啼怨柳情綿令君

駛望道遙湖上令君宴喜絃歌未已其秦

集無此二字

其民曰致

集作列飲游成群使纓嘆蠻停車止征實為官業而費家貨不

好適我而能惠衆嗚呼是乃仁術也豈直目觀而已乎吾知

常君若是也多惜以尺刀効小割異日賦政千里惣戎疆場

吾知其辨終也亦若是而已矣乃為作記刻于慈石以圖永

久

苻溪新亭記

李漬

上臨御明年漬自洛陽令之太守詔牧滁民之三月得古溪

郡之東北十里按理圖志在皇道山之右昔始皇途經是山

因以名焉其下西永陽嶺逆溪

一作流

于苻溪此溪是也不濬

川道廣泉演漾潭島影溢江漢壩中流乘平壇四浪泥朗雙

流汎委翰襟帶一川斜界千畝無芟苗蕪萍之雜其森練如

也有廢亭占勝之地其狀依然也照情而空水相鮮澄遠而齊

山馮色趣嚮奇狀不可窮竟訪郡之長老考亭之廢興皆曰

三十甲子二周星而不知其所由來笑驗圖籍亦昧始興之

歲也秋七月前河中監察汝南公况前武寧軍殿中隴西公

拱川遷客司馬弘農公紹復咸以勝槩為宴之須乃卜于亭

是咨是謀遂古創今僉曰惟目

一作目又作允

不越月他工且洎六

旬有六日新亭就楹不第第照其儉也毫不佻示無僭也內不

重門曠其景也外不崇墉達其望也繇是四時之氣成象不

絕春木秀容夏雲奇峯秋天爽空冬日暖濃觸類有景與溪
無窮雖羊公峴溪局足以喜其勝矣於戲物之廢興特也苟
非其時勝人微言矧其象者乎特會昌二年正月八日建

連山燕喜亭後記

李况

余自幼伏覽外王父昌黎文公燕喜亭記則知連州山水之
殊亭之稱因記為天下所嘉連為既遠且秀亦因亭而高特
談山水可娛者較數連矣中州人既以連遐遠一作遠非不可得
與遊皆依記以圖為館宇飾味山水者莫不目登心到焉如
此則亭豈可荒記豈可仆乎三年冬余侍行承詔于連水陸
南馳幽無所攄志無所用乃縱業于山水以資養志况文外
祖所記亭在是耶昔聞今見必矣踵予以資義焉耆老曰無
笑吁昔美寵遇而讚詠之如彼今遭何人廢棄之如此豈亭

之也耶竊嘆數月得刺史武公至歎之尤甚且曰不修則過
及余矣遽揮徒而窮尋之冒霧履淖抵巖孽得餘趾焉級墀
缺擲棟棟攘垣危寸折片碎翁汗其甚石記斷僵莓昧其字
公整而修之徵記本於余家易石而琢之不旬就矣於舊不
移不損煥面為新命余記一作記其跡余辭小子豈敢措筆以
並前記公曰不與記實此則又毀後人之子至而不顧子過
矣余何則不脩者乎余曰諾特會昌五年十一月五日連州
刺史武興宗書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文粹有之字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
為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過
思入詠不拘奇扶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涇涇有干霄之與若

公翰氏當巧者也北齊美蕭懿有芙蓉露下洛楊柳中月踈
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踈雨摘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齊沙嶼
明風動耳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
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
竹露滴清聲此語古人爭勝於毫厘也稱是者衆不可悉類
嗚呼先生之道他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
不朽于文粹文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曰休襄
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觀其兒蓋仲尼思文王則睿昌歆七十
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
生貌某作文粹于郢之亭每有觀之志四年崇陽鄭
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
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其亭曰名浩然亭公曰焉有

賢者之名為趙廝走養朝夕言於刺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
今段為曰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記李公子友仲孫湫字者
孟亭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况以賢者名署于亭乎君子是
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百祀者謂則民之弊
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撤集作宴空
立而為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通玄子栖賓亭記

前人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邃源奧處號曰富陽文士李中白隱焉
五年冬別中白歲且趨再自泚陵之江左因訪于是至其門
驟不暇緹而目爽神王恍然造若人于異境矣朔 別若外
不復游一詞且賞集無此且樂其得也木秀于芝泉聿于鉛
霽峯倚空如碧掃粉障色正鮮温鳴溪潏潏源內橐籥龔出

琉璃液若在恠者翫然若將若將人者禽有異者嚶嚶然將
天馴者每空齊寥月方午松竹交韻其正声雅音笙師之吹
竿函人之鼓簫不能過也况延白雲為昇堂之侶結清風為
入室之賓其為趣則生而未覩矣中白所尚皆古以時不合
已故隱是境將至乎老嗚呼世有用隱集無此字君子之道隱者
乎有則是境不足留吾中白也昔余與中白有俱隱衡湘之
志中白以時不合已果償本心余已尋求計吏不諧夙念今
至是境語及名利則芒刺生背矣夫賓之來也不逾于邑邑謂
彭澤縣也邑距是十里至是者不為易也賓其延之旦不脯手脯
不夕乎則俟賓之所果不可低痺於是於距其寢西向百步
則築亭焉兩其室而一其厦且曰賓將病暑吾則敞其簷賓將
病寒吾則奧其牖自竟是功則鱣鱣之饋壘樽之費縱倍於

前矣其功始於咸通二年秋八月後三年五月中白館余於
是且禱其記而名之者累月讓不獲因曰古者有高隱殊逸
未被爵命敬之者以其德業號而稱之玄德玄是也夫學高
行遠謂之通志深道大謂之玄男子通稱謂之子諧以通玄
子為其號請以栖賓為亭名噫知我者不謂我為佞友以五
年五月朔吉日記

化洽亭記

沈頰

寧國臨縣迤之東南石勝地地頃屬兵興以後盡目一作非蕪焉
粮莠蔽川嘉樹不長氛煙塞路清泉不發幽埋異沒誰相之是
邑汝南長君治民有瘳任人得逸乃卜別墅就而營之前有
淺山屹然如屏後有卑嶺繚然如城濬池左右足以建亭立
隴高下足以勸耕泓泓盈盈連漪是生蘭蘭青青踈篁舞

疾斯亭何名化洽而成民化洽矣斯亭乃治長君未至物景
頽圯長君既至物景明媚物之懷異有特之否人之懷異亦莫
亦要如是謬哉長君雅識不群愚不紀之孰彰後人時懷異亦
乾寧三年仲夏月十有九日記之

烏程縣修東亭記

楊夔

故相國趙郡李公諱紳字敬公建立於卞山法華寺會昌中詔
神異之迹為碑文托郡守敬公建立於卞山法華寺會昌中詔
毀佛寺此寺隨一作廢時門令李式其碑述相國先人曾宰
烏程遂移立於縣之東亭迄今五十載其碑毀折汝男周生
以明經四命重宰烏程觀其廢逸遂求於故老獲舊文比類
於折碑所失者數字因重刊於石於缺文字不敢臆續蓋所
以避不敏遵先聖不知而作之誠也廉其舊溥云東亭之

池殆相國誕於縣署學弄之歲乳母惰於保侍俾相國墜於
池人莫之覺食頃如有物翼出於池面家人方得以極焉衆
方懾駭而相國笑語無替於平日人咸異焉初有石數尺勒
其事歲月綿遠石失其處故汝南生廣其亭濬其池再該其
碑重叙厥由蓋欲存縣之故事也生中和初宰此邑及替而代
居閑關淡薄自得郡帥隴西公潛使人伺其所為知其安於
貧樂於道閱百代而自娛未賞以闕物為撓由是官有乏必
俾承之而生所至以靜理聞於夏復詔生宰烏程民吏欣欣
再偶寬政閣鞭聽訟蒔簡庭閑君子哉汝南學古入仕有其
經矣生家於陽羨數世以經明獲祿使郡從郡從昆弟並一
舉而隸凡浙石之士固以嚮風國庠聞其名咸亦退先焉夫
善為政者雖於人安而俗阜必當於有立於意不忘以羽

翼厥道也今徑賦既調周俗既安逋逸有歸憚子有依然後
搜遺文刊墜碑此所以見興廢之心也建新亭疎濬一作池
此所以見繼絕之志也於戲當天兵之後民閑於繁役克俾
其民康其務均俗固毋視於戶長矣今施政之暇人有餘力
然後興起廢墜彰明故事非圖遠經久者孰能為此哉生既
重立大光上人之碑遂命某紀其年月別立于石且以旌新
一作亭之興替有自也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七

宴遊

居處

廬郎中齋居記一首

記三十一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塢記一首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一首

廬陵所居竹室記一首

堂上

草堂記一首

魏州三堂記一首

廬山草堂記一首

尉遲長史草堂記一首

居處

廬郎中齋居記

鴻鵠翹清風凌影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贈繳不
能為患耳芻豢秩羈繫驥首冠銜錫身被纓纒力方盛也騁
於康達及其始也因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駁驥豈
妄而論之一無哉今克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神

翼厥道也今徑賦既調周俗既安逋逸有歸悛子有依然後
搜遺文刊墜碑此所以見興廢之心也建新亭踈滂一作池
此所以見繼絕之志也於戲當天兵之後民閑於繁役克俾
其民康其務均俗固毋視於戶長矣今施政之暇人有餘力
然後興起廢墜彰明故事非圖遠經久者孰能為此哉生既
重立大光上人之碑遂命某紀其年月別立于石且以旌新
一作亭之興替有自也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七

宴遊

居處

廬郎中齋居記一首

記三十一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塢記一首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一首

廬陵所居竹室記一首

堂上

草堂記一首

魏州三堂記一首

廬山草堂記一首

尉遲長史草堂記一首

居處

廬郎中齋居記

鴻鵠翹清風凌影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贈繳不
能為患耳芻豢秩羈繫驥首冠銜錫身被纓縵力方盛也駟
於康達及其始也因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駟豎豈
妄而論之一無哉今克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神

征鎮皆方郡之老則仁人靜士戰伏自特而聿修之味道風
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如身不假力於
人夷堆埽填一作窪穿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
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卷晏然晏居勝我得君子出入
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為郎官以干將之斬宰赤縣君子
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鵠鳴之寔捨駸驥之馳况大江在下名
山當日嘉賓特來携手長望可以頤神養一作壽暢其天和
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推智者焉
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記一作一作皆唐文粹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塢記

權德輿

靈泉北塢之主人曰大苾芻虛公於諸佛微言義味之中深
入圓淨之集作辦才實智離於二邊嘗經行於邪溪嵇山之

下初石帆山侶有穎川陳公表久挂法冠抗迹塵外既以自
適為適且悅虛公之風乃捨其北塢為公禪誦之地公既至
則疏翳薈劓擁腫隨其汗崇作為勝是先是此山無泉遠沒
溪流人既勞止而水之為用不足公乃點集無感若悅有
通崖隙集作之下微得泉脉及雜草轉右準潛集作渠沮洳
畚之鍾之決之濇之噴若玉竇泄為瑤池淨如醍醐瑠若瑠
璃疑青蓮可植金沙在下惠風天籟相為虛寂然後代集作
碧鮮以相接引清流而備用以盥以敷以糜以茗或以助火
化或以祛熱惱日用無窮不知其功使夫後學趨道之徒至
於此者則澣濯纓塵漸漬法味還源復往集作聲榮為累不
至其哉貞元初州牧左常侍王君行春訪道因以泉名塢又
前代隱賢無遊踐於茲自東晉而下謝敷王子敬之適白道

猷洪偃皆有遺跡集作留於巖中今茲公宗本之外又牙以
勝槩標品徐會稽公季敬疑海則命其溪曰五雲諫大夫齊
君遐舉則命其山曰玉筍其餘冠柱後惠文者有王氏張氏陸
氏率用智仁樂茲清輝嘉名競爽以傲軒轅日至東泉下為
公宗雷雖匡山之杜錫杖所叩不足集作過也每玄關道機
演暢微妙聞其一音皆攝妄緣以趨靜性居常淡然與靈泉
為侶集作蓋戒本其潔定因其止惠取其用然後觀身及泉
二具集作無碍清淨洄復無入而不自得焉問法者又因泉
以見虛公之道斯為至矣三年春獲與公過俾予傳信故不
敢沒其美又不敢蔓其辭時歲在丁卯二月甲子記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前人

司徒岐國公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教五教帝載協齊既

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啓夏南出凡十有六
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迴巖巖左右勝勢徑術逶迤於水杪
臺亭巉岿於山腹下崇岡冒青蒼步履平夷以致於堂皇四
敞賓榻中容宴豆狐齋閑館幽榮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
其流泠泠或決或潄激而杯瀑為玉声初蒙於山下終匯於
池際白波淪連繚以方塘經壟緩掉泔泗上下見煙露澄霽
之狀魚鳥飛沈之適濯于潺湲風于碧鮮紅葩火燃素英雪
翻芊眠葱蒨情香篠迴合舍虛籟以四達遡清輝而交映故
其休沐集作燕息蓋簪接轄則有鳴珮拖紳宗公雋人金閨
集作玉堂之賓淑姿修態流光含睇迴風過雲之藝申飲笑
拈交歡繫節不知公相之為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
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來福不回惟公德受福故光

明昌大每温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大天工浙國論
卓爾以冠群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也則暢天理稔穎氣脩
以貴萬物其無方歟其器歟昔子房亦松子之遊且非大教安
石東山之賞僻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書之仁
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已還無公比
焉公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徙社稷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
南墟里多以社為名建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後流澤
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疇壽若岡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
德興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間弦晦以衆美不
可以不紀也承命遠文粹數書作刻于巖石云

廬陵所居竹室記

凡天下之氣照姬乎春曦彤乎夏凄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

當冬而且曦燕之比當夏而且凜一作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
之百骸上陽而不陰陽戒於燠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
臟欲煥人之外好欲軒冕文彩以為恭榮似若動且陽焉人
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恭似若靜且陰焉其門外一作欲
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室內欲高堂廣廈以為清者果反是
必為災且歟且病且亂窮矣天地之牲且一作當夏而列當
冬而儀其歲特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照
一有其神瘵飾文采不能動而榮一作且陽而必慙其心躁
內恬默不能靜且恭而必汨其志亂此字無外門凄凄而寒者
內室彤彤而熱者其士一作窮予三年夏待罪子廬陵其環
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若為柱榻撐者為榱桶硤者
雷一作削者為障舊者為樞篋者為繩路而籠土者為

給一作橫而格音空者為梁方大暑火烘爆雷折攘者此字

若墜于鍾若燎于原舌呀不能持丈墜而不自運赫熾熾一作

始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闕一作若清秋之

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智響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具

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為災且妖一作且病且

乱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

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生死不可制者也

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老不可革且有道而得一作之今予

室之穢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蕪其廬而斬其

工竹室一無此其能永永以樂予書其詞于壁一作皆唐文粹

堂上

草堂記

柳識

海昏縣東北一二里有澄陂永泰初檢校左司郎中蘭陵蕭

公置草堂于陂上隅然踧鑿從其易也虛擢東向清曠十里

傍有有古樹密竹一如籬落澄漪風篁終日不厭非出非處

優中道于茲三年笑柴蔭為門蔬圃取給怡愉色充止足於

斯士君子皆仰其清達也清而多愛達而彌約曩昔持憲仁

德恤刑進退之道道皆可勸予學史者也得而紀述思簡予

天下之士往歲天子自鳳翔歸于上都大兵之後秦人陷法

抵冒者衆疑似註誤者倍之皇綱初振國典未一公職在畿

甸位俾才露京尹器之委以決獄惟刑之恤上簡帝心向三年

遷以持憲歷臺三院折獄如初或如絲棼因我繩直蓋亦多

矣不其才難未止於此當此之特寇逆雖却而猷金方播氣

事多陰勝公仁勇中發忘危與衆前後按手舊獄察色見情
疑似當形口伏心怨果斷出之者數百人去其智足飾非盤根
難狀為無辜之害者亦十數人持憲如此仁乎至哉向使生全突
養之心不備乎陰陽運用之才則視人殘傷空歎息而已焉能
密網之中多所濟活昔人有生全之功高明待封者欲人行之
所以彰其善也知止足者委煩志之所以悔一作悔是其善也其
意不同同歸於德其德雖異觀各有宜詩曰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此之謂也予家于修江之上十年矣茲地阻遠兵戈不
至而猶日見乎罷人貨鬻之怨時聞乎豺狼凌肆之殘春對
乎淒風苦雨之音暮秋經乎炎燠禮瘡之氣又見野有此當
益感歎而已大曆二年正月七日左特遺柳識述

魏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後智能統機
劇退必晏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也無窮性全則精力不竭深
山大澤其所以蟠蟄乎高齋清地禁作池其所以晏息乎魏州

三堂者君子晏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
英共持理柄魏大而近匪親不居特准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
理逸政多暇考卜一作惟勝一作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

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實亦垂訓居德善何其
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揀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
史馬居錫因其類侈始華基構豐而不移約而不陋以琴筑
詩書之曲素易綺紈鍾鼓之繁喧唯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
廣踰百畝深入重扃迴塘屈盤水集本水島交映溟濛轉於環
堵蓬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郭謂二本智及春之日衆蒼水

折岸浦島織沉浮照輝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擷竒方舟透
逸燦魚時翻飄葉雪飛泝泐迴環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
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日之石寒水清松密
竹深大柳起風午棠垂陰於是乎濯纓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
雲滿林無光虛夢沉沉皓壁如霜羽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
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火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翳鬱洞開太華
爽氣出閨而來於是乎結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浩素水涵
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
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
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憑軒倚楹瑤階如其玉樹羅生
日暮天霽雲開月明水一作泉潺湲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
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
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迫懸解跡同大勝序閱四時之勝節宣
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謂二本厚矣若之其身既安而思所
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居
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教內則良二千石也
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之州郡之選重如廷一作臣由是
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兩而理此焉坐甯靜
政令若水木閑人一作民如魚鳥訓致其道閤然日彰大
人以公執矣也小人奉命幸來祇謁十五字二本以通象之
好一作獲拜床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推文無敢無
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
觀清靜為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北峯寺曰遺愛寺亦無介此字

峯寺間其境勝絕久甲廬山元和十一續廬山記無此字年秋大原

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

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成草堂集本文粹三間兩注集本文粹

二室四牖廣桑豈殺一稱心力同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

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加白碱皆用

石纂窻用紙竹簷集本文粹紵帟率稱焉是堂中設木榻四素

屏二集此字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數字文粹卷樂天

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貌行記作樹雲石自辰及酉應

接不假俄而初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

顏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記無是居也前有

平地輪廣十一記作文中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特倍平臺

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泉集作魚又南抵石澗夾澗

有古松老杉大僅十尺集作圍高不知幾許許字集脩茂雲

低枝拂潭如堅幢如張蓋集作如龍走松下多灌叢

蘿蕙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夏和八九月時

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堙堦雜木異

草蓋覆其上綠陰濛濛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

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弄者可見以銷諸本無永日堂東有

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底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

筑声堂西倚北崖石諸本趾以剖竹駕空引崖上泉脉分淺懸

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

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

虎溪冬有爐峯雪陰情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記

集作覩縵而言故亡甲廬山者噫凡人豈一屋華一簣而起居

其間尚不免有轆矜諸本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集作

知各以記作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怡諸本哉昔

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下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

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追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至集本并

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

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剥來佐江集本并記無此字即郡守以優

容撫以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特地與我所卒獲所好

又何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

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

必記無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

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

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苑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老

湊公諸本無朗蒲晦堅等凡二文粹無十有二人具齋茗

果以記作樂之因為草堂誌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都丞河南尉遲緒節閩達志遐遠舍和而不假文

假脩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雜其中甚靜

天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樂而境或超詣

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為

大其宜文粹幾慎道迹繫心曠人或未親吾能知之曆四年

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南求其志也材不對全其樸

墻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完敞清冷含風可以却暑而生白

矣後有小山曲池窈幽徑挑倚于高牖前有芳樹珍卉輝媚

修竹籬間于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而出始若人間
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臭學潤色其有階上何有
有群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此堂
非素琴香茗下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
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
世矣歎夫子下位每同其故而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
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五非俟其歲秋八月乙
丑朔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八

宴遊六 堂下

潭下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一首

永州新堂記一首

泉 添附

惠山寺新泉記一首

杜城郊居王處鑿山引泉 一首 記

王處士鑿山引暴記一首

池上

厨院新池記一首

賀遂負外藥園小山池記一首

長沙東池記一首

堂下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記三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東此集無池環之九重立陵林麓
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
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世不宜有此卒授賓客
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
連艦集作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
栢杉楮被之菱茨芙蓉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遊之
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帥所賓禮貢之澤宮
而至不願仕與人交其取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
世歎好孔子書旁又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
道其樂道歎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
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
若闊集作闊而廣堂之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
可以不記

永州新堂記

前人

將為窾谷堪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整凌絕
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矣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
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其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為九
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以集無為城有石焉翳于蜀本奧
草有泉焉伏于土塗地之所蟠狸鼠之所遊茂樹惡木嘉
葩毒卉亂而爭植號為穢墟帝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

其地且異之始命美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蜀之澗如既焚
既醜奇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
蓄則滌漾紆餘惟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絕或立或
仆竅穴委遂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現遊凡其物類無不
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
隱通延野緣遠混天碧咸集本如此是會於樵門之內
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若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
之因士而得勝豈不欲集本如此是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
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蜀濁以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
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撫而戶饒集本如此是夫然則是堂也
豈獨草木谷谷字集作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
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零陵

作壁以為二千石得措集作法

泉 瀑附

惠山寺 新泉記

獨孤及

此字居吳西神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有靈
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隱客遺故事跡而披勝錄異
者淺集作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雞之餘考古按
圖葺之集作築之乃飾乃巧有容竟陵陸羽名識名山大川
之名與此峯白雲相與為賓主乃嵇厥創始之所以而志之
談者然後之此山之奇方掩他境集作此方之方其泉伏湧
潛滲池潺舍下無止無竇蓄而弗集作注深源順集作地勢
以煩水吐始雙懇棄文之沼疏為懸流使瀑而下鍾甘溜湍
激若體濃乳集作噴噴集作于禪床周于僧傍灌注于德

池集作地經榮于法堂潺潺有声聆之耳清濁其源飲其泉能使貪者讓貪者讓躁者靜惰集作靜者勤道道者堅固境淨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於山發於自然非夫人疏之鑿之之工則水之特用不廣亦猶無錫之政集作煩類集作煩民貧深源尊之則千室襦袴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動者獨集作若獨答其揆一也余飲其全而悅之乃志美於石

杜城郊居王處士鑿山引泉記

杜佑

佑此莊貞元中置杜曲之右朱破之陽路無崎嶇地復密通開池水積川流其草樹象籠園阜擁阜在形勝言美而躋攀莫有爰有此處士琅邪王易簡一作易字高德經德術探壺祕文章擅於風雅精識於治理粵學究於天人稷逢衡茅批糠爵祿旁洽他藝尤精術數短褐或弊簞笥晏空守道安貧

不求不競素多山水秉興遊衍逾月方歸誠士林之逸人衣冠之良士佑景行仰止邀屋再三惠然旨未披榛周覽因發歎曰豁蔥佳境未成具美蒙泉可專絕頂宜臨而面勢小差朝脯難者庸費不庸日月非延輿議無不為疑佑獨固請卒事於是雜叢莽呈修篁級誥屈步遷迤竹筵窈窕藤陰玲瓏勝槩益佳應接不足登陟遺倦達于高隅若處煙霄頓覺神王終南之峻嶺青翠可掬樊川之清流逶迤如帶廟後春仲成功秋暮其頰匪病不倦于素開雙洞于巖腹當鬱煥於生寒交清泉於懽上遭旱暵而滌注止則澄澈動則潺湲宛如天然莫辨所洩懸布垂練搖曳情空定東西之方隅正于午之晷度境象一變賓侶咸驚雉其流觸灣環曲池大淵淪美景良辰賢英臻泛方舟而駛懷聽清商而怡神寧知景之將

曠勝事嘉趣諒難備陳遠祖西漢達平侯家于杜陵綿歷千
祀佑實虛簿謬竊公台作相兩朝空尸高秩初過縱心之歲
即陳歸老之誠渥澤猥流皇慈未替特援筋力之禮府念朝
謁之勤任適由廬恣尋山水荷天地之大德蒙享育之厚恩
上蒼何階兢慙是積而扮榆之敬恭肅敢虧每出國門未嘗
公服導從輦悉令簡省芻蕘者莫止唐突及拙弊陋時會親
賓野老衰宗嗇夫游徼亦同列坐或與御盃由盡得得難心
庶持協此鄉黨其城曲虛落緇黃艾杜名杜氏遍周川原群
情既用光榮老夫唯增祗懼或曰茲地頗堪遊翫深慮執家
凌奪佑以為不然聖主明君固當制抑神龍中故中書令常
公嗣立驪山出棲谷莊實為勝絕中宗愛女安樂公主持一作陪
寵懇求竟不知許曰大臣產業宜傳後代不可奪也恭惟聖

德載在史策貞元中族叔司空相國黃裳特任太子賓客常
曲莊亦謂佳境中貴人復以公主賞愛請買賜與德宗不許
曰城南是杜家鄉里終不得取仰奉聖言布於人聽則二后
皆切禁止所冀常以保安在子孫但履孝資忠謹身奉法無
疑欽達節克守素風復何虞也司徒平章事岐國公京兆杜
祐記

王處士鑿山引瀑記

琅邪王易簡今之獨行士也雖承冠冕之緒不踐多利之途怡
心澹澹篤志廉且穢識雅覽洞玄鏡微司徒相國好山水之
遊深吏隱之興起沃多暇不孤勝賞遇良辰麗景必載酒携
賓將性情屢造郊野每車馬塵至箬裾蒲席布褐之客唯王
生焉得賢而親亦可知矣岐公有林園亭沼在國南朱叅之

陽地名樊川鄉接杜曲却倚峻阜舊多細泉縈樹石而散流
歷沙壤而潰耗注禾成瀑浮不勝杯王生耽之歎而言曰天
造斯境人有遺若能疏鑿空會始可見佳矣公乃命僮使具
畚鍤度力用而請王生其主之生於是周相地形出尋水
脉目指願浚導壅穿或數仞通如一源竇巖腹渠聰引滑溜
集為一作澄潭始旁決以滌瀉復湧流而環典觴掌徐泛自
符洛汭之飲管絃乍舉若試舒姑之泉映碧甃而而夏寒間
蒼苔而石淨豁夫裊滴瀝以珠璣今潺湲而練垂又可以助
清瀾於荷池滋雜芳於藥園不易舊所別成新趣岐公乘閑
留玩畢景忘瘦優遊宴適更異他日矣王生之靈襟巧思不
其志歟在昔神龍景之間故人中書令常公嗣立有別業在
麗山之下雲松泉石奇勝幽絕中宗皇帝嘗親幸焉既而第

從臣之篇詠為國朝之盛美因詔改其谷名出榘谷賜常公
號道遙公渥思稠疊特罕為北上之愛女一有日字安樂公主恃寵
驕恣求無不得遂奏讀買常公此莊以為遊觀之地上不許之
一作許曰大臣所置宜傳子孫不可奪也公主竟慙而止信足
以輝煥史筆作程將來况茲地臺林園密通舊廬猶所居之
別館也貽厥百代保之無窮猗彼瀑泉亦與慶流而不竭矣
少儀忝公門客竊跡翰苑謬當授簡俾紀王之能事因獲略
而叙焉其餘則已具奉常權公之記述故不復重列云

池上

厨院新池記

李玄鄉

遇知己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厨院因前池餘汎浸
潤拗當數步及雷絕供厨能滌器而已邑大夫南陽范惜跡

累人群心在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其有天造泥池之形而遂為構窰乃命黃冠等願指廣柔鑿周宇下餅石以涯之蓄流以深之清瀾忽平秋陰滿院執爨無散清之僕挈瓶無沒深之勞不造機事而功贍於范物公實所謂新池知已笑靜勝則道淳境幽則神王子與吳天師采真洞府朝夕窺臨瑩澈心膽滑昏潛遁事苟於心則與登姑蘇望五湖而濟笑故因碑籀餘地刻而誌之猶詩人有泌泉之作大曆五年歲號閏茂八月一日記

賀遂負外藥園小山范記

李華

悅名山大川欲以安身崇德而獨性之士勤勞千里豪家之制殫竭百金君子不為也賀遂公衣冠之鴻鵠執憲起草不塵其心夢寐以青山一作白雲為念庭除有砥礪之材礎礪

之璞立而象之衡至當下有畚鍤之坳圩埴之凹陔一作而隨象之江湖種行藝樂以佐正性草實相弊百有餘品鑿井引汲伏源出山声聞地中尋竇而發泉躍波轉而盈沼支流脉散而滿畦一夫驛輪而三逼户十

指攢石而群山倚蹊智與化侔至人用也其間有書堂琴軒置酒娛賓卑痺而敞若雲天尋文而豁如江漢以小觀大則天下之理盡矣心目所不忘乎賦情遣詞取興茲境當代文士曰為詩園道在抑末郭元可以扶趙教群李華舉其略而記之

長沙東池記

符載

諸侯之封茅受脈荷天子心膺之寄者有旌旗車服之盛有生殺賞罰之重宜有以鼓鍾池榭而張大之况長沙大群也江山亘千里道塗控百越有大人焉有大賓焉渾渾四來擊楫磨軒主人

苟不以享謙觀而禮之者遊即詩人以為偏故我有東池之
製焉壬歲皇帝命御史中丞楊公領湖南七郡之地公方蘭
重氣岸恆大以文章札樂藻績德義踐石長歷文昌登步常
伯朝廷之休声茂跡沛然也以素望膺盛拜故捧詔之日公
卿賀登車之日道路喜下車之日童老慶菁月而苟細去周
歲而兵食足三年而風俗清即觀遊池沼之作出於餘力矣
先是佛廟之旁有泉止焉陰流沮洳不能措杯於其止加以
隙田數百畝硤瘠滲漏不產嘉穀莞莎一作蒲稗狼籍組織
公以重價賞僧而來之僧滿志也於是相地形鑿水路握卑
壤築高岸盡東其勢亭深注淺公以美利儆民而營之民悅
隨也居是累月池成大水既瀦長江一作平澄無邊天空鏡
明一來窺臨百骸以清江湖遠思著人襟靈若有清蓮梵宇

巖岩萬搆朱甍寶刹錯落清晝左有灌水巖林陰藹芋眠不

究幽深

一作深源

四時蒼然柯葉吟風声若哀絃自北徂南夏悠

觀一作鶴

鷺鳧鷺差池淹流太陽特犧金波暄浮氣象詭恠恍

惚瀛州相西有山黛色沉沉或特無風影隨池心中間乃背

城闕之局東追風物之遐曠盛肅賓客泛舟而遊駐彩旌動

蘭橈道道遙遠去興隨取往縈涯遠嶼不記泔沂悔言始歡

間以壺觴絲桐緣雲以溼切羅綺從風而翠燦

疑作

有美一

人娥媚嬋娟綺袖自障清歌未蓮声發波中宛宛神仙當是

特憂者泰棼者曠勞者逸惰者爽豁七情之底滯蕩百齡之

痼恙豈比夫高陽習象之醉同年而語哉何長沙之卑濕貽

搢紳君子之樂

一作慮

也夫賢達蘊才智也不得其特即騰凌

宇宙鼓鑄萬物且茲地也朝為啼濛夕為蓬壺茫茫乎

一作平是地

波瀾在我識者觀公之為事也量詳以度大詳近以徵遠伏
知異日必能成天下之務利天下之物幹運玄化變調正氣
致若維春與咎夔為徒者於此而見之矣載項年盧岳賞辱
公類閱一作之顧一作賀榮拜寵自舊山已一作來拂拭孱陋爰陪
遊還觀盛美而不書者君子或以為固一作也乃抉謏才頌
賢能以擢乎將來者也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八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九

宴遊七

池下

閩城開新池記一首

竹

養竹記一首

剝竹記一首

山石附

東山記一首

太湖石記一首

池下

開城開新池記

記三十三

小池記一首

植竹記一首

惠山寺象山記一首

沈亞之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地為遊舟娛席
之地而姹花媚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佳思莫及
矣及高平公牧察之餘疑作乃經度隙空之所因葺汗澗而
岸之浦與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群山左右寫影浮秀者轉空
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副者亞之疾間公延護軍
及群從事絃工吹師裾袖之曹遊池而酒既坐謂軍副亞之
日吾踈汗隙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逸輪足給必集作
為我杖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之不敢讓遂執卮俯
船祭酒于其流因祝且詞曰水能濁清首冠五行決流已大
有神為宰環塘瑩集作為公藻鏡新流決決與地興詳集作
嘉鯉鮪魴于水息昌覽鯿噓旭即水與死裴翠鷓浴溪眠
晴辛滿剪剪扇荷擎特來云來勞思乃磬柘槿緝竹滲縮醉
而起

小池記

楊夔

弘農子始卜居於前溪得地數畝構草堂竹齋植脩篁竹齋
之前有地周三十步因命僮執錘坑為池為這前溪餘泚以
張之流或時涸則汲井以滿環池樹菊及諸菜果可以左右
組机者暇則散襟曳筇脩吟自怡或從風微瀾或因雨暗溢
則江湖之思滿日矣弘農子性潔不善淆雜故一卉一木奕
靜在眼前池之上未嘗許片葉寸梗頃刻浮泛以是耕僮頗
厭其後客有知者誚其勤懇畦步之地可所裨廣不案文深

不逾雉竭其水不足以澤生物窮其深不足以安龜鱉無蒲
藻以潛其魚無波瀾以方其舟孜孜矻矻虛耗僮力言未訖
弘農子舉熙而荅曰爾以此小而無用乎此其潔而魚鱉不宅
手以其狹而舟楫非便乎吾豈不欲深及于淵以滋液吐圃
耶豈不欲周植其蒲以繁育魚鰕耶豈不欲廣導其流以乘
風沿沂耶吾恐一作利於生植其則見乎疏決無窮矣聚
夫鮮甲則動夫竭澤之魚愚一作矣湊其舟楫則咫尺夫濟涉之
爭矣矧夫植其物則有資養以盜其澤者叢其藻則有虺蜮
以附其伏者利其濟則有重載矣撥其弱者嗜水之利也衆
矣其惡也亦深矣故吾所以獨潔此沼亦以鏡其心也將歆
撓之而俞明揚之而不波決之而不流俾吾性終始對此而
不渝豈效失瀦其水以養鮮蓄芥為鱉一作潛之備之曰池

而已矣

竹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板
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
空以体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真真以立志君
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竹儉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
之為庭實為真真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教書郎
始於長安求假若處得常樂里故閑相公扶萃集本私第之東
亭而處之明日履大樓作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披葉
珍瘁無聲無色詢于閔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乎植者自
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由是筐篚者斬焉箠帶者剝焉形

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父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芥菁薈蔚集作奉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剪棄若是本性猶存及芟蕪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未有清聲依依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受惜之封植之竹其真賢者乎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人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者賢云

植竹記

秋八月劉氏徙竹凡百餘本列于室之東南軒泉之南北克全其根不傷其性載舊甬而植新地煙翠靄靄寒聲蕭然

適有問曰樹椅桐可以伐琴瑟植檉梨可以伐井實苟愛其堅真豈無松桂也何不雜列其間也荅曰君子比德於竹焉原夫勁本堅節不受霜雪剛也綠葉淒淒翠筠浮柔也虛心而直無所隱蔽忠也不孤根以挺聳必相依以扶秀義也雖春陽氣王終不與衆木鬪榮譙也四時一貫榮衰不殊恒也垂黃實以逢鳳樂賢也歲擢筍以成幹進德也及乎將用則裂為簡牘於是馮詩書豕象之命留示者代徵則聖哲之道遂地而未聞矣故後人又何所宗歟至若鏃而箭之拂羽而飛可以征不廷可以除民害此文武之兼用也又剗而破之為篋席敷之於宗廟可以展孝敬截而充之為篋為簫為笙為篳吹之成虞韶可以和人神此禮樂之並行也夫此數德可已配君子故巖夫列之於庭不植他木欲令獨擅其美

且無以雜之乎竊懼來者之未諭故書曰劉氏植竹記尚德也

劉音果竹記

劉寬夫

左史院通一作宸君之正地直日華之東偏俗塵不飛人意

自遠闕邃幽聞似次一作是非官曹有竹一叢翠接階所其虛中潔

外之操陰一作陰座裡煩之能紫微即高公嘗賦之固以備盡

然而歲月滋久蔓衍浸淫大小相依高下叢茂俾日老不透

陰氣常凝暄色為之早來陽春為之減煦四序不回一庭常

昏蚊蚋曹飛雀鷄自遂披圖散帙觀覽不快二年冬待軒之

暇載筆之餘偶步庭際病蔽其翳因命斤斧將治其蕪沉吟

即特乃用申誠且謂其徒曰礪爾器用端爾瞻視謹爾操執

謹爾區分有其質微而而葉環萃尊者去之從風而不能自

正者去之大而倚者去之聚而曲者去之竅而不能備筮篁

之用者去之挺而不能接鸞鳳者去之其有群居不亂獨立

自持振風發屋不為之傾大旱乾物不為之庠堅可以配松

栢勁可以陵雪霜密可以泊晴煙疎可以漏霄月嬋娟可翫

勁挺不回者爾其保之既而芟剪成一作畢功繁蕪立盡去其

存者邪正乃分不浹旬扶疏一林歷歷可見有清風漂慮之

郊無敵二字一作明奸之機擅鸞鳳生顯合宮徵君子是以知

竹箭之美向科別之功即其他不俟言而鮮矣或以斯為小

可以伸之因記一特之妙廣一作筆而述之一作皆唐文粹

山石附

東山記

帝夏卿

自江之南號為水鄉日月掩藹波湖蕩漾游有魚鱉翹有鳧
寫涉之或風波之懼望之多煙雲之思自朱方達于震澤三

百里而遙惟毗陵地高林麓相望丘陵超阜隱嶙蟬聯雖有
崖塍之形終無峻極之狀封城之內罕一作名山焉有唐良
二千石獨孤公之莅是邦也人安俗阜三一作稔于茲文為

宗師政號清淨有仁智山水之樂有風流遐曠之懷如獨鶴
唳天孤雲出岫想見其人也公嘗言謝公東山亦名非岳苟林
巖興遠丘壑意深則一拳之多數仞廣為矣由是於近郊傳
舍之東得崇丘浚壑之地密林脩竹森蔚其間白雲每霞照
輝其上使登臨者能賞遊覽者忘歸我是以東山定之一作號
始於終峯之頂建茅茨焉出雲木之高探視湖上如屏障城
市非遠幽聞鳥聲軒車每來靜見水色復有南池西館苑如
方丈瀛秋有一作菱荷春生蘋藻晨光烟暝多月澄虛信可
以曠高士之襟懷發詩人之歌詠也自公之往清風寂寥野

獸恒遊山禽每萃下轉之石斯固勿伐之木惟喬而繼守數
公是皆朝彥雖下車必理或周月而遷志有葺脩時則未暇
真元八年余出守是邦迄今四載政成訟簡民用小康永懷
前賢屢陟茲阜蒼蘆而松桂出夷坎窞而溪谷通不改池臺
惟雜風月東山之賞實中興哉於是加置四亭合為五一作
所敞野望山者位正背林面水者勢高遠筆區陳賓寮有位
琴碁間作蕭管時聞從我之遊者咸遇其勝也嘗以木通舟
楫陸阻車徒端徑術於通津剪膠蕪於迴野凡五六里抵于
亭之南植山松以作門樹官柳以界道蟠旋庵於原上馳騏
驥於途中又有寒門隴坂之意也懿乎創物垂名俾傳來者
登山臨水每想古人亦何謝石門林泉峴首風景而已矣為
文斲石于彼山阿特貞元十一年歲在乙亥九月九日記

慧山寺家山記

李灝

金陵之屬郡毗陵南無錫縣有佛寺曰慧山乃濬山也貞元
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肅公心寧色養家寓是縣因肄業于
慧山始年十五六至丙戌歲擢第歸寧為未方強劉之文肅
公窺畏常警切於旦夕之間李庶人以歹狀聞嘗召公草木
順章檄公語以居臣父子終孝誠節別白自古道理者約千
餘言既勁勇庶人畏敬又逼以狂卒圍以兵仞促公下筆振
叱數四髮皆見怒狀庶人因令閉之於別所命縱成之是夜
張子良裴行立共義公忠赤果相與易圖庶人兵敗公以忠
節聞於天下新師李公元素欲其事表於朝廷公三讓之遂
退歸慧山寺僧房猶孜孜勤經史洎十年手寫書籍前後約
五百軸寺山之泉獨稱奇能發諸茗顏色滋味公僻居舍飲

雖崇貴未嘗輒自優奉性筆載慧山泉數千里不門其費耗公
文學官業功德濬謹慕叙制詔章表堂狀類例其間不敢輒以
文飾至敬也為上下卷今歲史閣我家之盛嘗二為相三為

史管高祖中書令謚文憲儀鳳中書令如意中為鸞臺左相

即濬高祖叔

先公丞相贈太尉謚文肅會昌中為右僕射門下相

儀鳳在相監脩國史會昌在相監脩國史乾符四年濬自祕
書省校書郎為丞相榮陽公獨扶奏入直史館會己亥歲春
有事白相府乞假東出函谷關數千里夏五月癸卯過家出
觀舊刻石詩題別無碑版叙錄懼年祀寢遠不得而聞於人
謹以史筆條叙於寺之正殿內時乾符六年夏五月十六日

甲辰書

太湖石記

白居易 集無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熱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聞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惟之走獨之昔故有李生名約有去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矣公之所嗜可知之矣為公文粹司徒保釐河洛治象無珍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產字填擇賓客道文粹不苟合居嘗寡徒遊息之特與石為伍石有簇聚太湖為甲羅浮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寮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鈞深致遠猷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致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有盤拗透出如靈立雲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總潤削如珪瓚有廉稜稅削如劒戟者又有如此乳鳳若跬

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首若驟將攫將鬪者風烈雨晦之又洞穴開堂若飲雲敷雷巖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巖峯竄霽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靦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常與公追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軍凝結偶然而成功乎而言自一成不變已未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始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競炫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賢如指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也文粹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為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

于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
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
我者觀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癸文粹
丁作丑

文苑英華卷第捌百二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

紀事上

記三十四

伯樂川記一首

鄭駙馬孝行記一首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記集一首

京兆府司錄加秩記一首

宣州開元以來良吏記一首

伯樂川記

孫述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後一作德以元凱之

肅兼栢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會函州長

史李公于伯樂川工命也一作駕四牡銜八鸞旆旌悠車轡

暉一作未出于北京戊戌次于橫野己亥至於會封人戒備軍史

宿設立會表于高阜辟轅門于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駟

界八百徒兵三戈如林羽若月必長有禮賓主不悖蚩尤劔
其五兵若教慙其六卒洗洗乎信可以習穹廬而震高闕也於
是地主致饌以躬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
草之相遇笑投壺之失辭大庖既盈醜酒有與胥樂周於萃
兼屬厭及於輿壹慈惠之德於是乎在夫崑州太原襟帶之
地自河以北崑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
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舍之則
候一作望之路滿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猷方略而入觀于王
議工徒而東為此會爰究受度匪遊匪追辱食無再舍之勤
于詡左傳作干振于胡為一夕之衛不衍志一作于素返旆而
族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於人賦
於事以為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卒以寬其征脩備

者武之善經於是乎置秋集以裒其孤足食者人之所庇於
是乎賞也兵以艾其力近利者奸之所生於是乎集和耀以
懲其弊後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虞候騎出於長城燿火通
於大漠書田尤賦講射訓駱蓄信義為國室德脩形為成器
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隳龔黃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
之利卻縠有敦詩之德申伯之式是南邦侯韓之奄受北國
曷云此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崑州李公也義均伯芬若闌蒞一作
爾周諸侯以異姓為後晉夫夫以同官為寮入臣六卿共行司
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其二公之謂笑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揚厥美於一無萬斯年
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一作皆唐文粹

鄭駙馬孝行記

獨孤及

特進駙馬都尉崇陽鄭潛曜字其春宗外孫玄宗之甥代國長
公主之才子也膚敏而文生知純孝開元中長公主寢疾公年
二十八觴燧集本從內則元本作
遂詩云客芳遂芳侍左右帶不解面不饋者累

月嘗稟請禱憂懇備至而疾無瘳乃刺血濡翰書為禱集作
矣

祝請命於上下神祇願以身代親之身乞靈其死泣盡血既而

誠達于神感而遂契徹筮俛命焚其章畢集作
卓獨神道許三

字在存於二字集
作乎煨燼之中翌日長公主侯間公固命左右

勿敢言其請天之章公之客尸靈琛之詞也向微靈琛言之

則人莫知之者矣君子謂天道遠人道通其死生真運吉凶

陰陽未嘗與天同功也而孝公竭誠上去為感神符靈貺來

若嚮答乃知行或精至則幽冥不能逃其應而况人乎鄭氏

之子其事親也可謂孝矣惟武王周公與天合德三壇之祝宜

有不應若公者地集作
也在綺襦統袴之中非有植壁秉珪之禮

而精誠上達神亦降福非德性純至其孰能致感如此其速者

歟公開元二十八年尚玄宗弟十二女臨晉長公主主柔明

而賢輔佐以禮公力行好學處貴不驕跋履夷險無替忠信

歷太僕光祿卿嗣崇陽郡公佩金印列長戟垂三十餘載克

荷代業而崇其家聲善而必慶為不誣矣懼他日史氏闕疑

也故著之于篇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前人

鳳凰鷄鷄翔於碧霄非梧竹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四方之

志非樂不適其土豫章郡在九江而右洞庭按苗氏豫章類
集作民

之遺墟非觀風接部叅蒞職者三字集
作二職則長者車轍莫由

至也歲次辛丑集有
五子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有事于淮泗是役

也以蜂蠆竊發華夷類集震驚為執事者匪違啓居亦既播越

我都督防禦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常公元甫克振遠略

殷為長城且修好遊於隣侯從交相見執集作同盟戮力之

義圖靖難勤王之舉故三吳舟車八使冠蓋名公髦士群后庶

尹輳輻類集鮮集其來如歸於是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

公垣至自廣陵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

潤州刺史試鴻臚少卿常公儗至自京口蘇州刺史常公之

晉至自吳廬州刺史唐書類集前尚書右丞徐公浩至自合

肥由是越人吳人荆人以其拏行駭驛荐至大江之涯於

是手弘舸臣鷁舳接艦溢輜車鸞鏡轉挂較擊每講射合禮

賓主好會峨星弁執象笏厲行而揖者五十有九人九處八

座者一座中書者三尚書司轄者貳建準煥者九冠獬豸者

十乙其載筆掖垣曳裾廷寺分曹環衛典校蓬閣者印綬纍

然若差肩駕於宇下集作印纍纍若若架肩翼如也夫衛

甸侯也以多君子而誇列國梁孝王漢寵弟有邛杖嚴馬之

盛而焜耀後世郭興以類集無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濟後

又馳軒冕而就客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鸞鳳群翔而萃

至集作不若也彼昔人所稱集作方斯其陋乎歲二月楚氛

掃除江介底定然後皆整歸旆分聽言旋繫維莫從音徵將

遠不頌不述後嗣何觀公於是謹而目集作之且列其爵里

名氏於館俾來世知衆君子之車處在此境也

京兆府司錄加秩記

于邵

司祿之職雅有前志者也屋舊壁矣自乾元元年四月皇帝

郊于上玄用柴禮以報功也施惠行慶大庇于生人厥有條

目其一在天下亂曹而加秩以為此官郡府之樞轄政之小大
自我褒貶若網之在綱猶衣之有領禮人存政舉所益則多
蓋聖人之所意為國之大體由此作者特論宜之副相李公兼
領京兆祇奉明詔深難其選自中及外心必參之趙郡李侯春
自監察御史出行虞卿令到官九十日表之而遠則向來之
言無所闕矣希希字一此今下乃弘舉咸有一德無乎虞歌
凡厥能事此非所載猶恐遠遷之後混而為別不務首題孰
一作為夫子愚以李侯同聲之固見副舉善之方僅而志之
敢以專連如後之觀者將辨乎始事覽此中記非公誰歟

宣州開元以來良吏記

陳簡甫

君子所貴乎德積於中而化行於外大可以象鍾鼎次可以
備謳歌所謂古人遺愛沒而不朽者也宣州秦故郭之地阻

以重山緣以大江對方數百里而洞陵鐵冶繁阜乎其中故
其俗佻而移其人勁而悍屬韃揭鉸者習以為恒易於寇讞
昔號難治武德中天下既定唯茲後附自是朝廷艱厥官非
勲賢崇茂者文明中正者清貞孤拔去法令峻整者無以刻
符為焉先天之前人鈔淪矣最開元距今惠化浹物清循一作
邁倫故事傳於府中淑問存諸故老得之數公焉有若裴耀
卿者茲公輔之器受分憂之任以為立政在於樹木樹木在
於設教設教在於率身乃潔其源舉其端削煩苛布寬惠簡
易一作得而庶務脩愷悌行而群心化赭衣垂面者知禁鄉
校黨序者胥勸自是宣人始服教矣開元癸酉歲回家以天
下久平四海繁富慮吏之不率人之不康乃詔分十道署廉
察以督之此州統江南之包譚衡十有六州而班公景倩始

受命為公清魚以餘躬苦從以從政以為法者國之柄天下
之評寬則阿阿則公室之權削矣急則刻刻則天下民之怨
生矣江右荒服政紊俗訛濟之以猛弛張在我乃布甲令舉
直繩恤人之疾苦除吏之貪暴踰年坐視削覓者百有餘皆
澄清之政於是乎得笑有若竹公承構特高孤貞行懿直方
乘法以禦下去邪以為治鰥惲於是乎康豪奸於是乎一作於是
前焉初上以遐方往迪拜禁思文法之臣而二公繼蒞于茲政
斯清人斯寧俾吳楚之俗不憊于度者二公是賴豈比夫延年
有掃墓之稱邗郇垂蒼膚之號彼皆刻深不我不濫可同年
而語哉有若裴公敦復者繼班竹之餘承法理之極變而通
之使人不倦推而廣之使人知化振綱而群目張奉太而細故
削破觚為圓齊變至魯澆俗由是觀於義矣有若涇大夫李

偁者行溫而恭政清而簡不矯激以干譽不嚴厲以臨下反躬
而令行存誠而化達天室初自太平長遷於涇涇與太平壤
距而俗二游疑作激為二邑僅盈十稔蓋久於其道而惠和之

德漸於人之氣血矣故溢於去恩夥於淫詠後卒此州長史
以桐鄉變歸寤於涇而家因寓焉廣德初群盜峯軼連陷縣邑
人士罹難者比肩而李公之閭獨完由群盜聚而保之且曰無忘

之德也於戲邵公之化勿剪其堂柳季之仁不薪其墓傳亮修漢諸陵教曰

展季之壘豈若凶寇懷惠束手侵掠又難於古人之笑招討使

給事中表公異而上聞詔贈宣州刺史旌善也有若司功掾
張邈者清而廉謹而信非自公無以舉非祿削無以入私謁
杜於居官饋贈絕於故吏肅肅然有寒松真玉之操焉由是
累辟使車令奉丹墀青冥之階其在慈也昔在漢世黃霸課

最於潁川魯公化流於中年皆異時齊芳高映簡牒曷若一
州之政年未三紀而循良者六人歟大曆初兼御史中丞陳
公摠方鎮臨此州竊想前哲徵諸輿誦以為旌賢者所以崇
德作頌者所以垂勸以數君之美滯乎在人而不播絃歌傳于
竹素逶迤靡迤一作類與尋常者共貫則何以激清風發揮
盛業歟以小子學乎春秋一有氏字世於文翰爰命操簡用紀餘
烈其里氏族望期世家存焉故不書大曆己酉歲三月二十
五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一

紀事下

記三十五

京兆府司錄西廳盧氏世官記一首

河南同官記一首

邠寧鄴度饗軍記一首 邠政記一首

壽州護軍大夫梁公創制公績記一首

東陽縣五紀 總目作絕 記一首

京兆府司錄西廳盧氏世官記

梁肅

御史中執法范陽盧公用直清之德掌中邦憲恭陸之道用

弘家法嘗謂其屬監察御史梁肅曰我王又廣陽公以明德

懿識嚮用休福羽儀于中朝我伯父嗣公以文學政載陽茂

集作 休 烈光績于前人皆肇久史 集作 職發于京兆紀綱之任

洎于之季曰品亦能恪慎不懈踐脩其官繼處于廨之右堂
惟二代微集作在茲品也允迪在茲吾子嘗號史臣宜存于篇
以示後裔肅辭不得已集作命以為在昔司馬氏世序天地
鄭武莊世為鄉士朱魚氏之在師晉籍父之司典下洎乎樂之
制氏曆之疇人俱以傳業彰乎集作舊史攷傳稱善守先代
雅詠維其有之雖大細不倫職事或異其纂脩一也惟京之大
惟兆之衆天子之都西方之極糾而轄之是稱司錄其地劇
其選精常與殿中蘭臺南宮即位旋相出入初廣陽公緯齊
卿由司倉掾為之驟登即官吏二本府布澤于彭滑函徐之
人端獲春宮崇贈少保開元初嗣公緯成務罷錄收下軍事
實居其任其後作牧于壽于抗于濮于沼于魏繼受玄社以
處本原誠集作有嘉績歲在冊府今戶部即品始遠暫聯事

之嫌詔解枉後惠文就斯職中丞之拜也又有臺府臨之避
在官之屬其為人簡而廉文而不害在選部辯集作論三登
試言第考茲任也詳敏稱一時之最薦紳先生集作詳天下之
事謂如廣陽之家風施于孫子中丞之仁德至于兄弟斯盡
美矣若三世居一官同一署適以全德揚于當時又難能地猶
古人所稱方斯其類乎爾小子拜命著紀書于本廳之東序用
闡夫廣陽之宗且為名臣世官之表特貞元庚午閏四月記

河南同官記

韓愈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府集無法曹叅軍獲事河南公嘗
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史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
年烈群臣揚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特自茲朝之士而
上以天下百吏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

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君於河南
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君集作適於汜水主簿則得集有
相國今太子賓客祭陽鄭公餘慶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集
今相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
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
右集作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
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矣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膳
部郎中為荊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
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布在史冊顧吏部慎取小心于特有
聲我公愿潔而况空開亮而卓偉我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
家烈不違其先作師蜀本荆開休顯武志既揚文教既蜀作
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述也同

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
有鉅細其有集無忠勞於國家也蜀本有同有若將同其後
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為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
語于集無河南府參軍舍庭中于特集作河南公則為石三
集作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兵集作部尚書
留守中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我士十
萬其官宰相也留守守集作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旗序留司
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衝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
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邠寧

集有慶三州三字

節度響軍記

李觀

邠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牧民邠荒藩我雍德
邁手龔黃文粹作威聲稱文粹作及手四鄰戎無南侵國無

文粹作威

聲稱

文粹作及

手四鄰戎無南侵國無

西憂師嚴民聲文粹封守宴如聖上聞之曷二本嘗不負宸

而咨文粹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墨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哉

二本有於是伏鐵摠戎之臣嘻二本維朗寧之率文粹作卒

已杖文粹誠而自護拜錫之光聖上之寵崇朗寧足以厲集作

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不集作述之而已焉文粹

無此文粹哉越春王二月五字文粹河漸未流東風始奏集作優柔

委蛇二本公被二本軍容文粹公曩奉詔親率師備胡

乘虛君命未復不自議還雖閩外得事文粹亦大有所不

專也於文粹是軍吏之職事進伏於戲文粹下曰舊文粹

以是月賞功息勤惠老及疾哀死又孤厥死無怨厥生而愉

所以觀文粹軍實賚師徒實曰典也違之不孚公從之

乃揀文粹令辰豁連城鼓於四門二本於四墉日既登塵

不騰窮陰開文粹淑氣竹軍聲歡棗儲輿雷琅翕手萬文粹

民湊二本乎互疑羗空之木春迎塞之草芳朗寧乃鳩文武

之吏列而為行東南文粹嚮闕而再拜如蒙上之命

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澤溥集作賁育之倫列於軍集

于之堂進如風行文粹坐如雲屯旌旗蔽虧二本乃文粹戰

交光公於文粹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緩緩字集

醉飽而銜酒饋是日饗軍二本無淫樂文粹無辭音左

二本金鼓右二本羽旄是二本以奮風之烈二本壯軍之容

其餘管磬之歡誰集作絃匏之罔不合奏二本節配文粹雅音

俾三軍之士集作殺其氣蘇其心群羗之長釋我

俘婦長侵少壯薰薰集作老疾謳吟侵化為祥虜趙為擒洪

矣偉矣朗寧之理明理惟深二本乃知夫文粹致響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者不止乎味能集作張樂者不止乎声則人二字二可以碩其

膚和可以齊文粹其情故朗寧之饗士兼其威以和二本作兼

彼之饗士從其羶以腥九字集作被之饗士獨以羶猗之哉

武之德二本作武朗寧其一二字一本焉于特歲紀協洽

圓象郊上帝二字二之明年觀布衣來遊賓公之筵宗盟兄

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朗寧之軍惡群小之日取媚也

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日子之日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

邠寧節度饗軍記

鄂政記

舒元輿

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鎮鄂賁澤國地連天別雲夢洞

庠穆陵控扼勝勢號東南巨鎮與江嶺會府不俾來臨者苟

能惠百姓軍旅必啓怨苟能富軍旅百姓不堪命二德既不

易備朝廷亦難其材自高平公為政頗以誠信和撫下軍旅

受其撫勇知方百姓受其撫耻且格繇春到秋政與稼者乎

至明年公知民心安軍心雄乃次視閭井城隍有陋狹不快

人心者皆開張治本鄂城置在島清開土勢大凹凸凸者頗

險凹瀦浸不可久笔息不可議制度公命則凸堙凹郭城閭

巷脩通衢種嘉樹南北繩直拔瀦浸者升高湖澤瘴癘勿藥

有愈郡城舊制陋屋駢聯自十二年戰南直土地溢塞若人

胷不開將位序字次第其牢落州佐侵署亦牢落公正立

戟間指吏徒折去陋屋南抵墉下南面北嚮立射侯軍容佐

西冀東嚮立牙門耕將院東翼西嚮立州佐六掾院長廊聯

軒萬門呀呀中央廣涂得以講校戎律班布等列霜戟洞啓

公堂耽耽每至朔望日二字一作望日軍吏畢謁威容大脩

有以見堂堂儀觀不可觸犯也然後知皇唐諸侯王之為貴
耶鄂之軍實二萬先特營宇皆曲廂抵下歲有墊溺師徒惠
之公心亦惠之引車出郡壘東門之外良地伏在莽下公自
得心識手開畫之創新營凡一十五所合三千門瓦鱗鱗擔
盈盈軒門對開欬疑作呀風雷若有神物借助其功觀人駭
目目不前見居人盧舍先不如法者皆自我如法肯與瑣瑣
胷臆經營細碎不副大軍一作委重柄之意者齊肩乎則知
公之為政不專務鄂枝郡亦猶鄂復明年巡封略問遐邇一
若門門有公猶疑將校僚吏卒五元元咸不勝公惠熙熙相
賀自謂長庇公德宇下道路合聲王人中貴聞政聲到闕下
天子聞至五年冬十二月下詔徵公戶河南河路洛人賀聲動
河洛江漢人言聲動江漢天子又聞二地人賀言聲愈知公仁

深不三月復遷公福上黨上黨父老喜躍携壺漿箠食愈大
行迎大行素險熾鄂人間上黨父老迎我公過大行去若大
入賜臆相與自相尤曰我曹皆庇廕公貽惠父母生我公實
活我今公去郡恨無史氏記不書我公聽不光照本邦是我
曹負公也非公負我曹也胡不率大宣聲音誅思我遺愛使
溢巷幾採幾化者聞必富於風雅立疑則天子史官得詳載史
策遺惠豈謝古人耶是心與見公德如鄉雲景星所出必為國
瑞所至必為人福不顯在一方面矣其聲名陋小未康人爵不
敢留石渠累名德但直錄鄂人詠思之言將上告天子史官
厭塞鄂人望若河南遺愛洛洛多君子因以為民疑詳矣上
黨新故方大未可測酌非陋文襄述也

壽州護軍大夫梁公創制功績記

大中戊辰歲帝命侍臣梁公臣入護軍戎於壽陽郡其至之日乃言日茲池之廣控淮肥之川壓荆楚之要兵多而稼稀俗薄而人囂非通於吏理者曷能保和之今常侍渾公政成理平俗泰而人安消災浚為和氣變凶荒而壽域上下胥悅人其泰寧公之致政也如是我之撫戎思有其力一作立乃曰士卒之有貧者若吾之不足於是也有不安其居者若吾之無其室家也願力無以恤將何以字之不歆勞於下而成己之私害於人而就己之歆年久而腐用無所勸我將祈而為薪以賀之於是得錢六十萬置樓於旗亭之衝歲收其利以助用據捨其餘貨以創軍營二所度木於山價必賤鳩傭於外賞必厚就於使悅人忘其勞量其有無節費就省減私儲而足食添月俸而酬工率已儉身乃著成績士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一

登仕郎胡栢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刻候

易州侯臺記一首

池州造刻漏記一首

歌樂

琴會記一首

王氏廣陵散記一首

歌者葉記一首

圖畫

十八學士圖記一首

九疑山圖記一首

風后八陣圖記一首

保安陣圖記一首

張僧絲畫僧記一首

刻候

易州侯臺記

昔武王順天應人奄有周室郡公受命作伯宅茲燕土列分
 冀為凶之都專受朕燔之命於是建宗廟立城市分器輯其
 邦家築臺觀乎雲物則候臺之建允或在茲初具版幹陳畚
 鍤書夫及糗一作候糧之數度高平遠迫之差奔命子來執用
 林聚約之閭閻荷棟而雲陰數重築之登登相杵而雷嚮四
 合成之不日籌兮崇山將天中以懸居豈丞露以特立然後分
 保陣以典之命日者以規之使八風八不姦五雲式序人無
 兌禮天瘡之疾國絕喪荒水旱之沴凡若是者數百年至六
 國康沸九州瓜剖昭平王一無能破齊抗趙候雲在朔則二
 至二分之占五絕五緯一作之數雖少沒振未大熾裂又泰
 有華戎漢封郡縣折木空聞於分野聿棠已書於剪伐則祇
 禋之儀掃地都盡廊廡族乎荆棘偕趾穴其孤免自我唐再

造區夏大分岳牧使鎮天子之邦不同諸侯之郡遂及陳迹
以作新臺既無占侯之術洪為宴樂之所雖山節藻統禮不
僭於大夫而刻楮丹楹誠終慙手君子代為故事人無間言
泊我良物郭公博采舊史發揮新意文物大備懲可觀公名
明肅字晉容太原郡人也監門將軍之孫御史大夫之子績
戎餘慶克有明德靈源與天地爭長廣度與江湖比量故能
受明王之詔剖太守之浮澤從雲遊心入水淨俗變於道禮
賢存擁塞之風人歌其德聽擬一作坐棠之化未三年而政
教已成雖一日而墻宇必葺以為先生議事理不忘本君子
懷德人惟求舊况候臺易之古臺也杜址仍存昭王燕之賢
王也盛德不泯欲觀古人之象至止可以肅肅如身太牢之
味登之可以熙熙遂於臺之外壁列劇卒樂毅焉以為道蒿

物之臭天地始禪六度之門寂滅義施之于國則富證之于
人則壽况守道者必嚴之于吸風飲露安禪者被澤之人息
照真境及於臺之內壁圖桑門一作桑門宴作焉以為者孝德之
本愬人百行真者甫之幹為乾四德至天則風雨以時比竹
而霜霰不變廬於墓有田氏之子安其室有王章一作章也非真芝
草於大墜之前是加一等詠栢舟在中河之測乃無貳事復
於其次為達墳薦鯉為俾觀者如堵覽之駭目擊懦夫烈士
之節警貞女孝子之心豈徒厭百雉之崇慵架九鳥之峻堞
軒榭窈窕松柳陰映幽室納寒谷之氣炎天下霜盡梁對霽
雨之輝晴虹射日夫如是則登之不假贈扇北風其涼視之
不待褰帟太山如礪豈比夫逐前臺遂為流道盡麟閣不有
姓名者哉別駕彭城劉公循公從政以賢方協海沂之永司

馬清河張公瓚食祿以德爰光中外之遊咸東濟伐之材以
成考室之美雖二公弘一作非化有無窮之令聞終三后協心
樹不朽之枉構德裕邑人也實寡聞見拔蕪牧水德未半於
任棠築基置全礼何多於郭隗敢不傳美以為實錄藏於屋
壁誠有媿於家書勒於碑版庶無慙於臺記特建崇玄學之
歲秋八月旬有九日其從事叅佐等學富今古材堪經濟雖
德坐嘯之功未展摩天之力並勒石于後以克永代

池州造刻漏記

杜牧

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牧大和三年佐沈
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史環城集作史見銅壺銀箭律如
古法曰建中特嗣曹王皋命處士王易簡為之公曰湖南府
亦曹王命處士之集無所為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處士

尚存因命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宣集無城府牧為童時
王處士年七十嘗集作來牧家精文演教與雜機巧識地有
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太和四年牧自宣城使於京
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牧拜于床下言及刻漏因圖授
之會昌五年歲次己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門數京北杜牧
記

歌樂

琴會記

柳識

君子之座必在琴右書雅好閱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曆六
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無御史大夫贊皇公祗命朝于京
闕春正月夕次朱方次史樊公稱江月當軒願以卮酒侑勝
居無何贊皇公絃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登清撫緩逾為伯

牙更為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声向月和氣在堂春風
猶寒是夜覺燠既罷罷一作之後贊皇州潤顧曰見明珠者婢
賤魚目之雅樂者方鄙一作鄭聲自操散為器真意在琴於
衆樂同法三字一作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
為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音堯以美利利於天下
曲名始暢自舜萬至於天子不居盡善稱操自特聖達節次
或作守節達宜仍防守微河深此句而猶至弄已丁習多一
此三不正一作且声着衰思或當臧自陳其後居常翫之和
十字理所措若然者寧襲陶公真意空拍巾已喜襲胡茄巧鹿異
城悲声我有山水桐音室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假是知
贊皇所好無非訓典一作似有道而猶重之若乃况乃真有
道之士乎輒紀述一無所輪貽諸達者

王氏廣陵散記

一作皆唐文粹

顧况

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琊王淹兄女未笄
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焉曲有日宮月
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之中有宰蔡之神司其妙有
以授王女於戲天地鄙懷而絕神明個儻而授中散沒而王
女生一作其間寂寥五六百年先王作樂殷薦上帝有不得
而聞者鼓鍾時動敢告於太師

歌者華記

安亞之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為能盡青之妙也即辭
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流矣
娥心乃衰然集有韓娥亦能使逶迤之声環梁而遊凝塵奮

發舊作徵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為人悲亦能為人喜其後

漢武特協律季延年為新声亦云能二字集本川文辨作尚感動人至

唐真元中集本文粹作貞元元年洛湯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效於柳恭

之下二字二本初與其曹十人餘居獨葉散成無等後為成

都率川文粹作師通用家奴及卒死復來長安中而較下声家聞其

能咸為集作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絃工吹師皆失

執自廢既罷声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

冢子崔管賢而自患其室競乃日吾緣組初秋寧宜厚畜以

自奉集作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傲遊極費無所懷也

二本作無他日管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声葉者歌無

倫請延之即尋小車指管且酹為一擲目坐樂乃合韻奏緣

腰俱獨葉日幸給声葉起與敵一解一坐盡胎叔利是日歸

管管沈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管能善人而優曹

亦歸之故卒得不敢声中禁葉為人澳峭自處雖諧者百態

爭笑於前未賞換色元和六年管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

謁焉今與公賓舍於郵在管鄰夜聞其歌有一人立法且集作甚

良久復沈又卒声而悉沈再三曰郭興集作之是故吾不得

自任矣明狀問其狀乃葉為也後管復岐公來彭城十年余

過其居問葉安在曰迤遊矣自趙壁李元憑集作世稱為知

音之尤皆擅鼓絃及為余言葉之歌使其妙曰循集作則音

屬不知和矣嗚呼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声故餘

著之役其聞於後云

圖畫

十八學士圖記

王覲

夫立身之功莫大於行道則孝悌才學有聞逢則時仁信機
謀及物有其時無其材斯固一作自犬豕也有其材無其時
得不憤心涕血歟則知無代無材計用與不用耳高祖起於
沛光武起於南陽而籌畫功勳獨出豐宛之士蕭丞相從漢
帝入關封府藏而收圖籍房太尉從太宗征討捨珠玉而採
人材二君子之德一作材豈偶然也十八學士皆煬帝之臣曷
闇於隋而明於唐是有其材而無其時也如梅玄齡止於一
尉或非好去任或挂網徒邊褚亮虞南不離下位或疾才見
謫或七品十年豎頭我國家則有道兼文武器重珪璋者憚
慨大節臨期能斷者仁孝忠直預識存亡者潔行檢身而有
英略者好學敏達詳明吏道者出入軍旅涉歷危難一作非為者
不憚兵威樹立忠誼者傳聞貞儉文翰無絕者風韻閑雅善

於咏吟者精練詁訓長於講論者夫如是則立身行道之事
盡在於斯矣得不宜心契志以自最勵哉觀每觀十八學士
圖空瞻贊像而已輒各採本傳列其嘉績庶幾閱像者思其
人被文者思其人非惟臨一作昭鑒耳目却可以垂誠於君臣
父子之間也

九疑山圖記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迫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
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
為集作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峯集作
峻峙衝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屈屈然如布棋石者可以百
數申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美杏反之
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州平田深淵杉松百圍前篇

括並之集作茂青莎白沙同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廼

之慶以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前篇貫灌於南

海五水合集作也注合為前篇洞庠若度其高卑比洞庠南海

之崖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集無幾

焉哉集作是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岳對曰五帝之前封

疆尚溢衡山作岳已荒服令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

不見西岳集作滙祭西行幾萬里未盡前篇邊陸當令集作合以九

疑為南岳以崑崙為西岳衡華之輩聽逸者占為山居前篇

封居表作苑囿耳但若當世議者拘恨常情率引古制不能

有所改躬也何如故圖畫九峯略在谷傳於前篇好有以旌

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之題

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集作也

此篇七百三十七卷重出前削去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反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經坤用事陰於陽則飛龍戰大朴

以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集作并吞八荒爭截九有大

者大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土

是恤乃眷武德皇帝受之始煩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

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盖戎行之不

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

集作光戰術俾懸衝於未然察變於奇獸集作倚握機制勝作為

陣圖夫八官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惑文辭故八其陣所以

定位也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雪附集作頁其四維所以備物

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

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剝門具將發然後合戰施張則二廣迭奉犄角則四奇皆則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施雷動破彼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罷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而圖成罇姐帝周於畧北遂隳鬻南平蚩尤戡黎於版泉省方於空崗底定萬因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遷於是遺風宴真亡而圖在集存鳴呼集本文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夫烏勝九集作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黔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之攘匈奴服旣越東收穢徠西括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唐天室中客有為韶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而圖之則勝敗之朕在我指集作堂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黃武育會天子以不戰為

師無為為室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昇平湮淪不書盛德其沒乃集作旌諸酋側以為三皇之故事六勢之餘後云

保安鎮陣圖記

符載

甲子歲我王冠斬春之明年也是特天王居梁州丞相司徒勉出於陳番逆聖業是遂一作六合鯨吞虎踞使宿賊杜少誠長短六三萬方將技斲取黃濟江而南至于五嶺盡以天子之地懸白受署焉春二月逆師穆陵陰山白沙三大關文下而進威聲炎炎如無枝梧綠道羅守已陷六七我師洶然少沮氣勢王威榮激三軍沉略通神明以為是是鎮地勝而儉固卒薄而孱老彼必知我將銳志而圖之設伏眾戎盡殪可也乃命兵馬使真禁師驍悍四千人衝枚霄入張諸柵之卒人伏于莽間賊果體來以贅孤偕登於是中軍一鼓萬夫

雷呼內女乘高而唐突之伏卒陵背而楚州之紅旗拉風長
戟如倚晨暮三接朱殷谿瀆獲馬牛百萬帶斬首數千級其
餘斃踣瘡痛皚皚籍者遂大築京觀以光武功焉由是氛
霧蕩八方日月麗大幽克醜懷締構江淮先推命江淮而南
父子夫婦無僕虜之患皆一舉之力也故自希烈亂常天下
擁兵之諸侯議鴻勳茂績者莫敢承風焉先是包大夫佶司
天下之賦將自揚徂前萬播我我不得安動繫我之捷即陸
驅車水方舟驚駭雲集貢于天王君子謂我王之勳績也
六且載太常刊鼎銘豈獨績纁素而已載忝賓介廁素鞭之
未得脩書事揚公休贊貞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記

張僧繇畫僧記

劉長卿

天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繪事之

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此畫流離散落
多歷年所遂遭割割集作裂分而為二其一在唐故右常侍陸堅
處即此僧也陸公常嬰篤疾殆將屬纊忽於夢寐覩此故僧
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自從離折已百餘年集作歲今在洛陽
故城東李君家深所寶玩舉世莫知若能為我求之再得會
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既寤遽以集作處求訪果如
夢中之旨獲見斯人而僧亦具在乃在俸錢十萬贖集作購而
合焉即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造思之妙通於神祇識
者以為干將鑊錐散而復合亦其類也嗟乎陸公已沒子孫
不守有姬鬻之於市為校書郎朱儋所得集作得之開元中儋服
藥過度因而喪明其氏之僧復失所在惟人夢者席然獨存
儋卒傳故人劉傑傑居之集作隱小室不求聞達天寶末遭祿山

之難避地淮陰與道士魏著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
手審交傳楚州刺史李湯湯傳州司馬劉長卿今為劉氏
之寶藏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二

登仕郎 胡 柯

鄉貢進士 彭夏叔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三

災祥

泗州大水記一首

質疑

息壤記一首

釋武豹門記一首

寓言

醉鄉記一首

枕中記一首

災祥

泗州大水記

春秋在氏傳曰天反時為災一作地反物為妖其於也

記三十七

井露記一首

辨石鍾山記一首

鷄執狐記一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反利為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若漫一作滔天在漢武時浮

餐桑而浸鉅野皆震湯山必昏墊山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

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

帝作尊罰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究其本而言是時泐

山桐栢發猷歎湧下注瀆平湍七文浮壽喻濠下連滄波東

風駕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濺濤倒流轟縮迴簿衝壅汴一作

積陽驟雨河瀉甃建不捨晝夜至于旬時一作乾坤合怒雲

雷為屯以水濟水吞漂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堯為河海

一作噍類如魚驚肅出慮外孰能圖之開府議同三司檢校

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州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以其始

至也聚邑以訪故蹇薪捷石以禦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

肅維舟編楫以載之遂連軸促櫓歛邑之惶嫠老弱州之庫

藏圖籍官府之器先冥于遠墅軍資甲楯士女馬牛遷于於

集作水次將健丁壯逼水不可者任便而自安迨數日而計

行矣洪波汗漫不辨一作涯漢驚颺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

崩山域不得不圯崇丘如島稍稍而沒厦屋如查汎汎相繼

天迴地轉混茫其中獨與左右數十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

女牆濕堵之上以向衝波而一作來不亦危哉公之左右失

色同辭請移公曰任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遠之若王一作

命河且南山備淮幾五六里吾能往矣况是別境離局茲也

雖難不為公於是使部內十驛迂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山

而東西百里連維揚之路俾星卸無壅石東北直度不下邛

五百里至于一作徐州通憲察之問又移書淮南城將令斷

扁舟往來立樑樹信以虞寇賊一作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

訖曰任奉聖主明詔司牧此州以親萬姓何公何為不仁降此大沴任之罪也厲声正色佑危不撓歷數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抽自水姓至及水始耗已一作疑特矣又一特而復流郊境之內無平不攷郭郭之間無岸不谷尺掾片瓦蕩然無所有可異者惟公之灵寢與内寢常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盖不顛而壞乎斯則神仲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已神賞之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高公之義動適摧以成務故其保其聽政養安之所蒞公之善也昔邵伯之理也人愛其棠而勿剪方茲神灵友一作扶特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棄輜而泥乎已恤存綏復軍即遠軫堅慮詔左庶于姚公予而賑之至於脩府署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償緡立纏市造井屋公申勸料程以貫以貸總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於縮板為垣樹柳為

麗端衢四達屏宇雙宇即公之新意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即盛遇賢即退故劉琨後漢返風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盖忠誠之至也公嘗領羸兵守孤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即國之長城也今以一筆之旣挂一作於危堞之上以當漲海之勢城頽而一塊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即國之貞臣也國之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借古人以踰公未或曰同年矣謹述而記之特貞元十三年歲在丁丑清和之日哉生魄勤于后

耳露記

符載

大唐壬午歲南陽張君一作公率上元二年也有耳露降于庭梧滾霽如雨非兩者教日懸大夫謙不敢自道其美胥徒自

邑之淄黃幼艾以狀闕於連帥表奏于天子夫子嘉之優詔
寵答煥然光耀筮未歲復降于庭梧夏四月余自淮南罷去
丞相府將假道以歸主人備安餞之禮遂盛於杯罍以示予
予著以嘗之即薰煖滓齒液不及咽而肺腑全楚陸反一作
涂楚陵反
然矣輒自揣大化之精而計之曰夫天地無私也至虛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御物之心誠萬人之氣和為祥雲也其
露也或御之心淫萬人之氣寃為繁霜也若雨已動於此形
於自開闢至于茲日無他俚矣一作夫如是張君之政僅賦
調歎倉廩實歎風俗厚歎人民樂歎不然則何嘉祥在既鍾
于邑也此繇是言之二千石至于六石百主有土之教他操
主人之性命正即為禎祥邦即為妖沴耶不嚴心直至靜操
理本上答神明之音乎茂莘之特政也張君名集自不即其

里人也其餘風猷義行存乎碑頌此不書甲申歲十月一日起
質疑

息壤記

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東北限有堂堂之地隆然負溥甍而起者廣四
步高一丈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錘者盡死永
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機由是寺之人神之人莫敢夷史記
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并茂盟息壤蓋其地
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鴻集作洪
下同水滔天絃竊帝之息壤
以堙鴻水帝令祝融殺魃于羽郊其言不經見是土也夷之
者不幸而死豈帝所之受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被持錘
者其死於勞且疫也上鳥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
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辨石鍾山記

李激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
水石相搏響若洪鍾因受其稱有出棲者尋綸東湖沿瀾窮
此遂躋崖穿洞訪其遺蹤次于南隅忽遇雙石散枕潭際影
淪波中詢諸水濱乃曰石鍾也有銅鐵之異烏扣而聆之南
聲亟明一作清韻此音清越抱止響騰餘歇若非潭滋其山山湮
其英聯氣凝質發為至靈不然則安能產茲奇石乎乃知山
乃石名舊矣如善長之論則瀕流庶峯皆可以斯名一作貫
之耶刊前綴晉遺將來貞元戊寅歲七月八日鹿先生記

釋武豹門記

狂知事不知者多以改老知傳而實之舛生於訛以至天繆
至若正氣為邪氣所福本非正氣也蓋疑生於莫折以逮於

言思耳愚咸通甲午歲孟春月十有七日奉天子詔來牧茲
郡之人以武豹門為祛邪禦魅之所作也其北向左畫白虎
執以蒼頭之矛右畫大豕拒以雄武之威門之東壁有刻石
為乃故大光祿李公登前牧是邦為文以解之義與夫郡人
之說不貳也又曰圖以寢室况况為疑有所壓愈不知其所
由來者矣適有多才能之士胡姓承裕名為愚釋之日是州
也其宅東西廣正北傾後無乾地南北嶮嶮林木森聳水自
北來地一作山勢岡阜即是八難地而武豹門正當九吉風時
俗以武豹謂辟邪按韓王允嘉始創之旨一作言乃以五行所
尅勝其災而戒之禍武厲水以木臨亥位故以豕奉之寅主
東方故畫東垣豹主西方故志西墜禦禍之風制空之位一
其義也今愚所築池北望月臺池南釣絲臺且又此門中架

虹梁正與韓之飲色三獸情合其理也愚故命筆書之庶將
釋感表異為後君子信與不信年特乾符二年四月六日絳
州刺史常承造記

寓言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險
其氣和平一揆無悔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
精無愛憎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與鳥
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械器之用者黃帝比嘗獲遊其都
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以薄矣降及堯舜作為
千鍾百室之獻因姑射神人以遐集作道蓋至其邊鄙終身
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大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氣甲

子而進冀臻其鄉失路而

集本文粹

天

二本有

天下遂不寧

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

二本有

糟丘

階級千仞南向

集作而

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且立猶人氏之職典

司五齊拓土荼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四

二本

十年刑措不

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

二本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于醉

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

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

一本

遊焉故為之

記

鷄執狐記

李華

某嘗目異鳥繫豐狐於中野雙睛耀宿六翮垂雲迅猶電馳
厲若霜殺吻決肝腦爪剝腎腸昂藏自雄倏歛而遊問名於

耕者對曰此黃金鷄也其何快哉因識一作讓之曰人人秉心
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為患大矣震驚我因撲撓亂
我閭里喜逃徐子之盧不畏申遜之矢皇祇或者其惡貫盈
而以鷄誅之予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為悲夫高位疾憤厚味
腊毒遵道致盛或羅諸殃况假威為孽能不速禍在位者當
洒濯其心袂疑作袂除凶意惡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則有甚
於狐之害人庸坦於鷄之能爾

枕中記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攝
帽弛帶隱囊而坐俄見旅邑一作中少年乃盧生也衣短褐乘
青駒將適于田亦止於邸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陽久之
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長歎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因如是

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
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荅曰士
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罪而食選身而聽使族益
冒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于學富於遊藝自惟
當年青紫可捨今已適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
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受之曰子枕吾枕當
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氈而竅其兩端生悅首就之見其竅
漸大明即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
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之裝服馭日益鮮盛明年季進
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
人知制告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一作郡生性好土功自陝西
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移鄴汴州領河

南道採訪使徵為京兆尹氏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弘土
宇會吐蕃悉抹一作疑邏及燭籠奔布失攻陷瓜沙而節度使
王君冕新被殺河湟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
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一作余開地九百里築三
大城以遮要害邊人立石於居一作途山以頌之歸朝冊勲
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特望清重
聲清重辟清翕習大為特宰所忌以非語中之貶為瑞州刺
史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中令高
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
跪為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制獄府
吏引從至其門而急生之收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
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綏所苦求祿而令及此思衣短褐乘

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得也引刃自刎其妻之獲克其一作罹
者皆死獨生為中官保之減罪死一作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
復追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傳曰位
曰個曰侍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為功考員外傳為侍御史
位為太常丞個為萬年尉倚最賢年二十八為左袞其姻媾
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竄荒徼再登台鉉出八十外個
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弈性頗奢蕩甚好佚樂後庭声色
第一綺嚴前後賜良田甲第住人名馬不可騰數後年漸衰
邁委乞骸病中人候開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
上疏曰臣本山東諸生以田園為娛偶逢聖運得例官叙過
蒙殊獎特秩一作是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施中外綿歷
歲時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貽寇履薄增憂日惧一日不

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鍾漏並歇筋骸俱羸彌晉沉
頓待時益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亂聖代無任
感志之至謹奉表誠謝詔曰卿以後德作朕元輔出擁藩翰
入替雍熙昇平二記晏卿所賴比嬰疾疾日謂痊平豈斯沉
痼良用憫測今令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弟候省其勉加鍼
石為予自愛猶冀無妄期於康是夕夢盧生欠伸而悟見其
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噉
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撫
然良久謝曰未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
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雜記

蘇氏織錦迴文記一首

劍門山記一首

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一首

衛公故物記一首

復亂穴記一首

叔氏墓記一首

杭州新造南亭記一首

蘇氏織錦迴文記

天后

前秦符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晉令武功蘇道
質第三女也名憲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嚴廉默自守不
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若滔敬之然蘇氏姓迫於急頗傷
妬疾也滔字連波右將軍子真之孫卽之第二子也風神偉
考該通經史允文允武特論高之符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
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叶旨謫戍娒煌堅會尅晉襄
陽慮有危逼籍滔才畧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
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
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恨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詭
毀交至滔益忿蘇氏為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
蘇氏之疑疑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蘇
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采相宣堂心揮目其

錦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橫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曰旋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令蒼頭賞致襄陽為滔者覽錦自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閔中而具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思好愈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盛見傳寫是近代閨怨之宗旨屬文之士咸龜鑑焉朕聽政之暇番心憤興散佚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材復美連波之海過遂製此記聊示將來也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冊金輪皇帝御製

劍門山記

于邵

場曰良為山為徑路為門闕梁一作山之有劍閣也厥象侖焉

首以峨嵋足以荆巫前襄料而後灵關橫亘乎數千里之間孕川含陸以作全蜀趙蜀之略必是由山連峯憂天上絕飛鳥極於此也峭壁中断兩岸相嵌如門斯闕如劍斯植辨經術之可從於彼也戲上古聖人宅於九圍也必因山川之固為設堡障以安之恐其自絕於一方也雖有高深之阻必啓行路通之是故天下書同文教同体梯航內何而禍亂不作觀乎劍閣見聖人之德焉偉夫扶連山開積阻剖盤石擎崇巒呀然洞裂斗絕千仞遂迹奇伏神灵恠異謂之天造之資則有攻鑿之刑矣謂之人力之用則無倚授之勢矣豈五丁為後欺泯泯茫茫不可得而祥也若乃追隘之所容遭迴而後通翁巴漢之萬徹摠岷嶓之重險一夫而禦之則三軍無所施其勇覆篲而防之則逸足不能踰其阻故漢高因為以

定楚項之難立宗幸為以銷陽九之變蜀王無道惠文代之
公孫僭號光武滅之由是而言則劍門之險所以取煩不以
與亂所以輔中州不以限荒服苟戎夷戎夷議侵軼狂愚懷
割劇逆天反道必覆敗隨之皇帝諒之閣初歲在己未漁陽
公作鎮之一紀也蠻夷之衆寡君長之清偽道途之險易攻
守之利病皆暗得於胸中不差於毫髮矣而大戎承我邊塞
犯我亭障以其控弦十萬與群蠻之師出沉黎出大井出焚
道出仇池邊兵禦之不勝敵然有北閉劍閣而拒我後援西
入蜀都而全其地時西州伯朝覲京師寇出不虞群情大駭
朝廷固以之漁陽公舉無遺策仍發禁衛貔貅之一一有旅俾
受律於公公在合廟謀分軍守益具度其能來而不能取可
取而不可迫命諸營堅壁勿得戰收軍入閣道示之以無人

賊見諸壁不可攻而劍門不設備果以有伏莫敢前窺公曰
彼悉說而來謂所行無却令頓軍數日其氣已衰且入我既
深多而不整可以擊之矣乃夜出精卒禱一作其前營群兇
震擾駭若隄潰棄其子一作甲者十有四五顛于坑谷者不
可勝計公命緩逐勿逼其歸既而又破之于龍安不二旬緣
邊千里之寇悉燒營遁去危邦載合天府載字州閣出以溺
相存父子以厥初相勸自蕃戎為梗未有若茲歲之甚惟一作
中權制勝未有若是役之大天子聞而嘉之鳥即下詔書勞
之略曰微公戮力王室蜀其左衽矣德音褭倚也如此於戲
仁者由劍門以之為福不仁者由劍門之生禍獨漁陽公之
克戎於是也配乾功之可久與坤德而同頌華戎心於永代
揚天聲於無極昭昭焉難乎其與京矣昔班孟堅勒銘燕然

純實耿勲業夫燕然無壞異之跡徒以書其片石不見錄載前
一作人到於今稱之門而劍門井絡垂芒坤維蘊靈漁陽得
其形便燁灼藩翰語乎山則有畫象之奧語乎人則有蓋代
之績而頌聲不着於燕然英名不加於實耿抑當時之所取
而吾黨之所病昔予剖符列郡祇服元侯耳目所得稱傳罕
備雖言之不逮其可已乎是用纂述為劍門記

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劉全白 見李
白集

君名白廣漢人姓倜儻好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吳
會獨詢恐古之善詩者亦不大有工古歌少任陝不事產業
名聞京師天室初亘宗辟翰林侍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
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詔之任委之為同列者所謗詔全
歸山遂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又志上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

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流離軼軻竟無所成有一子名伯禽
偶之此遂以疾終因葬於此文集亦無定卷家家有之代宗
登極廣拔淹滯李白集
作粹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
嗚呼與其材不與其命悲夫全白幼則以詩為君所知及此
授予荒墳將毀追想音容悲不能止邑有賢宰顧公遊秦志
好為詩亦常慕效李君氣調因差盛才直謨遂表慕式墳乃
題貞石冀傳於往來也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

此篇當在墓誌門今題作記姑存其舊

衛公故物記

帝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郡官有客曰某丞李謂
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蓋十餘物者訖
燕端符即丞君為客謁丞延入就列一作次端符因跪請曰

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列之多其事亂雖文一作史記或闕略其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憐憐曰諾即其家偃僕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玉帶一首未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偶者六每綴環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王之粹者若舍怡然澤者若澳釋然公擒蕭玦特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褙一其襟袂促小裁製絕功密光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褱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為俊猊虎豹囊馳者靴袴一徃來為勁靣鎖劍文疑非華人所為也自始傳於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水為管韜刻飾以金別為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觴一小觴一竿囊二擲盃一蓋常佩

於玉帶環者十三物者亡其無有存者八大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時吾而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袞絕袍皆為龍鳶文素錦襖絳五色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綴考功良令工之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既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書夜視公病中老姬令一人來吾欲孰知公起居扶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帝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側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勿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特之工志功或作功如周禮攻木攻金之攻詩車攻之攻不至一作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游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相取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

見上卷閻公如家公之視子姓也分之勞烈如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月省是物人雅為子工或作攻文亂幸為託吾得觀以慰五幕思故曰託衛公故物一作皆唐文粹

復乳穴記

柳宗元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子連于詔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吉盡為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笑之曰是惡之斯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紹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煩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

深山窮林水雲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人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蠅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入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謹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恠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其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恠誠手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文粹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與

叔氏墓記

集作誌

李翱

元和元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江集無江字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諫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翱奉其叔氏之喪于茲叔氏韓衛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翱實主事其銘曰翱生始言叔氏棄後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生故或追亦有息子旅官京國兵墳孰封松價未到殯李零毀狐狸

所穴中夜遠思酸摸心骨集有是字乞假公府言來筆宅追念
延陵子羸博帶不歸吳於禮其念惟叔平生遊居是邑天謝
子此灵幽其託女姪之西仲尼之此真昭何異可用居息孰
為故鄉乃樹松柏此篇當在墓誌門今題作記姑仍其旧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杜牧

佛者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罪
坐者刑獄皆恠險人非世所為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
問其尤恠者獄廣大千百里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几千萬生
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為無間夾殿先鄙悉曷其壯人未
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祭
其位法當入所當獄謂無問者集有能來未集作事佛後生為
天人况其他罪事佛固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為梁國

者捨身為僧奴至國滅餓况不聞換况下輩固哉之為工商
者雜良以苦偽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閭
昏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
第毫奴如公侯家大夫有權力能開褲取公錢緣意恣為人
不敢言是此數者必自知其罪皆捐已奉佛以求救月日積
久曰我罪如是貴富如所求是佛能滅無罪復能以福於吾
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
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有窮民啼一稚子無以與哺
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莫佛之取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
海內盡為寺與僧不足恠也屋壁綉文可以為金校扶踈擊
千萬佛僧為其味飯之可以飯訖持錢與之大壯不高不多
不稱奇壤恠為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為者晉霸主也一銅

鞮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監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
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
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共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
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獨奮恐曰窮無天
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
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番佛寺四僧惟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
謂鄴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謂番一寺僧準西京數其
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駟
乘出閱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利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
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技附為使令者倍
冠之數數良田數十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
賤取民籍歸於有司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令天子

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勗以為治天下
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
五為著為定合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

三字蜀本
作有加焉

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為錢塘錢
塘于江南繁大雅並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露人
者剔削根節斷其脉絡不數月久人隨化之三錢干丞相去
濤壞人居不一鐸錮敗侵不休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以為
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文士來吾郡遊登樓
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也佛戕
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夫之今不取其寺材立
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
作乃南亭在城東南隅先大煥顯功施于目髮勻肉均牙滑

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孤飛集作白鳥
點畫集有疑在半夜酒余倚老松作恠石殷殷潮聲起於月
外東閩官遊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
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旨迹睹南亭千萬
狀吟不能作集已四特千萬狀吟不能作為歌詩次之於後
不知幾千百人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四

登仕郎胡 栢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五

謚冊文

齊明皇帝謚冊文一首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議冊文一首

唐德皇帝謚冊文一首

唐文宗皇帝謚冊文一首

哀冊文上

陳文皇帝哀冊文一首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一首

唐太宗文皇帝哀冊文一首

唐高宗天皇大帝哀冊文一首

論冊文

齊明皇帝謚冊文

謝朓

維永泰元年九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諱仰惟大行皇帝早棄

萬邦聖烈方遠式尊一作帝世俾登鴻猷咸以為無名以化則

言繁莫宜其道有求一作斯應則影響庶同一作其功所以永言



配命寄心宗極光昭令德允樹風聲伏惟大行皇帝合信四
時齊明光日月創光一作保大於登庸通神機一作神機於授命因時
以揚籍九萬而輕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臨及迺一作無開物
成務重維國綱一作紐風作草化一作心往如神左賢石
戚內樂外禮輯五材以教民申三驅而在宥用能盛德殷薦
美善斯畢皇矣之業既孚蒸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歆世在
天龜筮告期遠日無改仰則前王府詢百辟累德稱睿允極
鴻名謹命其命奉太牢之奠謹上尊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大人允協神其尚響烏呼哀哉 一作皆藝文類聚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
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姚珽曰 臣

聞聖人極天下之順以家其物冥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
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由於教化原始
見則名合道先之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矣伏惟大行應
天神龍皇帝績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熙緝
若乃含青雲之符擢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
躍由是忝子三朝服茲罪僂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
帝之初迂周而有膺新命屢足大蒸上之恩愛於文武豫庚
庚之召交於王季既而三年諒陰九族敦叙免喪間道穆乎
天子之容退朝藏密怡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微刑濟
其寬不以大讜詞所不掉一作粹說所不入約躬而厚物盡
下以惟人翺翔手儒雅之林經啓一作唐詔令於文章之圃不傷
麋郊不矢毋木体人也行於蠻貊繫於部臺施惠也酌中衢

之搏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室用四靈臻禾神
芝日獻于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鉅家歲填子牧方採原文粹
陵之靈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墻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復心游
絕宜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夷於真諦之門追汾水之陽
鰲繖乎列仙之館豈苗變生家冷凶藹官令霄歛憑玉以大
漸顧遺弓而上迁所以函夏攀授人神哀戚龍既啓鳥耘
逾詔令愈慕禮撒三獻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
議謹謚案法慈惠愛親博施備物皆曰孝安人緝衆推讓能
皆曰知夫孝以愛文粹並詔令親和以安人是則憲先王之典
譽垂後裔之光烈者蓋天之所稱矣請上尊謚曰孝和皇帝
廟曰詔令中宗謹議文粹
此篇唐大詔舍及文粹謚冊文編英華官以其有臣其上

議之語又首宋頗類謚冊故題目兼去謚議冊文而八百
四十卷別有謚議門殆一時時變禮今仍其舊按本紀九
月丁卯上謚詔作十月十三日庚寅疑是奉冊之時

唐德宗文粹有神皇帝謚冊文

權得輿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十月丙申朔孝孫嗣皇帝臣某伏惟
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極昔在室
應制天下賦輿厥蒲以大自魯流集本文粹唐大雍師律既
貞會陝收洛克俾威命廓開王塗是登上嗣乃宅丕後服藝
神宗之大烈有乾上翼上之至敬敷佑迪哲尊嚴懿恭燭明
樞四發育萬物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巍上乎建中風聲與
貞觀同符油時有祲沴變生京穀省方履簿諸本作弘陰臨
之功整旅致誅申震耀之令鳥誼文粹作氣稷城息侯王軌道丕

冒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禋祀萬靈以按翕受敷施九德
咸事含弘亭毒以致其和博采通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箴宸
衷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
之被物也納嘉言於近侍輟已行之詔疾諗口於宵人宥過
誤之罪去徽號而明己正廟姚而文粹詔令尊祖九譚通七
萬方來賓庭旅焯乎勲籍夷歌陳於樂府霜露所墜車書大
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詔令作輪困德水清澈三辰秉
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飛走呈祥肖翹遂惟宥在天下
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被陶唐之盛也潛怛忠利虞帝之教
也禮上穆七周文之業也聰明神武之烈也漢祖窮詔令古
光之大律擢帝者之上議方將扈升介文粹立待詔令檢王
謀集作奄遺未文粹命永秉多文粹方億兆嗷七哀號靡訴

顧惟冲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暮茲
深今因山既建同軌不至一二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之禮
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取薦大名謹追攝太尉門下侍郎平
章事杜黃裳謹奉冊上尊謚曰神武孝文皇帝廟曰德宗伏
惟聖靈昭格膺是典禮幽贊丕祉流于無嗚呼哀哉

唐文宗皇帝謚冊文

李珣

維開成五年歲次庚申七月乙亥朔十一日乙酉哀第嗣皇
帝臣伏惟大行皇帝德升上玄功定內難百辟勸進萬姓一作
樂推洎順人撫運嗣統立摛凝旒達大中之道執契弘無為
之化聰明天縱孝敬日新翼上承九廟之祭蒸上奉三官之
養以文思光赤縣以武德一作澄滄茲儉厚下端莊肅物達
聰無不察黠纒若不知成湯之六事罔憊大禹之九功咸序

學無常師惟格王是式仁必由以己蒼生為心脩雅樂而簫
韶成音戒逸退而靈囿望遠外夷之教羈縻殆絕奉中之
古典汪洋勃典宮禁無私恩嬪嬙無侈服每宰臣伏奏鄉士
宴見輪道何啻於今日旰恤刑已至於歲戒大闢諫路深僻
倖門危言激訐惟理是聽匪唯納之而又賞之密戚貴寵惟
法是訓匪唯誠之而又繩之禎符秘瑞王者之所實郡國承
詔寢而不揚鳴名徽甄列聖之所重臣寮抗疏約而不受興
起儒術脩明記事刻經誥於琬琰真宗廟之瓊璜鷄鳴而起
孜孜於衆善日入而息矻矻於群書敷叙九族厚戚藩之恩
協和萬邦博一作存戎狄之信至公不私於天惟体道必從乎
人欲應變懸解知機如神曰者數逢傲優星有謫見克已脩
德側身勵政和人心以保乂謹天戒而耒祥復貞觀之故事

編開元政要旌別淑慝澄清品流一物失所必形於眸容百
姓未康每榮於聖憲聽政餘力游藝緣情深二南之風雅窮
一作講六義之教化汾水著詔一作遺詔栢梁變体腹雋人口馨香國風
南山崇上京國之望不列祀典綿千百年舉如授職發自精
懇興雲致雨響應屢祈至於出官人放驚馬大官郎重味之
膳外府戒任土之貢傾倉賑之平糶郵餓虫填不為災水潦
不成一作為沴日月臨照天地含弘肖翹蠢蠕樂生遂性稽帝
王之能事鄙封禪之虛美超邁三五度越聖賢絲是四夷八
蠻罔不達九州六合罔不順在宥天下十有五年於戲身居
九重心徧萬寓日用憂一作擾濟時臻洽平形悴神勞至于大漸
啓金滕而無驗憑玉几而有命顧屬中昧丕承宝蓋祇奉神
器懼不克荷今因山戒期復土俗禮庸深手足哀結精靈鳴

天擗標觸目增感天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採鳴鉅生儒
之議從八鄉庶月之請考彼古道易茲大名對越昊一作穹式揚
徽烈謹遣太尉中書事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珣謹奉冊
上尊謚曰元聖昭猷孝皇帝廟號文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授
茂典陰騰宗社片福無窮嗚呼哀哉 一作唐大詔令

哀冊文上

陳文皇帝哀冊文

徐陵

維太康元年太歲丙戌四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大行皇
帝崩于有竟殿殯于太極之西階粵六月丙寅將遷來永寧
陵禮也官一作客車晚駕惺殿晨張旌銘一作惟且列綉輶成行哀子
嗣皇帝諱辯蠶輅於丹階一作惟攀龍惟於紫庭趨過窮於屏闕
一作聞邦慟感於明靈來京飛其瑞露比陸賈其祥星乃詔雲台

之史稽採咸池之典可大雅於鳴金同藏書於郡玉其辭曰
若水傳帝薰風御民重九所集世載子陳赫矣高祖一作愍哉
上旻蟬聯宝霄一作胃輝煥郊裡我皇誕聖應一作膚此家慶道主衢
罇神疑懸鏡洛書天表何紀靈命納揆馳芳賓門流詠稽陰
克伐震野勤王毫道增構豳風會昌言瞻少昊實狀一作扶高陽
郊駕軼轉一作軫是一作軫清宮未史勸羣兆庶得泊遐荒穆齊高
寢上膳長樂一作肅承顏哀一作薦酌悼園恭險革陵謙約大宝
崇明無間一作問改作纂武升歷遺憂一作憂寔繁三湘九派冷氣雲
昏力折天柱才傾地門一作泉夜照夕細柳朝屯谷魅山鬼
橫梳塞源赫一作英奮赴一作雄斷逆行天討無遺神筭鬱掃江
淮長驅也漢九夷百越雷隨風渙北俘一作領昆邪馘伊軒荷負
皇極勩勞庶幾勤民聽政多食霄衣服貴綈阜風移闡闡唐

山罷奏瀟水韶徽訪採征徇搜敷匹微世感中孚民惟大畜
外戶無閉高垣美築降情儒雅凝懷庠塾御廩為勸臨雍彌
肅 蕙三代樂備九成天資武德地照文明墨履一作斯在
懷巾自清連珠合璧懼爽流清歎舞時務一作禽歌頌平帝
載維遠王靈維大候雨沾風荒中海外憬彼鞮譯感承冠帶
是日君無臨斯為交泰白環已貢一作責玄珪克貞一作禎東河
佇捐比狄思征鉞斧將戒璵珣未鳴淫去楚目沴悲星前億
兆何疊穹昊遽傾嗚呼哀哉大禹胼胝重華胙腊仰惟勞務
同斯違燁吉夢無微昭其美益聰茂之鍾鼓抱喬陽之劔鳥
雖一作詎一作髮鬚於震儀纏綿以一作於號擗嗚呼哀哉三占已
已一作詎吉四海星一作同奔列贈一作贈天子崩號帝閭千門啓於
閭闔萬乘警於靈輻摠風悲於輦道松雨思於郊源荃新動

而虛蹕宿衛靜而空尊嗚呼哀哉畢陌平夷流山蟠固紀無
迂市唐有通樹經白社之脩途迴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東
臨懷周京以西顧嗚呼哀哉機神不測性道難稱克窮靡寄
孺慕美憑唯封云亭之與禪父肅玉牒之與金繩揚英聲而
未久共日月而俱升嗚呼哀哉 一作皆藝文類聚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九年歲次癸未五月乙未朔六日唐子大行太上皇
崩乎大安官殯于前殿之西階粵十月甲子朔二十七日庚
寅時迁座于獻陵禮也九天洛構七曜沉輝引鷺翮於兩闕
駕龍輅文粹並大於六飛哀子嗣皇帝諱擗躡崩心攀號泣
血悲慕望其如在痛吾類之已絕去昭景而不番即幽途而
永訣孝以追遠哀惟慎終爰詔史冊叙德宣風其嗣曰

玄覽載籍述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期二本昌本基崇峻帝

系悠長虹耀二本降礼真氣呈祥葱珩朱紋熊執龍章文粹

奕叶貞符誕生啟德文粹形雲盡聚黃星夕映舒卷潜躍幾

深道推地載天臨日輝川鏡歷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

群龍戰野蚩尤躍旗文粹王良策馬拔山殪文粹日滔天泯

夏蕩析黎元阨危宗杜提劔創業杖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運

天行代謀上略制勝神矣尊王踐土復帝夷庚戢惟上相任

隆群辟云堦已平四門盛闢殊物顯命彝章典冊錫重介珪

礼優乘石煙雲文粹改色鋪筵變音觀晷受命負辰君臨仁

靈動殖化感飛沉殷輅周冕禹迹克心削觚逐撲抵壁藏金

商俗未改遺氣阻亂沙塞更劉侶源文粹叛換應變雷動乘

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洋漸以文教致諸王道制礼和樂

尊儒卷老翠鳳拙桐二本丹魚在藻水浮玄其階榮末草威

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鞅文粹遐邇沒桐沉浪飛輪

駕風眷釋負有懷高謝倏爾襟陽杏同姑射超詩礼以承天

稟義方以成化聿應文粹景福方期大文粹年玉几奄了全

滕遂騫文粹絕五日之晨省遽千齡而上仙攀惟床以孺慕

袍劍鳥以纏綿嗚呼哀哉憂拳奉顧託武遵遺志捐珠玉而

不藏陶即甄以成器昭儉德以為暮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

哉求去天邑言遵紀市文粹背沃野於文粹神臯越通川於

渭溪文粹懷岐山之前跡睠新豐之旧里茄哀噎以留思

旒聯文粹翻而顧指悲風急而古文粹木吟平野晦而愁雲

起嗚呼哀哉惟綴衣之如昨忽馳光之不文粹駐函時

遊文粹而即改俄淑新而履故野蒼上以日哀歲瘵而行暮

遊文粹而即改俄淑新而履故野蒼上以日哀歲瘵而行暮

感物悲於氣序御哀踐於霜露泣逝水之東流文粹作泣川水
動喬文粹山之風樹踏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訴嗚呼哀
哉曰聖與仁誰前誰後炎暑無金石之固勳華異松喬之壽
孰歷世而長存惟令名之不朽矧互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為
首俾戟五而登三與造化而長成文粹作天長而地久

唐太宗文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大
行皇帝崩于翠微宮之合風殿旋殯于大極殿之西階粵八
月庚寅遷座于昭陵禮也鳳紀一作疑狄龍惟將曙溢化同
軫綿區縞素哀子嗣皇哀諱覽風樹而憎感拳銅池而拊膺
拍宗挑之是寄傷往駕之無馮莫躄盈而悲序促靈景翳而
愁雲興去滋遠情微方闕爰詔曰存傳芳瓊字其詞曰

二微固祉五耀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勛族着亘北家傳緜
雲高祖配文粹天下人有慶大行神武維幾作聖良盡文粹
詔令自得高文成惟風表餘雄先懷友敬二本作蒼兒爰發
未旗首令寰瀛昏墊關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戎衣光
啓霸政宏謩天兵電照文粹月輶風馳詔令剪猥猥
成二本誅閔位不虞餘分興戾先收泰組次焚商袂轉圓上
略容光下濟從詔令邑垂仁賓門灑惠脩風煩軌凝圖奉
眷青戾同規立珠叶契發揮三五聲明遐裔泛野休兵靈臺
偃華升巖藏訖遵河奉壁學隸詔令徐輪夕園散白就日攸
宜天在斯刑哀動植化美損篋樂華曾舉禮葉旁垂沙塲磬
剪斗擗咸羈良山入國朝海一本歸池東旌若水西旆條支
龍鄉委質詔令烏衣來儀大矣乘時攸哉利見文龜浮池應

龍在涖濟露飛甘卿雲呈絢扮羨望幸瑤華方薦仙丹劍術

星飛告變凝沴氣終十二本年掩眷揮於離殿嗚呼哀哉弘

壁陳階鈞天羅倫二本作同管初詔令作驚宮東

宴出大遂弗營元龜獻吉展軫効駕義和二本作司日迨靈

心於將錢痛皇情其如失疑情秋文粹作疑秋林於廣陌詔

路邈悲風於長術經陌梁而徐轉邁蘭池而從蹕聳輕飾之

迄迤動逸茹之簫瑟嗚呼哀哉周營甫窳漢啓泉闈毅林搖

落橋岩變衰平原安芳白日遠深渚澹兮秋雲飛覽銅爵而

興慕滂弔湖之不歸嗚呼哀哉峭陵互壤隅二本山窮路肅

二本衛翻美輕池文粹委素義迂易脫松陰難曙萬方悲而

雨泣三靈慘而雲泣嗟厚德之長遠仰高天而攀慕嗚呼哀

哉崇基永煥置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遙想神襟而騰茂

縱史筆而揚翹籠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嗚呼哀哉

唐高宗天皇大帝哀冊文

天台武氏

維弘道元年歲次癸未十二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行天皇

崩于洛陽宮之貞觀殿殯于乾元殿之西塔粵以文明元年

五月壬午朔十五日景申發自溼洛旋子鎬京以其年八月

庚辰朔十一日庚寅將迁座于乾陵禮也曉霧收碧晨霞泛

舟庭分羽衛肆啓龍攢哀子嗣皇帝輪舉訐容車崩謁展殿

悲蜃輅之空嚴感鳳樽之虛薦僻標靡潰充窮殞裂剡思攀

一作而還迷麻喘興而復絕俯惟莞懇荼毒交俾儻白雲而

如泣望蒼野而推心愴遊冠之日遠哀墜劍之年深淚有變

於湘竹恨方纏於毅林念茲孤幼哽咽荒襟腸與肝而共斷

憂輿痛而相宸顏而動昔寄柔情於簡素播天聲於金石其

開日

月瑤誕慶靈一作雲丘降祥仙源漢遠聖緒天長統樞飛電麗

室騰光鳥庭開象龍德含章六藝生之四聰神授悔迹登序

韜光齒宵綴王嗣條緝變文囿發揮緣錯牢籠紫寅鑑符敦

敏量本䟽通賓門表蒼納籠彰功始潛朱邱或躍青公夏全

欽德周誦傾風粵自銅闈度廣室命惠霑動植信泊翔泳淳

化有敷至仁無競教溢璇雋道光金鏡五龍開運六羽昇年

西雲應呂南風散絃畧符義曰蔭廣堯天賁園旌士焚林盡

賢濟明上格財成下濟問寢承親在原申悌戒盈茅宗蠲奢

土物衢室裡宗雲門饗帝以聖承聖資明嗣明禮崇殷夏禁

盛咸英時和浴泰天下地城永同文軌長垂頌德聲動乾符

威清地紀澄氛一作和穴掃沴濠記推毅六師坐知千里亭

毒寰縣瑩鏡圖史霜戟林聳月旗雲亘纍鼓蕭開鳴茄松嶝

追涼水邈殿暑山楹霞翻浪井樹響層一作魯城務簡通三神

凝得一立池肆賞音立佇逸訪道煩風養真養日拜牧襄野

尊師石室鞅河宗尽歸王會浮一作毳交影飛輪繫軟雲對薦欵

曰觀申處告成七廟埽切九天無事無為受逝受豫骨成延

想汾川滌慮儀鳳巢河飛麟馭火林埽朔燭鄉侈曙所冀玄

壽齊年紫皇禘吳旅館災纏未央遷脫徒於宸極奄乘雲於

帝鄉巨天維而落構匝日寓而沉光珣百身而縻贖積万若

而徒傷愧銷志殞裂骨抽腸受士几之遺顧託室業於窮荒

嗣君孝切諒闇居喪荷一作集大務於殘喘積衆憂於未亡所

以割深哀而勉勵力述於自而強嗚呼哀哉浹密綿邇區

縞素恨鈞天之不歸瞻昂湖以凝慕嗚呼哀哉攀聖滋遠戀

滋德深訐昊穹而南泗僻厚載而崩心泣人震而灑悲霰晦
宇宙而起愁陰嗚呼哀哉緹琯移序朱明應律蛩蠶方營龜
謀猷吉皆九洛而移馭僚八川而徒蹕列壁羽之遠迄動鍾
挽之蕭瑟顧園邑之蒼翠巖^望璫之絳鬱喬陽之鳥不追茂陵
之書方書出嗚呼哀哉跡圖懸圃神降長流去重陰陽之弃
弃襲大夜之悠、同霸瑩之薄空契紀壘而莫脩思門山於
夕月悲隴樹於新秋嗚呼哀哉想軒之攀龍予^{一作}山之戀
鳳矧承眷於先房誓宰毀而哀送豈謂務切至恭^{一作}基事遠
深倥仍徇公而抑已遂奪情以從衆悲千罔擿之悲痛万鍾
天之痛嗚呼哀哉恭惟聖烈宴鏤微裏敬因刪管載撰玄功
業彌遙而道彌著時益遠而声隆益播二儀而不擿橫四海
而焉窮嗚呼哀哉

一作皆唐大詔命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六

哀冊文

哀冊文下

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一首

睿宗大聖真皇帝哀冊文一首

玄宗大明皇帝哀冊文一首

肅宗大宣孝皇帝哀冊文一首

代宗睿文皇帝哀冊文一首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哀冊文一首

僖宗皇帝哀冊文一首

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大行應天神
龍皇帝崩子神龍殿殯子太極殿之西階粵景雲元年十一
月二日乙酉將迁座子定陵禮也畫攢殿帝雕輜肅輶縞紼
霜迴冊拚靈引御窆文粹作窆臺之妙文粹作詔點背天閣之崇



峻皇帝瞻在原之墜響感聯萼之凋陰札莫收兮泣遺迹同
氣訣為悲聖心受命下臣式揚鳴懿咨睿烈於金牒刻明獻
於王字其嗣曰

少與之子重立文粹之孫珠聯室系海侵昌源鳳鳥鳴國蛟

龍守門文粹於鐸皇朕赫應成命青靄南浮彤雲北映掃

刷中寓光亨累聖欽若應天纘戎文粹前慶身珮星斗掌

提曦鏡克明克睿文粹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聲中

律呂亂含文粹典墳道懋登庸榮庸繼位擁青陸業移朱

邨春誦夏絃冬詩夏禮復子明辟固天攸啓鵬舉提象鳶飛

鑿乾羅圖已御芝靈仍傳拱黜當宁賚歌撫弦克親更陸媯

德逾羶万室阜成四門光辟霄衣若厲道尤尺文粹野接翹

車殿橫儒席番連鎬譙婉妾辭容潤鄧泉草文粹恩周卉毳

鞮譚驚輪要荒走幣削觚又撲寬刑薄梳裕富京坻人忘疵
痛帝畜廣運天意難誣猗狔祥籙張皇喘符仙芝抱切神運

搖厨龟負綈檢麟御斗極孝思罔極文粹庸克賽親幸國
陽式陳昭配翠輦容與蜺幃曉暖蒼壁參羅明祗肅對玄精

備典洪範盈疇將竦華蓋遙封岱立歆紫宙之阨僻追白雲
之豫遊時若慕於喪妣道空在詔於委裘嗚呼哀哉惟幾

在辰穆文粹卜違吉仍几虛座綴衣立文粹室景沴攝提悲
纏昱詔日群臣奉於未命天下悲乎晏出嗚呼哀哉宗伯

送典同軌赴辰夷謀入文粹兆屣鞞移輜唱二本苦悅於
香夜咽酸茹於曙旻彤喾晶、兮露驚月玉座微、兮花掩

塵嗚呼哀哉列綺城之哀伏引滋橋之渡憶朔飈急兮御道
寒愁日晦兮雲郊悅駐石馬之新塗下新天下旧坂見踈查

之源長竟深松之路遠嗚呼哀哉伊昔睿詰先謀壽官倚鄒
我后復幸方中委冠劍於泉窆保明露於昊窮山有移兮海
有變道無闕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睿宗大聖真

此堊特和初謚文粹作玄真大聖乃天寶十三載加謚

皇帝哀文蘇題

維開元四年大歲

文粹作歲次

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

行睿宗大聖真皇帝崩于百福殿徒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
十月朔某日將遷座橋陵禮也素帝褰周青壺警部儼無聲
以於衛陳有象而成列哀子開元神武皇帝諱追攀引繚唐
詔令作索耿擗司常悽廢物其涕送感衆靈而影翔文粹潤文粹
茲鳴業欽若要道爰制近臣敢揚大宝其詞

高祺興唐垂其狀元睿宗誕慶詔我明命明命伊何重熙累
盛耿光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創二本符宅殿令典

居相宏備宣哲觀藝祇庸服儒殘其成式納以嘉謏丕歷終

恭傾維更紐于從代王子事周母退象藏密冲襟釋奠不為

震驚自得謙受擁乃政復亨而運門文粹作權了開復亨塞而自開固推皇

仍陟元白鳴牝攝孽紛虹肆災颺馳神武電掃姦回三讓天

下再登神極順夫毗心思我帝力親譯脩貢親賢任職樂英

已敷札諱重飾文粹作譯宗廟率祀郊立肇禋養而迎夏夏以迎

春靜默沿道和平迓淳智周翔泳功濟陶鈞知子惟明從吾
所尚陋但祁之奠詔令作翼緒追齧缺而將喪帝允執手厥中皇
可二本崇於太上始受圖而觀察終脫屣以清曠齊必開
館朝而列宮門安順色姿孝弘風理極蕪愛二本言承至宮
豈綴衣而憑几急成鼎而號兮嗚呼哀哉夢年宰驗顧命是
屬付神器其得所安靈心其何欲增摧絕以禱慕竟歆時以

去俗万邦赴而同軌六遂陳而帥屬外郡悲於鎬素中不瘞
於珠玉唇輅迎轉龍慌戒徂寒生紫殿曉發清都茹挽連
而徒靡飾恋、以威紆除襍陽之御路指橋岳之出途礼既
猷而三撤神方灵而九虞遠奉遊冠文粹作遠近嚴歸蹕因
高而渭川盡見憑下而秦京積出積雲草以橫霜攢悲松以
翳日嗚呼哀哉粵羲軒之建妣兮令問傳其不已倚簡冊之
尊至真兮鳴名冠而方始然後景雲霽華露茲揚至德殷永
思此天子之也孝臣何足以知之嗚呼哀哉

玄宗大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己月五日玄宗至道人圣大明孝
皇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大極殿之西階粵以宝應二年三
月甲辰朔十一日將遷座于泰陵礼也象物已設仙馭將飛

空聞脫屣無復求衣孝孫皇帝親臨遣奠意延匙刻向池淳
而涕流想山園而心惻九天一所往兮何擗感昭美於孫謀
俾述事於祖德其詞曰

天馱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興文繼

武義冠殷湯威包漢仰膺歷数光宅區寓文粹作惟皇得一

承帝乾文作嗣武五赫哉厥初萬物斯觀景龍之際乾儀反坤

不利王室將開禍門吕危劉氏趙啄呈孫我獨杖劍神斯文粹

詔令武賁上排閭闔俯掃軒轅不驚宗大造黎元為而不有

礼備尊、乃奉睿宗受宝命問安視文粹作善純孝至敬維城

之年佐潞之政一眷猷兆百靈翼聖耀馬絕二本流水不敢

競潛龍变池海亦告二本慶有聞必先興王之盛誥曰皇帝

余倦于勤狂縉丕績二本以順兆人辭之不可其命維新体

乾之大法土之均臨之以生之以春寒暑影信動植知仁九

族既睦四門既賓天通之聖電一作斷之神求賢箕蓋就列

縉紳讜言是聽庶政必親刑措矣弭二本威加德馴戎狄讐

竄塞不驚鹿琮賁爭八來自無恨駕鼓尔駁裘焚弃珍風雨

時若京抵相因師於上古思與還淳然後制礼郎馬作樂和

馬東二本祠后土南郊上互齊祭陵廟號位山川教戰講武

所農籍田冕旒問俗旌旗幸邊文物蔽地英聲動天鳳巢麟

擾甘露醴泉九尾三春朱草飛煙繽紛劾証每歲且千道德

洋溢乾坤交泰成功如仍登封於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

藝余美帝王之最樂究天人乙夜慙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逮

推曆正元調律平害礼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弄二本虞教

諤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退鍾鼓屢陳君臣高會巍、蕩、

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粵區命子出震繼明握盞長驅猛

士累剪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就養壽酒多娛習道

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中祈禱忽乘氣長遊

碧落千門万户告二本無天兮寥廓八達九衢雖有人兮窳

寘淚為雨於宸宸文粹有哭成雷於郊郭遺輒迹而徒攀葬衣

鬼而何託同執畢至初陵已開震鳳輦於仙仗降龍輅於帝

臺儼二本將行兮肅穆似有顧文粹有排徊過春城兮如送

望暮春兮謂來嗚呼哀哉壽元肇吉先天不遠接橋山之往

二本隧營金阜之互扉擁馳道兮皆往独宮車兮不歸厚夜

文粹有藏畫終天文粹有戢輝文始達文粹有極武餘英威在

二本德不朽至道惟微雖陰陽之與变化佯神聖二本安可希超前古以作則遺後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肅宗大宣孝皇帝哀冊文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四月庚戌四月八日丁卯大行文明
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崩長生殿旋殯于兩儀殿之西階粵
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庚午將迁座于建陵禮也獨列瑤宮一作
燭映瓚宮河低象闕簷擁霄霧庭微曙月森鷲翻以成行儼輶輶
而將發哀子嗣皇帝諱克窮感慕擗標傷摧奠立哀而增肅
瞻白雲而不迴雨泗噎兮千官泣天仗瑤兮萬國陪懿業方
永神暉潛翳延詔有司騰芳後裔其詞曰高立演慶立牝開
祥寶曆一作攸重靈源自長文昭武穆累聖重光七業增譽
一作眷時惟我皇天帝褰裳全真養正宵然姑射欽哉有命謂
禹知子踵堯傳聖伊昔休應紅流電驚猗蘭養德叢桂疏榮
狗齊純孝弘裕欽明光含玉理秀發珠衝辦一作日多悟朝

雲更輕尊師樂業問寢揚名三善克奉万邦以貞叶契斷金
觀書群玉性與兼愛道存濡足詢事考言登庸一作應受錄
運符提象輝同偶燭景星躍芒大風成曲戎矚綠問書稱猾
夏轉旆秦川連兵朔野水灵潜衛山祗駿蝦順時徒邑聿來
岐下用剪脩虵匪動戎馬聃寧黎庶保乂宗社赫矣天府於
皇樂都瑤壇饗帝壁沼崇儒進善求瘼明刑恤辜丹巖藏鏡
緣浦捐珠容成啓路王母獻圖功宣夏祀道洽歌虞物莫疵
癘人用昭蘇揅陽先意椽華增睦兕蒂麟洲鳥服招諫懸鼓
誓師推轂禮備樂和遠安迹肅恩猶覆燾義濟亭毒露臺受
費茅宇蠲奢比薦春宝南牧一作若華鄉雲葺蓋滴垂葩畝
秀同穎階榮指邪滌慮高居凝神下濟遠探仙訣深入真諦
穆、頌聲温、愷悌榮鍾之古牢籠八裔才生之壘爰集良

已之文莫繼佇襄野而來迷怨祁宮而吳沚嗚呼哀哉序分
弘壁底臨綴衣如天落構像日狙揮弃璇寓而奚速啓金滕
而遂遠冊鳥龍圖之瑞青丘丹浦之威瞻旣徒兮如在瑯攀
髯兮不歸巖岫悔兮愁雲積郊厚空兮落景微嗚呼哀哉環
瀛縞素鞮譯凝慕龜謀協吉象耕遐赴珠玉重而不藏襲稱
衣一作庶而有數靜鈞陳于營所閉閭闔于應一作路靡營南
紀之纏空望西陵之樹嗚呼哀哉蒼旻浩然緹律啓遷既深
悲於寒霰俄隕涕於詔煙背鳳城而紆鬱援一作唇緋翮息
輿駕于懸圃聞鍾磬於廣川神理冥其造物皇情邈以終天
嗚呼哀哉三光猶變九丹非術蛩墜蒼茫鮒隅簫瑟度清涓
而徐轉指甘泉而半薤曲斯管以臨風扞門倚巖而蔽日嗚
呼哀哉式敷末命戒茲郡后至德神功天長地久邁千祀之
哉騰茂居百王之冠首俾下武而欽承彰典奮而不朽嗚呼哀
哉一作皆唐大詔令

代宗睿文皇帝哀冊文

崔祐甫

維天曆十四年歲次己未夏五月二十二日宝應元聖文武
皇帝崩于大明宮蓬萊殿遷座于大內二十六景寅殯于太
極殿之西階有司即南定儀上尊謚曰睿文孝武皇帝其年
十月丁酉朔四日庚子將遷幸於一作元陵禮也東方啓明
繁霜猶落風物淒於宮樹啼隘於殿幕哀子嗣皇帝諱襲緣
臧若泣血漣如感備物之如在索明灵於大虛聆哀悅之息
即懼靈之將引捧玉掌之歎敬望龍輅而不忍恭惟大孝揚
一作於揚名受命司籍光昭德聲其詞曰
於休我皇長發其祥咎跡翊舜德種四方立元去周闡流道

光土實受其牙則黃炎漢之後南北披壤天馱衆閭掃隋與
唐不睥帝命不叶豐融歲蕤盛于八葉其盛伊何聰狗齊誕
實匍匐聖敬日躋無幽不洞無遠不稽孝文濬哲聲達群黎
天室季歲竟天長彗蛇騰大瘳以螫以噬皇輿南逃帝出朔
裔君父命我爰惣六師駕熊羆左右蚩夷逆徒蟻聚言則刈其
旗一鼓水碎日未改時席卷鄴邑風清洛師天開地廓萬物
斯覩安輿自蜀復于中土龍躍岐山正于九五帝子之孝軼
邁千古子則載親孫能敬祖乃登儲位問安三至元良儀刑
克類繼文慕緒羿浞如燎遇蓬道格立穹大明方中萬寓發
蒙豈無桀鰲化而為忠豈無羿浞如燎遇蓬刑清政脩遐邇
懷柔王度如德音海流四靈皆擾三春游蓋方輯群瑞登于
介丘華封祝使圣人壽域一何速奄捐九有天烈其高地傾

其厚嗷、萬姓泣慕元首創鉅痛深寧丁我后嗚呼哀哉肅
甫正殿自炎徂涼漏滴尽兮夏日永躅華凝兮秋夜長階有

苔兮委積庭有章兮芸黃嗚呼哀哉七月之期同軌畢至市

野筮壞疑山開隧捨情禁而不留指平原而出次嘉德兮

啓闡承天兮敞扉抵廟門兮駐嚴蹕順孝心兮傷心永違嗚
呼哀哉出朱雀兮度清門恨六龍之若奔傾萬邦而會九狹
送吾皇兮歸壽原風颺鱣而簫鼓慘日暝兮昧郊野昏植栢
兮青青彌罔兮亘徑俯杳、兮重攘想森、之萬灵偶嬪嫁
兮像閣寺捧瘞衣兮拱下庭嗟備物之皆列奉立堂兮永寧
兮嗚呼哀哉仙馭兮何之九虞兮有期惣千官兮万騎逐城
闕兮如疑功高舜典美兗周詩於萬億載昭、有詞嗚呼哀哉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哀冊文

趙宗儒

維元和元年歲次景戌正月一日景寅朔十九日甲申太行
太上皇崩于興慶宮之咸寧殿旋殯于內大大極殿之西階
粵以其年七月壬申朔十一日壬午將遷座于豐陵禮也龍
輜將進魚惟已拂床引瘞儀陳備物哀子嗣皇帝諱孝思罔
擗昭感人神痛天儀之永闕攀德音而靡聞盡哀誠於祖奠
徹永慕於顛旻欽宸範且光典冊乃召魯臣纘揚聖其詞曰
大陽麗天朗曜清懸元后統位至化光被洪惟我唐紹興哲
王德宣風土法化乾綱為政本仁室系攸長積習和氣變為
禎祥矩範相纘魏、煌、十葉丕慶膺茲駿命稟乎聰明生
知孝敬秉文成訓惟膺作聖祚歷攸歸天保斯定厥初錫壤
啓被惟成及升上嗣萬邦以貞道邁儲川業茂維明愬至子
妙御至精天休廣運茲清問諱武經文金玉鏗振不絕馳道

有過茲禎莫見于微曷窺其朕六律諧度四時齊信序筵盛
冒望旄招賢學問粵海詞峯峻天深工八体尤洞三立秉志
深樂善銳思討研敬老尊道擾游文囿至順必精微言咸究
不習而知莫非天舜建中季祀邦都益起皇興出倚幸於郊
壘逆侵畫靈衝發如燬扈蹕之辰從曰撫軍每躬誓衆能感
師人竟掃虎孽於昭大勲惟謀靜難惟孝安親出震一作御
苗如運璿樞慮弘極物情躬一作泣辜深仁降感至澤勞敷
洋溢汪濊格干天區寬刑恤隱省賦蠲補斥絕竒貢歸還戎
一作倖出中宮之音妓愍戎塞之勤夫有命焚鳩水光典謨
立風大靡蔑類忻愉疾瘵皆愈蕤發枯理臻至道我得玄
珠垂裳負宸懷茲寅畏美利天下雲行雨施人自遷善時赫
不諱覆育之恩無不茂遂含靈逢幸深濯聖政化泰元降祉

娼神薦愛一時之盛方播金石流于舞詠受陵冲志猛表
無塵一時之盛方播金石流于舞詠受陵冲志稱乎倦勤蹇
釋位思保怡神惟聖禪聖光于君臨傳萬葉之丕籍夾四海
之勸心付託之際人祇感深弃代昌期興運本枝遇乾坤之
交泰見堯舜之同時尊名崇於聖壽至道体於希夷嗣皇帝

德永裔垂則資敬問安乾、翼、一人事親化行邦

國以舉何早栖靈物表聖慕極於充窮人悲集於奈蓼嗚呼
哀我徐翽儀陳招搖初轉背紫禁而歸壽陵出青門而臨下
苑金鼓聲方二儀震煙雲慘而百里遠空馬高一作駒步於
透遲縞士揚音於楚挽嗚呼哀哉瞻彼重峯中起靈宮衆山
朝衛爵：崇：積凝叢之崇藹嗚呼哀哉万方臣子崩以推
會七月之畢至望九疑而增哀攀龍鬣而何及泣鳶輅之空

迴嗚呼哀哉茲嚴寢邈矣終天歎方獲闕鳥亦耘田一作閉虛
儀於震宇響夜於青川嗚呼哀哉五雲之上六龍以一作飛難
真駕空觀游衣廖廓一生曷其一作有歸惟英齊與睿範傳萬
代之洪徽嗚呼哀哉

一作皆唐大詔令

僖宗皇帝哀冊文

樂朋龜唐會要
作孔緯

維文德元年歲次戊申十月乙丑朔二十七日辛卯僖宗

皇帝將遷于靖陵禮也羽衛既整笳簫畢陳感切群臣哀慟

八神孝弟嗣皇帝臣国体情重天倫痛深範規唐大詔令鳴

烈想像徽音奉觴奠以頓首授哀冊以寫心詞曰

天寶生聖、必為君銀河色變玉清氣分祥圖換炳瑞景綉
縵重腫舜目八彩堯雲克明克類乃武乃文是超東方宜繼
南勲乃平萬方乃登四海陸典必奉曰章無改威儀穆、多

士藹、聲冠令王化、冥真宰、東漸漲、溟西被、流沙徒施尉封
侯、匪間函、遐書文、車執籠、為一家、貫冑黜髻、慕我諸華、既洽
無為益、彰在宥、踈網雖設、吞舟是漏、微火不妨、燎原孰救
四極、鰲傾兩耀、麟闕燼、湯旱湯、澆水火、鏢金沅陵、移山
徒咨嗟、所疑作祝隘、苗史莫咎、人謀難窮、天理漢后、三七冥
連、則然秦都、百二巨防、虛傳風排、月陣彗掩、星馳亶去、岐山
蒲遊、崑嶽于橐、于囊為猿、為鶴書藏、稽宄琴損、洞壑沉吟、往
事追想、前作爰天駟、爰幸井落、澄徹錦江、崢嶸劍閣、皇天震
怒、列藩會盟、妖氣一蕩、駭浪徐清、遂復中夏、言歸上京、兒童
躍舞、父老懽迎、窳殿未安、偽詔令孽為害、糾牽姦人、隱藏無
賴、洋、漢源耀、芝蓋爰驚、爰蹕乃朝、乃會僭逆、既顛壑輅
言旋、魯戈迴日、媧石補天、觀萬物方永、億年遷云、猷代俄乃

上僊、嗚呼哀哉、帝鄉兮、莫追天路、兮何之、龍馭飄兮、兮劍在
雀台、暮兮、歌管悲、嗚呼哀哉、顧惟幼冲、祇紹明聖、捧秦氏之
誓詞、屢霸陵之遺令、載深號咽、敢云稱詠、望松闕兮、查冥撫
棣、夢兮、精誠念、烏兔之奔邁、仰牛斗之縱橫、芳塵於簡冊、託
淒恨於銘詔令、作稅、嗚呼哀哉

文苑英華卷之八百三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七

后妃哀冊文上

此下卷英華所編不
依年先後今正之

大穆皇后哀冊文一首

文德皇后哀冊文一首

則天皇后哀冊文一首

和恩皇后哀冊文一首

昭成皇太后哀冊文一首

哀皇后哀冊文一首

貞順皇后哀冊文一首

大穆皇后哀冊文

維貞觀九年歲次癸未冬十月辛丑朔二日庚寅大穆皇后
梓宮啓自壽安陵將柩于獻陵其日至尊親奉奠于太安宮
乃使兼太尉其設祖于行宮禮也龍攢夙啓翟輅朝陳方祗
靖德圓魄屢神哀子嗣皇帝諱攀弓劍而長號想掃掄之弗
御痛異宮之隔禮初分心於窮慮二南風化萬古徽音式昭

史冊如玉其金其詞曰

玄功彤響景福氤氲將開樞電且應黃雲曰惟基命于昭德
性配天下失復無兢門德丕承華宗迺興皇家漢氏 祥發
慶膺冥符世胃並會休微帝妃北堵聖母東陵祕景陰陵含
章嬪則柔順行範齒閑毓德率禮無違尊師罔忒言昭圓史
声芳邦國帝錄將啓天妹言歸塗山表貺涓泐增暉外求方
淑內監幾微蘋蘩夕牖絲枲中闈琴瑟匪諧冰霜慙繫道叶
離明貞符允脫潜德勿用內教受詔今設世宰交泰時虧地
鄴膚斯集征含和履正華楮降祥高禔誕聖潜著軒象未彰
灵命奄御雲依依飛天鏡嗚呼哀哉受終撫運馭極乘乾物
恩厚德政闕承天瑤躡委奠金屋虛筵嗟故劍之無託漢房
樂之徒懸嗚呼哀哉宸駕上僊玉几垂裕率土遏密同範畢
赴背櫟陽之神宇指原陵、封悼虞妃之不從薄問而遷拊
嗚呼哀哉蒼茫昭世冥謨神心松底幽寂隧路凝深儼龍輶
而未進切鳳吹之哀吟水滸、而不息曰黯、而將沉百神
驚而玄兆詔今遂萬國慟而寒山陰晦重雲於畢陌結微霜
於穀林嗚呼哀哉極寰宇之義訓播音声於先後惟通之天
長配靈岷而地久流凱風於椒掖白露於陵阜軼任妃之高
縱疑作邁嵩華而不朽嗚呼哀哉

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乙卯大行皇
后崩于立政殿粵九月十一日丁酉將遷座於、文粹詔昭
陵礼也殯宮夕啓灵輶曉前儼惟帝於空殿肅陞衛於灵筵
皇帝親臨霄載義深追遠瞻青蒲而永絕悼王階之莫反唇

輅將引犧罇已徹爰詔記言式揚徽烈其詞曰

二儀合德兩耀齊光至觀象邦克昌猗歟華族英靈降祉比
齊越姜足宋踰子育德高門騰芬素里体仁將至披圖閱史
造舟為梁嗣徽前德履和思順自家形國淑問不已柔風允
塞組訓執勤珍珎番則時逢昌至運屬休微代郵膺歷唐侯
嗣興紫宮並耀黃道階昇化道宣風始業贊丕承比德無兢
凝神不測應物達二本理撫機先識体備間文粹能暉無眇
側纘苞九亂恩加八極性道希夷言容莊敬戒奢屢約懷冲
履正景暖風暄霜氷嚴淨領畧三古箴規大行源濬流遠時
昌祚延國貞誕敷皇支挺賢談高辯日學冠貫立慈訓所及
懿德光前五福云備千齡方永地紀絕維月輪韶景晨興弗
豫德音彌馬鬣無封鶴珠斯屏嗚呼哀哉異人神於條忽變

容服於平生改清蹕以哀挽易朱旗以素旌昔照朝景響環
珮於增若城今冥永夜吟松栢於山楸嗚呼哀哉氣變灰飛
暑退寒襲煙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泣文粹泣聞哀鴈之夕
飛听悲風之曉急仰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呼哀哉
背立武而北轅絕帝牛而橫度途去：逾遠馬駸：而不駐
想水之渭買都歎黃山而隱霧嗚呼哀哉嗟人生之浮促若
飄風之牖：何風而暫停人何生而能久惟承天與載物邈
茲深而德厚邁任妃之高蹤英声而無朽嗚呼哀哉

則天大聖皇后哀冊文

維神龍元年歲次乙巳十二月乙巳朔二十六日甲午文粹
一月二十日唐會要作十二月二十六日大詔令作十一月
己巳朔二十六日甲午通鑑並作十一月壬寅
按通鑑目錄十一月
丁丑朔壬寅即 大行則天大聖皇后崩二年歲次丙午

月朔日將遷祔于乾陵禮也祖庭火燼攢宮月晚雲載翰

翠風牽縫挑儼天衛之蒼：蒼邈神遊詔令作神儀之宵：

哀子嗣皇帝諱慕切克窮誠殷遣奠象瞻服其如在攀龍車

而不見閔慈範於生陵哉神暉於前殿示人軌訓先詔令王

典則受命史臣颺言聖德其詞曰天生后稷飛鳥覆翼天護

武王躍魚肖航施于成康武子有光豐沛之疆河汾之陽異

氣發祥聖后其昌穆、皇、作合于唐至哉乾坤德沉潛剛

堯竒相月姬惠心淵唐諱泉寒蘋藻必恭二本作紆紆是則

訓自閨門風行邦國九二本廟肅祇六宮允肇中外和睦遐

迓清夷家道以正王化之基皇曰內文粹輔后其謀咨伊始

文粹皇甫嘉止亦既顧命聿懷代已聖后謙冲辭不獲已

從宜稱制斯於為美仗義責志當軀濟尼神器擁臨大運匪

革宗祧未固寰區奄宅負展肅詔令清岳旒光赫洗文粹

我君四海無氛英才遠畧鴻業大勲雷霆其武日月其文灑

以甘露覆之慶雲制禮作乐还淳返朴宗祀明崇儒大學四

海文粹慕化九夷文粹稟朔沉璧大河泥金中岳魏乎功摩

文粹然向風乃復明辟深惟至公歸閑於大庭之館受養於

生長之宮品彙胥悅謳歌載隆鼎祚既穆地文粹樞已肅

度保大和長介景福如何靡怙而降斯酷后弄孫其未淹文粹

人喪妣其焉遠嗣皇擗標文粹列辟扶服九族文粹號咷萬

姓荼毒嗚呼哀哉積憂勞而弗念文粹芳構氛沴而成災

逢冰霜詔令之慘列芳見草之彫摧感大慚之將逝文粹芳

惠遺言而不迴付聖子其得所芳顧黎元日念茲頌罷錫以

留訣芳節禮數以文粹送哀邈終天而一往文粹芳復何時

而下來嗚呼哀哉光降荏苒兮氣序迴立泣盡東霜兮悲生
春露攢塗云啓兮同九畢赴湘川未文粹從兮漢營蓋祔古
則礼文粹作祀非闕令也儀具嗚呼哀哉夜漏尽兮晨輓發轉相
風兮搖盡月厭河洛兮不臨去嵩邛飄忽指咸陽之陵二本
寢歷長安之宮闕旋六馬兮須斯考三龜兮中歇嗚呼哀哉
出閨門兮林丘文粹作夷由覽旧迹兮新夏具文粹物森兮如在
詔令作良辰闕兮莫留當赫曦之盛夏宛首瑟之如窮山隱
無陵作隱兮崩烈水迴、兮逆流嗚呼哀哉掛旒於煙即宮闈於夜
泉下幽翳兮無日上穹隆兮蓋天墜路嚴兮百灵拱殿恒虛
萬國旋如有望而不至怨西陵之茫然嗚呼哀哉軼二本
皇之高風兮稽母后文粹之餘懿特未存手文粹互極詔
有字數往歸兮二本配地何通變之有恒兮而始終之無愧
哀哉

惟正辭文粹作之可法詔令有播徽音詔令於後嗣嗚呼

和恩皇后哀冊文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二十日丁酉和恩皇后
寘歸于仙雲宮之寢殿粵十一月戊寅朔二己酉招祔于定
陵礼也皇帝翼、而承洪緒親、而居室位庸終鮮於棣華
哀不從於竹浹祔自姬冊招曰漢國神來兮雲之際神將往
兮山之偶像物中嚴容車外設間一作奇香兮諳如在委微
炆兮空若滅當四海之遺音延六宮而告訣有司天直清之
寄奉旨方大之烈其詞曰

乾道元亨川雍永貞德由覆合功佇載成帝典攸正人倫則
厚以覲虞嬪思媚京婦貴胃昌演華宗慶膺書藏乃命符得

而具展我之媿性皇之出主家選容師氏練吉觴賀紫掖駟
歸朱邱儉而中規榮必循禮觀止婉兮妾兮陳詩佩玉
執事裁桂姜后通言衛臣知行是脩密靜能服莊敬芬若蘭
吐華若李穠光搖朱翟鄰伺飛龍房禁懸而莫御圓風詠而
猶廣豈娥靈之有憑而羽化之無像嗚呼哀哉至葉隆於祀
夏尊名冠於升堂披麗人之金屋見仙鳥之搖筐才窈窕兮
時已逝事嗟跑兮夜不暘潛太虛以戒景長自依乎清光萬
邦攀於晏駕七月會於同軌往寓集之臺今招酒舟之水之
上僊厭俗以求故內則在陰而追美無不之兮有來長作合
於理神對橋山之墜鳥垂渭溪之造舟群動觀而雨洒疑作泗
柔明進而燭幽嗚呼哀哉听鳴鷄以徒奏悲服馬以空發簫
鼓還兮遺胡松嶽翳兮吐微月歸杏陵其求閑絕拓館而靡
尋資謂德之良史面配和之徽昔嗚呼哀哉

昭我皇太后哀冊文

劉子立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秋八月

詔令作
七非

甲辰朔十七日庚申

昭成皇太后梓宮啓自靖陵將遷柩于橋陵皇帝乃使某官
姓名設祖于行宮禮也丹旆既舒立宮載闕傲龍輻而命駕
指鮒而卜宅哀子嗣皇帝緝瞻蓼莪而罔極感荼菑而增傷
嗟鏡奩之不御痛珠匣之沉光緬然考烈傍稽旧史顧西唐
南令作陵以求懷託東觀而書美其詞曰

觀津鍾祉平陵誕震作嬪西漢為母東京地專戚里門承后
族重現玉衣再開金屋爰初筭綵宴負詔令才賢李暉詩禮
工擗絃絃方松茸勁比菊齊妍慶膺懷月祥兆門天膠東胙
土濟南開府邦媛思才河魴佇德柔閑植性婉順成則六行

畢彰恤訓無忒粵自朱邱來昇紫微政成閭闔化穆閨闈孕
毓三母牢籠二妃挑天闈奢葛藟徽增五福多爽百齡過際
地裂方祗天傾圖魄歸神蒿里滅彩撤掖德音若存儀形遽
阻嗚呼哀哉痛鍾宸札擗哀榮謚踰先烈儀比邛成尋周闕
之先夢奉堯門之旧名撫遺竟而增咽攬賜衣而疚情嗚呼
哀哉龜兆協謀龍輶戒轍指黃山以徐轉背青門而永訣挽
鐸鏘其競喧旒儼其齊列萬國慘而潛沮詔令作
潛法六宮悲而
慟絕嗚呼哀哉墜入松逕園扉穀林見寒山之月苦聞拱樹
之風吟王座空兮壽宮寂金釭閉兮泉戶深想清徽之昧寄
彤管以流音嗚呼哀哉

哀皇冊文

高宗太子弘追封孝
敬皇帝之妃

維開元六年歲次戊午夏五月甲午朔三日景辰哀皇后裴

氏梓宮啓自先殞將迁祔于恭陵之山莖禮也皇上御寰區
而翼、纂洪緒而親、感上仙於周嗣一作痛未從於虞嬪
攀鶴駕於終古贈鸞而增新時無遠而惟吉物有容而必陳
纂芳佇思微函寄神載物楊清懿之烈受屬有司之臣其詞
曰

月麗雲昇震叶爽馮翳鄉茂族晉邑丕承土厚河廣祥發慶
胥公矣必復綬冕攸吳良精允象室疑家化國昌延和榮門
誕德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素里揚英清閨仰則一人元良萬
邦大本天作之合吳能列壺家本淋於漢封地先歸於一子作
晉克主饋旌善駕酒騰歡承暉恭德化奉景訪安搖金羽之
頻結環珮之珊珊、賁日月之光色妙靈之象而無端含章握
文敬惟慎獨崇法服於羣組接懿筐於蚕族觀皇美而上親

祇骨蠟而下睦疾無違於信順期有憑於福靈忽虧光於輪
月奄落彩於前星爽仁壽於階老遺天禍而斯丁瞻神宇之
惟漠感靈之靡形驚迴風於靈一作虛殿宿衆鳥於庭顧長御
以揮一作涕一作頓狗於山高制歷時而遽終情狗一作節一作而
恒若草驕春而統砌蟲吟秋而入戶限百刻之不延調一作周
六脉其誰顧一作補一作鳴呼哀哉殂緬其永久氣節漫一作靈一作以流
換威寃宥之且漠一作幽一作軫皇情以淒歎稽旧章之典禮崇新
命之淪渙濟天地而德合紓神靈而道貫嗚呼哀哉曰吉兮
星晨良玉佩兮金章命騏以進駕翊龍輶而上驥代靈靴於
何鼓建參旗於太常兮宮女之嗽一作數一作遣使臣之遑皇騰於
軒兮背北渚亂鳳管兮越南岡當黑曦之畏曰如徒磨之秋
望層城而不返遵厚衣而何長嗚呼哀哉一作壘一作神理推昧

萬物同宅人生有終駟馬過隙訊虞妃於千一作前一作古聞賓帝
於在昔感伊落於一作之一作山川懷靈仙之显一作影一作迹彼霄形兮
天壤云誰固兮金石惟彫骨之芳輝与青史而無斃嗚呼哀
哉一作皆唐大詔令

真順皇帝哀冊文

維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二月庚子朔七日丙惠妃武
氏薨于興慶宮之前院移殯春宮麗正殿之西階粵翌日乃
命有司持郎冊謚曰真順皇后以旌惠飾終也洎明年春二
月乙亥朔二十三日庚申將迁于敬陵礼也啓攢塗於春禁
候門於初旭轉靈衛於金根緬哀懷於上固亦既有命銘子
子真玉其詞曰

風之始者 備内職選才淑政蕪翊戴代錫丕祉繁華鍾

美我天后之從孫周栢王之季子于渭之涘重開戚里鷓鴣
飛翔珮玉鐙：自華野捷一作好而三命乃率先於屬行言有童
彤管有光孝慈之心諒自天啓鞠育孫幼恩流愷悌七子既
均六宮有禮貴主三分於外館矣王兩闢於朱邱彼陰教乃
惟徵承日月之光輝輔聖人之至德故動用而無違驪谷湯
泉天行慕律屬車之內陪遊之日孰渭蕩邪茲焉遇疾 楚
香山以邀元吉却屆重城彌留永畢思勿藥之有喜痛近年
之無術嗚呼哀哉覽旧館兮洞開踐芳塵兮徘徊指甘泉之
畫像渭惠容之在哉自昔層唐詔令城之宮椒風之殿獲遇
明詔令主是矜邦媛有平生之渥恩無淪沒之餘眷況真順
之宓錫伊往古之莫見北詔令考常三龜阮良園陵蒼在
國之陽傍芙蓉而左轉怨桃李之眷考風卷旌旆繁茄委咽

中使獲道懿親亂訣山藏王衣地留途宛惟情灑之矣流國
風而不竭嗚呼哀哉

文苑華英卷第八百三十七

登仕郎胡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八

哀冊四

后妃哀冊文下

恭皇后哀冊文一首

承天皇后哀冊文一首

貞懿皇后哀冊文一首

元獻皇太后哀冊文一首

章敬皇后哀冊文一首

昭德皇后哀冊文一首

懿安皇后哀冊文一首

恭皇后哀冊文

維開元二年拾捌年歲次庚辰月朔日寧王后元氏薨于西京之弟族室于其塋天未忘疑相次祖落其明歲十一月二十四日薨在殯制冊為讓皇帝且有後金追謚妃為恭皇后蓋以王有讓統之寔而妃有恭德之美所以考行追崇皆聖皇天倫篤愛有光於古先者也粵天宝元年五月己巳朔十



七日庚申將迁祔子惠陵王菀及葬凡為月天子之祀也
命侍臣叙以冊書其詞曰

皇矣有熊虞乎立宮衣冠所在祗胤無窮以武而興復于
土中以文始大元氣北崇礼伴周恪慶漸柔風展我邦媛
倫昭有融至靜委和如天克今莫：中谷文：作詠皇懿

總尊容素紗增映鑒國閱史陰儀壺政帝完元昆妃承累命
降人家之礼擬陰安之盛漢書文紀陰安侯高帝嫂鵲巢化行人倫以正

貳一作幾望於終古故守冲而益敬祥開薨兆服媚蘭孫女
延湯邑男受推恩緣車齊軫綵戟盈門各稟柔訓常昭詒言

天授戢穀無非播諱歸贈事凶毀臺成沴負月忽蝕朝雲亦
霄滅綵詔陽收華邸弟嗚呼哀哉曾公未考津門慶哀帝以
讓而追謚后從夫而永陪禴翬一作翬翬一作翬牽璋瓚開用小君之

物怨無王之來嗚呼哀哉娥輪半上唇輅將移逗一作双旒
兮遲：卷六衣兮披：青門一列兮不駐素滻既濟兮相隨

入長陵之松柏顧漢葬兮參差司馬門兮壘：恭后墳兮在
斯嗚呼哀哉
一作皆唐大詔令

承天皇后哀冊文

維大歷三年歲次景午四月丁未朔五月庚子故齊王謚曰

承天皇帝妃張氏謚曰恭順皇后天宝末賊臣搆难王從二

聖南幸成都自武功定策禁中扈先帝於灵武自是年八月

薨子行在令上錄功追遠昭謚鳴名以大曆三年六 迁座

于咸陽礼也雲翻宿縣天鷄空嚮一作響建翠鳳以雙引度蒼

龍一作而長往皇帝慟極天倫齊於開館望桂輿之箫颯撫

蘭臺之腸一作場斷爰詔近臣遺者是纂其詞曰

皇國氛氲于天文本之百代連一作華千載維玉斯會其祥

則大祖武之烈宗文之配令惠純粹温恭慈愛和必有節動

而無悔持盈以冲明道若昧金玉是飾鼓鍾于外偃昔慶衍

維皇握盞天孫載弄甲覲晨趨善問君講嚴師服儒瓊林秋

實夢暗敦皇用錫土首第部符大邦之翰滄海之隅遙分朱

邸近青梧愛鍾嘉惠宛彼宸渥從是寢門觀風太學礼聞莖

護听辨声樂歷遲中否災鯨構昏初避夷秋一作帝初夷狄聖有昌

言王叶羣議天迴弃轅適于磁礪藩垣忽川遊于東流怨夜

長于西園嗚呼哀哉志業見於也豪動名留於天壤成宗裡

之有一作悲難愛之易喪独精聚而勉遊奉君親且長往

展我邦授惠容可仰魯館而家齊風是長翟拜之月駟歸百

兩豈鳳次之有行一作有而虹銷之無像嗚呼哀哉帝念伊始睟

容生憂傷桂紉之幽嘉望山河之立林解斂龍一作龍斂而追慟

咄鳴徽以冥搜雲趨北河電掃中原方從庙告閭闔之門駕

之輅旗服以冕裘儼千官於天衛一作衛將合祔而從周嗚呼

哀哉茄鼓霄陳河山曉發地塊乾一作比乃声遂天空同乃影

沒入幽隧之穹林伏盤原之宮闕嗚呼哀哉考至公與至惟

見為子乃為臣臨難不忘其社稷咸時思致君親矩而非病

遊豈同陳惟德名與盛典可觀法以求仁嗚呼哀哉一作皆唐大詔令

貞懿皇后哀冊文

維大曆十年歲次集本粹辛卯十月辛酉朔七日丁丑舊唐書

梓一作大貴妃独孤氏薨粵明日追謚曰貞懿皇后殯于内殿

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唐書文粹如此是美華及大詔乃

命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河内郡開國公裳衮持節冊命以其月英華唐書文粹如此是惟大詔令作其年

十月癸酉二十五日丁酉遷座子藏陵禮也素紗列位韓帝周庠

輅亦玉綴軒缺珠櫺皇帝悼鳶掖以追懷感麟趾唐書

迹而增勸百禮以敷遣命哀宮而哀送宗祀薦告儀降叔爰

詔侍臣紀垂鴻休其詞曰

祚祉悠久寃靈受元魏藩戚周隨帝后五侯迭與七賢居右

肇啓皇運光膺文母續女是因以網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

人瑞雲呈彩瑤星降神聰明睿知婉麗真人惟昔天鑒嫂唐書

文粹求才淑龍惠在由葛覃子谷：周姜骨漸后推轂王業

惟艰嬪風已穆繼文傳聖嗣徽克令不曜其光乃終有慶祇

奉園寢肅恭靈命越在哀萃聿追考敬文織絲組朱緣玄黃

上供癸服以祀明堂法度郎不待珩璜篇訓之自盈縑緗叙

我邦族風于天下如於憂動叶成皇化慈厚諸女寵臨下嫁

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繒示儉脫珥唐書文粹申誠訪問後言

讌遊風退內和群娣動有於誨外睦諸親泣亂封邦閑翟有

書唐文粹期粹作日親蚕躬親侯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祇萬乘掉懷群

生文粹暮思玉衣追慶金劍唐書文粹同儀嗚呼哀哉去

昭陽芳霄然乘雲駕兮何在代人代宛兮如舊炎涼條兮已改

翠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王兆之貞永閱瑤華集作

之絲別長秋之西苑過望春而諸本南登招弟子於唐書文

北從母后於東陵后文華陽以主葬城東下玉唐書文化渚

從母翠外無像方中有憑合蕭挽而唐書攢咽從諸本雲雨

之詔令而淒凝吾君感於甫期俯曾亭而望思慘嬪媛以延佇

極容衛之文粹以盡時持袂兮遠訣隔軒檻兮群悲不復見兮

迴御輦傷如何兮軫膚慈下蘭臯兮背陽旌悠：兮騁蒼：
帶白花兮掩淚衣立盼兮斷腸當盛明之唐書文共樂忽出
處兮獨傷去故庭而諸林日表即新宮兮夜長禴無文繡兮
飾器無珠具文藏蓋自我之立制形諸作有國之大功詔令
二字礼通用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歸歎終焉之如此方
唐書文粹作土神兮是与非其泉畫兮疑復似遺音在於玉填陳迹留於
金所歎萬受兮無期存二南之餘美嗚呼哀哉

元獻皇后哀冊文

肖聃

維寶應二年歲次癸丑閏正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元獻皇
太后啓殯于永昌之陵寢安神于細柳之亭宮粵三月甲辰
朔十三日乙丑將迁座于泰陵礼也謚冊昭礼容車儼駕皇
帝執通喪而在疚遵遠日以戒期悼憫山之存及痛皇妣以

銜悲泣外郊而阻祖撒奠於有司命宗伯之貳朕陳明德以
為詞：曰兩儀判質二曜分行乾剛坤順陽德灵殯風以婉
婦道惟听王教斯立邦家以寧渭水定祥塗山協德式敷陰
教用光内則糾組克脩蘋繁取是雜佩相警副筭尽飾族承
嵩詔令岳德備椒房福蘭殿祥聿登堂黃花襲慶彤管貼芳
姜源佐譽堯母與唐灵嫫沉彩仙俄墜厚夜無歸重泉永隔
義存故歛礼備追冊先志克尊受闈故宅坤儀載穆象服似
宜鳶輅爰正輦衣在斯諱：邦媛雍：母儀先天毓德早歲
聞師日月在斯山陵甫制六練齊八神敬衛尤惟儼其載陳
騏騁以階逝率土雷動殊方雪涕去城闕之遲：望郊原之
翳皆黃山而背指渡清渭以東轅野色慘以凝幕青詔令雲
重而垂軒儼駢駟以就駕慘徒御而不喧捨曾城之禁掖向

新廟之陵园嗚呼哀哉遵周道之合祔美時風之同穴列交
衛於山阿若平生之象設擬靈疑金之婁楚泛薤露之清切
庸脩夜之不陽歎行芳之永鮑嗚呼哀哉

章敬皇后哀冊文

裴士淹

維寶應二年歲次癸丑閏正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大行章敬
皇后啓自先殯十六日庚申膺冊禮于行宮粵三月二十七
日庚午將迁祔于建陵禮也素帶遐散彝樽曉薦風藹椒塗
月雪蘭殿哀子嗣皇帝諱愔深立夜慟切聖慈爰譜一作脩六
服之禮久迪二南詩云褰區以壺則泰典冊以召司焉拊曳
音唇輅迂轍碎臣奉詔敢揚徽烈其詞曰
圓方配德輝魄齊明王化之本國風以清於穆宗盟一作昭
謀先覓大伯守護延陵听樂蘊手純嘏施及繁昌斗維儲慶

軒緯沅祥入懷夢月滿室騰光蘋藻無替紘經有章待年秘
景率礼含芳象服是冥造舟成詠顧史垂則稱詩展敬啓迪
四聰誕敷六行蘭芳桂郁霜皎水淨鷺集瑤筐鳶迴金鏡化
光之藁務先撞陸載靡震驚霄淪眇胸柔明既廷陰教惟肅
必戒、浮華遠登才淑寧現戲馬嘗往濯龍堯門協慶章野
耻蹤禘禮凝彩琤珩有容志循簡易休備肅雍惟德之行令
問不已繡輪羽蓋玉階金所式昭範於聖理竟韶華於地紀
六宮揮涕子清禁萬寓咸寃於人倫嗚呼哀哉宗祧永固濬
哲膺期仁緒勤植慶决華夷捧鏡奩而增欵臨甲觀而纏悲
望松楸兮逾遠感霜露兮何追湘川有君漢陵宜祔露衛攸
心礼章加數瑞雲呈裁而轉妍痲服变黃而無嘉想層城於
北闕背壽原於東路應門寂、以長閑同執麟、而畢赴嗚

呼哀哉閔泉闈兮有洳引池緯方方昭吟古本於靈園邈悲
風於渭橋繁茄凝而凄切輕旆轉而繡條衣潛覆方猶在香
遠聞方而不消嗚呼哀哉嗚雉奏而夙興服馬嚴而曉發慘
河山之淑氣怨桃李之嘉月雖立極與觀圖繫馳光而裡設
猗彤管兮有煇替徽音兮無歇嗚呼哀哉

昭德皇后哀冊文

韓滉

維真元二年歲次景寅十一月丁丑朔十二日戊戌大行皇
后崩于兩儀殿施殯于西階越墓一作年歲次丁丑二月景
辰朔二十九日申申大行昭德皇后將遷座于靈臺禮也長
秋霄闢靈輶夙備哀笳候曉咽挽增欵容衛儼然庭悃遂動
常情以自失矧考恩之天至哀子皇太子痛風翌之將引哀
陵雲之永訣遣奠以登峻臨凱風以泣血臣渥奉照式陽懿

烈其詞曰坤厚載物乾道兩儀成象大矣貞徽慕之芳葦在

郡詩在洽

倪表天拖風弘王雅慶發明離靜恭之惠斯贊庶

方之教

聿熙誠軒星之降彩王華之遷一作姜嗚呼哀哉桂

纏衣椒塗燎寢翬衣卷王龍杠綢錦內朝遽闕公宮亶彤管

空貽黃桑罷維宸采深悼於教劔儲貳一作痛絕於勺欵惟

華宗之遠泓寔統業一作於周王猗烈祖之僊固命是之靈

長沙麓之徽爰契筮華一作之慶載洋穆嘉猷於洲渚躋成

惠之一作任姜居內輔以同休飾芳音一作以融光賦膠木

以逮下鄙脫簪以自彰風着當熊之績早膺靈鳳之祥布一

德以蕃衍貞萬國以元良章順簡以柔克爰宸蝕而靡常掩

圓魄以就晦純坤維而不張嗚呼哀哉臣妾何恃宮壺安仰

湊永卷以晨謁瞻蘭殿以凝想庭寥以增暖總檐以不

散激魏唱以發達蒼且以振響嗚呼哀哉通灵甫擗天京啓
叶壽厚春慘新宮晝玄珠儒已穉玉座將迁哀嬪負爾一作
泣御筵驚軫徐轉鳶旗導前慟皇情以徐涯下北極以辭天
想衣練以崇儉純傾筐而詠賢嗚呼哀哉瑤齊永閉擊鑑長
委灵仙眇邀母儀在紀媯媯国塗山繼美配祇薦号騰英流
祉惟黃儲之孺慕方御血以頓毀掩礼經之前蹤達天下之
孝理遵一作睿懷之慘怛昭天下之中始垂千古而自揚一作
豈臣詞之足擬嗚呼哀哉一作皆唐大詔令

懿安皇太后哀冊文

封版

維大中二年歲次戊辰夏五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酉懿安
皇太后崩于興慶宮冷井殿拖殯于大兩儀殿之兩階粵十
十一月丁未朔二十六日壬午迁座于景陵之別寢命大尉

具陳祖饋殿廷礼也池緋就列神攢啓封晴霜拂禁轡空叶
龜謀之吉兆儼蜚衛於行宮皇帝孝本自天礼之期踰節仰
遺令之是稟仰宸而敢越霄載既備祖庭爰毀緬行佩之祖
征駐驅輶疑作之去轍顧謂簡冊克揚休烈匡敷奉詔敢獻
文日

大員清升大方渾凝日正陽惠月司陰取人倫既分伉云儷
云自眩之卑達帝之尊有国有家以君以親光：母后之孫
昇平之子有命既集來賓帝宮奉繼城之中饋光戚里之華
容赫憲皇龍潛未躍貼孫鍾紫極之慶知于春青宮之樂惟
后之明執礼而行莊敬必嚴於父道盍淑將俟于鷄鳴及三
圣歸真三光正色日郎黃道月盈宵極中典是贊陰教惟則
時永肅雍功惟輔翼服澣濯以驚其華煥讓封拜以誠于謙

抑蘋藻潔蠲於宗廟葛藟冷諷於宮掖高襟有慶大電膺祥
誕元良而立極續丕構而圓昌於是養素便殿齊心洞房宸
嚴捧負孝道揮光噫馳颺兮未幾迅朝露兮何蒙人代之推
迂英樞仙家之日月猶婦事之朝母臨立葉禮益上載恩方
下接無何祕椽求其空門悟劫追兮劍之悠遠感霜露之履
涉謂十地兮可躋謂舟梯兮可躡金屋不知其長往彤管空
遺手旧法嗚呼哀哉姜源讓德任姒推名仰符軒輝俯順坤
灵容艷不邀乎箴史婉婉自協柔乎明終厭浮代期歸福庭
謝明時於謂禁即修夜之玄局嗚呼哀哉蘭殿灵唐詔令嚴
椒房幽寂曰下殊簫塵生粉壁禁樹暮兮慄慄宮瓦寒兮霜
兮霜相毀兮如在捧帚偷兮昔嗚呼哀哉車書畢會容衛周
陳黃山指路清渭臨津姑射之雲電自表緡偶之蕭鼓空游

想冥：於寥廓徒望：於沒迹嗚呼哀哉天上無歸人間一
別盼三清之縹緲番四德之昭晰詩着陰陽之詠書微卜筮
之說啓叶吉於新阡葵同刃於教穴虽壽官相望參差陵之煙
而仙路有詔令期繼綫瑶池之月嗚呼哀哉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九

太子哀冊文

哀冊五

隨文德太子哀冊文一首 唐懿德太子哀冊文一首

節愍太子哀冊文一首 惠莊太子哀冊文一首

惠文太子哀冊文一首 惠宣太子哀冊文一首

恭懿太子哀冊文一首 昭靖太子哀冊文一首

隋文德太子哀冊文 虞世南隋書元德太子傳作襄

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乙亥皇太子薨于行宮

粵三年二月庚辰朔六日乙酉將迁座于莊陵禮也唇綉霄

戴鶴悔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器以長懷恩視膳一作臨而與

想先遠關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賓從其如昔皇帝悼膏方

之云戒日卜謀允從庭彛撤祖階所收重抗銘旌以啓路動

軒一作輜振容揆于一作度名累德彰謚爰詔史冊式遵典志俾瀆

哲之微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詞曰宸基峻帝緒會昌體元襲
聖儀一作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韓莊有
誕生之誕膚惟霄惟道觸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
樹親建國命懿作藩穢旌先路烏奔渠門庸服有紀分氣惟
尊風高楚服一作殿雅盛梁園春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遠基
崇礼一作峻改王岑墟奄有唐晉在責能謙居冲益慎封畿千
里閭闔九重神州王化禁族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推衡惟淚
清秘親賢允屬從一作泛景風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涌敷言藻緌
式是便蕃一作頌思謀啓沃恭一作洪惟積德豐街繁祉粵自天孫光
升元子練建事翠纓奉記一作祀肅穆蒲容儀形讓蓋礼樂交暢
虔敬兼資優游道一作養德恭已承疑一作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有
粹神儀深穆其度昱、觀德温、審喻恫戒奔歲流連五一作王
賊八監出指日就月將冲情王裕令問金相宜媛景福永作

元良神理宜窅天道唯究仁不必壽善感愆祐邊瑞山之類
壤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動皇情之深憫推且
察其如疾嗚呼哀哉迪環氣朔荏苒居諸霏零路於瑤圃下
申或作嚴霜於王除夜漏尽方空塔曙曉月懸方惟歟虛嗚呼
哀哉將寧甫窺長道望苑渡渭浹於造舟尊長平之脩坂藐
鶴駕而不追顧龍驂一作樓而日遠明嗚呼哀哉永隔存沒長
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即潛壘之幽深羅一作霏夕煙而稍赴
慘落景而將沉听哀哉挽之悽楚雜灌水之悲吟紛徒御而
流袂都一作秋纓弁以霑襟嗚呼哀哉九地黄泉千秋白日雖
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圖芳於篆素永飛声而騰寔嗚
乎哀哉

一作皆書隋本傳

唐懿德太子哀冊文

李嶠

維神龍二年歲次景夏四月甲戌二十三日景中懿德太子

梓宮啓自落邑將陪窆于乾陵禮也歎之夕陳祖奠朝設蜃
輅俄軫龍旗按節帝蹠蟻庭之寢齋情鳳渚之諭黃撫萬
策之懷國本媛六姻而悼乾將情無較哀禮有加數刻純懿
手金版播聲芳於玉裕其詞曰

靈命將興元符是膺皇基茂立帝武丕承祥集盛堂慶流朱
邸棘天延既桐圭脩禮寔惟天族載人英川室岳秀虹輝電
精舞象得立珮觸聞道刻舟敏遽常之慧早幾神闇体理識
明資心禱鍾律慎舍蔡善曰仁曰孝非訓非師寬惠深博溫

良肅祇苞奉六文

一作女

網羅群籍詩接楚彥賦延梁容惟國

傳騷雲夢

一作臺

對易樂善超筆多才掩昔乃崇匡衛實屏藩

乃列朝請為鴻為鵠揚聲北路振彩西園儀表姬戚光輝舜
門恭事闔闔歡迎黨族怡色玉潤溫詞蘭馥中外克諧親踈
允睦恒德有裕間言無讒榮深出幸寇茂留中婉耍群碎網

繆二宮陪輿澤厚賜

一作錫

馬思陰西蜀欽義南山向風禮縛

天孫望高元四重海闔象前星虛位方輟頌尋行膺主器奄

喪門軸俄催隙駟嗚呼哀哉風下朝滿龍收燠光變田穢彩

挂苑淪芳國軫傾翰朝悲懷梁惟靈微之寂々怨天道之茫

々嗚呼哀哉玄聖登期思榮下賁爰命典冊式昭名謚上登

坐崇策盛不菴闔壤同戚具寮增歎嗚呼哀哉等思臺方童

不族还作室方復何年訪耒人兮傷對日瞻去鶴兮咸昇天

惜明離之虛錄帳鳳示之徒懸對銀榜之番月泣桐樓之送

烟鳴嗚哀哉司兆獻占掌圖辦域挽鐸初警惟恍玩飭引文

衛之透迤度繁笳之悽慘經永慕於青俯結餘酸於紫極嗚

呼哀哉辟文風之近甸出避雨之曾垂望八水而遙集懷三

川而顧歎麥枯兮夏旱花落兮春殘林野晦而天無色烟雲

愁而景歆嗚嗚哀哉稅駕昭塗即宮下土執斧供事揚麾按

部藏日兮山門埋鏗兮地戶痛平生兮冥冥哀條忽兮今古
視不見兮吁不聳天無曉兮夜無分同變化兮光陰尽配陽
光秋兮菊蘭分嗚呼哀哉

一作皆唐大詔令

鄮愍太子哀冊文

李入

維景雲元年十月朔日節愍太子梓宮自鄮社粵某日將陪
窆于定陵禮也辱衛初列鳳仙將遠闕少海而不番赴窮泉
而莫返皇帝懷副君之大義降猷子之深悲飾忠烈於遊者
俗哀榮以送之漢渥虛侍周墻肅事恩臺宮築幽熒水閔金
相兮玉裕揆行兮旗能峻鄮無泯声兮有恒其詞曰

素雲流水白水真祥祀及百代威加萬方勃焉家國赫矣皇
王帝子攸隆乾男以將邁惠誕靈懷文抱負漢臺占雨秦官

唐大詔
令作京近日晦对不祥能言罕尺藝該百遍詔令作詞合六律

朝震自奉夜月暈遊休薦推穆書成重鄒典戎仙衛作牧神

是州謂元子光膺孟侯少陽正位太學知道春送夏弦尊師

敬老榮承五々寔殷瑜珮三善不忘四章旋連過閔則下八

廟朝趨日仁與考終始不渝至敬日躋温文歲廣望高副才

優魏兩用事有偷土言無黨政成中外声溢天壤邪神作蠱

匹夫知惋不雀身尤詔令將弗國唯忠人期朕伏謀猷是斷

獲戾宮朝歸魄宵漢白駒過隙蒼蠅心藩水逝西沼霜彫北

園鶴闕誰馭鳩里徒究曠目於比傷心詎論嗚呼哀哉去日

淪暉前星隧軫神溢謝惠音如在物是非人乎移運改全

明延鑒徽章有待有待伊何慶逢開闢延鑒伊何恩隆典

冊即鳴鳳之闕嶺啓占鳥之隊宅人辟中壘之桑鳥思平陵

之陌地如伊水山連紀市嗟委化於仙期欲問安於神理五

營成列萬國咸酸挽鐸朝喝旌麾曉寒指牽牛以南渡乘欽

龍而北僚顧青舍兮非春掩互非兮大慕昔之來參銀榜銅

樓今之往矣曠野荒丘冉冉兮辰促蒼蒼兮道悠惟聲華以
純懿此金石而恒留嗚呼哀哉

惠莊太子哀冊文

張九齡

維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十一月丁巳朔二十四日庚辰司
徒申王薨于行在所冊謚惠莊太子旋殯于寢粵閏十二月
二十七日壬午將陪葬于橋陵之栢城禮也黼慕宵布羽肅
宿設西序啓攢南首成列皇帝深天倫之感崇后儲之禮擬
容衛於青宮申孔懷於朱邸爰命史氏稽於唐大詔令今則
無俾直書不彰遺惡其詞曰

昊天有命先后受之分王子弟藩衛京師克荷成憲罔不集作
肅祇懿哉明哲誕惟神粹宣慈曰聿孝友天至道則聰合跡
無自異性宝生之學兼時習易微書遠詩言禮立惠必有隣
善如不及貴而能損量固難挹方伯生鎮邵南取斯司徒八

掌鄭武其宜義之所在政乃克旋物留遺愛事着成規西夏

息人東征叶卜鞞鞞同軒二木皇皇改服疾道中路凶傳左

轂寧不憇遺奄鍾斯酷嗚呼哀哉昔在冲妙具惟兄弟四國

並封五王均體遊必連騎居別同邸各承愛於含貽俱愛經

於置醴既荏苒而六過屬憂啟之將啓實定禍於蕭牆遂繼

明於雲陛垂隔深宮之衛常洽家人之禮曷殂謝以痛心感

乎生而流涕嗚呼哀哉爰擇茂典將集作崇上嗣表先王之

元良中有於之褒異紛鹵薄以徒設儼文物而空備彼神儀

之如在乃群碎之在萃周禮從祔漢堇是陪先遠日而撰懔

選吉會同盟以送哀夜漏尽兮暗室啓連燎兮殘晷摧按

三校而徐進將一去而不迴嗚呼哀哉皆朱門兮遲遲駢詔

驥自驥兮駉駉野蒼而助慘風慘颼而增悲翩翩兮素益寂

寂兮益惟遵日於而何有覓陳迹以如疑面都邑兮不入是

陵寢有期惟先仗之永闕與昭代而長辟嗚呼哀哉潛清暉於幽窆昭鴻鳴於美跡將在皇儲之史豈侶諸侯之策播遺卷集作於蘭桂傳不朽於金石諒記言之在茲嘉德音之無歎嗚呼哀哉

惠文太子哀冊文

蘇頌

維開元十四年歲次唐詔令大景寅四月己有朔十九日丁

卯太子太付岐王薨于洛冊謚惠文太子殯于正寢之南階

重夏景申將柩于橋陵禮也晚夙比清魄月西昭列鐸挽以

嚴土軒除而滅燎皇帝戚深天倫或作倫寃異天人追遣奠於

將遠慟哀懷其若新人以真位文以光謚爰詞司在迺甄遺

懿其詞曰

重玄之門唐系居尊五色之土岐封效古瑤岳正位兄一弟

二室夢承疵弟三五四常急准方特詢以事竟扶異芳龍竭

其志其志伊何承才則多武之以靖文之以和勇超東牟思

奪東河是曰具里曷玄其他覃訂守成忠肅鍾美克順克比

為臣為子河書聚學滌易窮理毫使露濡賦令雲啓岳政八

慎邦紀魯衛則侔武柘期擬傳于死嗣欽若端士往錫朱旂

未朝子微家人輯穆藩后增暉井旨不同而不膳珍不共草

而不衣楚謀或憑梁籍寧近扇廷岱以封廷待升天而慶歸

倚邦芳揚名於后懿詔令錦芳脩業芳可久富貴芳于何不

有閭忽芳曾莫之嗚呼哀哉宵欵分紛華傳于奏天初辦時

愚詔令功乎思駿馬連隴而交使近臣駢命而陝醫望居王

方何遲：俯櫛搢方猨若期至不至方歛長辟莫悲：方惟

此悲外背罷飯方內獨連滌豈吾秀之在哉崇后儲以謚之

孝依橋仁岳本京師莊泊文方疇能忍茲靈輅稍發清道徐

接整承華之鹵薄瞻惠湯之宮觀對陰：於國門橋狀：於

天漢盈日戀以迴復蓄新哀以聚散訖然嗣王若不勝喪慘
天地之河心闋怨山之已上夫驗為之德謙固其則存沒是
膺惠文是微存也高臺深池不鏡歿地備物重器之不矜嗚
呼哀哉典冊之有憑惠文之有稱故奉先皇之松栢成太子
之園陵哀嗚呼哀哉

惠宣太子哀冊文

歸休

維開元二十二年歲次甲戌七月朔十日己巳司徒薛王薨
于洛冊謚惠宣太子翌日殯于正殿之西階粵八月二日庚
寅將陪葬于橋陵禮也涼陰戒秋白露疑夜俸哀挽於孝道
儼若容地池樹皇帝庸棟華之既凋曠蘭坂而增歎無徹奠
以無及恨潛泉之永閟光乎典冊昇彼諸嗣爰命臣颺言其
懿其嗣曰

於昭帝系發濟玄裔建唐弁堂自薛而王粵有成德遂荒東國

大啓土宇聿崇典則夫則象靈在初迪摅惟濬博敏秀鱗淳

龐泝慎茂暮以成蹈道而順或作進文美獨越武烈惟振百辟

式瞻五宗或作崇詔以順惟茲大賢克懋天歲為藩為屏是

輔是弼保厘我邦家左右我王室沛猷演秀楚元說詩藝無

不綜學罔有遺分以保王建其旌旗出弘声政入贊雍熙咨爾

云族是推郭睦王日命弟寃其車服俾族于京怡之弟先穆

以家人之禮崇其藩后之榮曷帝不樂彼同輿却東平之歸

奏詢其異政欽少詔令海之能名將以天倫之愛可以昭于

於詔令作載籍反于之道可以貫於神於其善有慶禍無期貽

享此宜壽祐其多才胡勿樂以為疾逮彌旬而成災躬為禱

兮無不至成以請兮無不脩走群祀以累祈徵上醫而畢泊

蒼黃而晦明未隔闇忽而古今斯異嗚呼哀哉神理無昧人

寰已非想何樂其猶在望准先而不歸悲由中而自切慎恨

禮而相遠帳丙舍而翫之云遠飾承華以贈暉嗚呼哀哉靈
龜擎吉服馬先路悼津門之永逝遵河橋以直度笳哀洛陽
之道旒靡咸哀之樹換憂歡於今昔變風景於新故嗚呼哀
哉夫行以謚尊思由禮盛申備物以增飾緬貞微而獨映俾
重為善之明以彰有後之慶嗚呼哀哉庭榭撼以驚秋川波
咽而不流歷神臯兮望國寢背華宇兮歸山丘歷詔流塵滿
兮虛榭階綠昔生兮行瑤幽惟盛德與鴻烈亦天長而地久
悠嗚呼哀哉

恭懿太子哀冊文

李揆

維上元元年太歲庚子六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皇帝唐
書本傳并詔弟十二子時節鳳翔等四鎮唐節度觀察大
今並無字帝使吳王侶薨于中京之中二本邸殯于詔方寢之西階粵八
月丁亥冊贈皇太子廟号恭懿冬十有一月庚寅詔葬于長

安之高陽原禮也驚隊開封龍翰仁進轍陳祖載而就位
儼塗而唐書成列皇帝哀玉林之闕景潤璿驚而懼唐書作
霜瞻唇唐書綽而增思懷鴈池而永傷孝謚惟古褒崇有式
爰詔史臣恭宣懿德其詞曰

維天祚唐累葉重光中興景運唐書作 再紹乾坤本技建國
盤石踞疆克開聖唐書胤寔曰賢王驪源孕彩曰幹勝芳深
仁廣考蘊藝含章秀發孩笑二本童年叶旨對日流辨占封二本
作鳳繼美曾衛後塵間平絕軌胡藝初構王師未班爰從襁褓
載歷險艱愛惜二本中掖名崇懿藩居常稟訓動不違顏禮
及佩麟朝加分器作土延壤二本登壇受師玉詔金箱
四字唐書文經武緯樂善為室崇儒是貴濬哲外朗温文
玉頊金声內深閔書成誦現表音五經在口六律諧心才優藝洽詔
絕古超今地豕猶梗寰區未泰二本滌廬祈貞焚香演

倡食去章血心從唐書定慧庶福邦家俾清亮穢霜唐書露

嬰疾聰明害神沉疴始遣微曠盈旬正唐書止盧無擾發言有

倫在膏方函問膳逾勤雲物告徵星辰變象楚藥無救奏醫

莫仗靈儀杳而上賓徵音邈其長往唐書遺唐書邱於青社即幽陵

於黃壤嗚呼哀哉竟棄唐書去何之精靈在唐書考有思痛唐書

唐書念君親之永隔託唐書薨寐而未辟延桂宮而震唐書悼貫擻壺

而纏悲族遺芳於碣館賁新命於儲闈嗚呼哀哉先遠戒候

占龜獻吉指鷓野而西臨背鳳城而右出天慘慘而苦霧山

蒼唐書而翳日揚雍挽之哀悽聆松挺之蕭瑟唐書羅烏伏以

札峻撩黃腸而思密望馳道而長辟赴幽途而永暈嗚呼哀

哉生為寵王唐書兮震爰所鍾唐書殞追上嗣唐書兮朝典期崇星王笙於

洞府唐書閔唐書非銀祭於泉宮金石誰固唐書兮人生有終簡冊猶

唐書二候記唐書兮德音無窮敢直詞唐書以唐書篆羨庶求代而承風

嗚呼哀哉

昭靖太子哀冊文

維大曆八年歲次癸丑五月乙亥朔十七日辛卯門府儀同

三司元年鄭王薨旋殯于內侍省二十七日甲午冊謚日昭

靖太子酒十年歲在乙酉十二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遷

窆于萬年縣細柳之比原乃詔京兆尹黎幹監護喪事展飾

終之儀禮也嗚呼哀哉窮陰肅冽景凝唐書沍蜃輅方巾龍驂

在御設庭燎之終夕啓攢塗而即路皇帝悼賢玉之不淑念

愛子之云忘齊彭殤以理遣唐書崔形影而神傷錄日功唐書於

藩邸儀新謚於太常唐書承家子子克追嗣位於元良爰命侍

臣式纂遺芳其詞曰

維昔啓土膺茲冊命賜爵為王建封鄭梁國寵異魯邦禮盛

明哲在躬溫良成惟國步難艱遺茲師族良克生才藝允是

文武乃拜元戎俾殲配膚駭思靖乱功期禦侮守師律以嚴
邦振威聲而先奉問安內豎視膳寢門隨肩明兩順色晨昏
光輝棣萼友愛鶴原率禮不違人無間言招賢南楚愛客西
園宗子維城王室以藩樂善未終沉疴斯赴群望並走眾醫
咸理有家無瘳蘭銷玉毀馳光度隙遊川閱水紀軫皇茲之
陌化嗟國人之罷市嗚呼哀哉疇庸未紀度德則優崇以徽
芳闡其謀猷善則可旌禮無不酬吉凶同域神理難求列前
星之儲位昭甲觀之虛一作慶選撰日月以有時備塗芻
以將命卜窳從吉辨方居董正原霜苦松阡陌映起寢廟之
崇嚴制園陵之尊歟一作嗚呼哀哉輜車發軔緹綺前族祖
載奠撤簫笳哀鳴挽生離宮路回直城羽儀以列徒馭不驚
越素澹以東指背黃山而北征軀岡走以迴抱遠樹靡而低
傾風驪宮以正表依細柳以開營閔重扃以於窮壤悲執紼
於栢楹川香香以曠色野梢一作梢以寒聲仰清芬之不泯實
昭昕於鴻名嗚呼哀哉

一作皆唐大詔令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

謚議

上此下二卷英華所編
失先代先後今正之

謚儀一

德崇謚儀一首

敬宗謚儀一首

宣宗謚儀一首

懿宗先太后謚儀一首

駁工部尚書宋慶禮謚儀一首

駁太師燕國公張詭謚儀一首

御史中丞盧弈謚儀一首

涼州大都督郭知運謚儀一首

故大保丞相贈太師苗晉卿謚儀一首

江陵尹御史大夫呂禔謚儀一首

駁司徒楊館謚儀二首

常州刺史独孤及謚儀一首

贈司空李揆謚儀一首

德宗謚議

許孟容

皇莫大夫義軒帝莫加于唐虞妣氏商鎬亦續憲度成紀名謚以揚昭光徽儒臣之議所以對一惠也發揮茂耀如揭日月伏惟大行皇帝文思濬哲天縱神授大明惟聖大孝尊天服道稽古洗心藏密巍巍易簡赫々功造嚴祖宗而上下昭假仁億兆而飛沉表灵始者蘇寇魂戎旌未偃方由雍師出惣虞師刷讐恥而戴君父起雍城而升少海元良有開歷數誕膚同殷宗而心在諒陰位泣一作漢制而札從權今然後諏咨對越端拱而理時丁稔沴盜起沉烈宸筭獨復雲雷駸奔浹旬底定鯨燎殲洗及已哀痛大猷彌尊版泉威武止殺矛人之志也金方朔陸賒狁昆夷赧赧獷悍不敢不卒丹穴南裔扶桑東極自古未化占風而至鏡昭廣及無思不服之德也大本通達是爲中和而舜之名我至樂以變繫璫以貞神

人奉聖順聖元侯維獻九成八佾聖作明述垂衣脫劍訢壽壽那之奏也現文化成匠物研精四始六義動經風雅洪音巨麗焜燿皦繹立言垂訓內書立鳥之作也蠲可保全壽夭之門之疏溥錫日之廣利禮瘥不葺長養推仁施齊天地如保赤子之誠也教由惠禮人及恥格古作訓夏我箴政刑載洪哀敬用息刀鋸利見大人脩本媿身之旨也躬信厚而偷薄以草体清明而貪饕以徵納匪躬之直無毀校防川之誤推輔理之功有輻湊並進之勤况今方草仙鼎物成汗漫無從希弗永閔哀同軌之將會仰鴻名之可易錫衍蹟錫乎無窮謹按住義參諸謚法曰物妙無之謂神保大定功之謂武尊仁安義之謂孝經天緯地之謂文大皇帝变化無窮樞衡在握神莫過焉金湯善施材承擾馴武莫盛焉

文莫逾焉考墳史而微惠實諸上尊謚曰神武考文皇帝廟號惠宗董焉

焯王度煥于黼藻

敬宗謚議

賈餗

議曰定尊号考烈聖終古之重事有司宜用大者遠者上負有王之明烈不開千載之成法慘夫人之意極臣下之誠酌而與之以正大謚故稱天之誅大莫大如焉微臣得議公莫至焉所謂大者遠者蓋惣夫一朝之治也化四惠之海澤夷夏之率我元、之受賜皇明而疑臨之遠近層斷所繫之巨小何如耳其他苟不足以升降盛惠者固得畧而不論伏惟大行皇帝以英霄之姿紹膺丕曆啓皇揮於磐石浴聖惠於少海每欽承冊命天下感悅既即尊位孝思踰显列聖之道

率礼

一作履

不違礼行乎知裡敬達乎宗廟富貴四海以致養

榮兩宮以問安推思廣愛累霈鴻渥發號施惠洽於百靈而又天資嚴正霄德沉毅時海內承憲宗穆宗威靈德澤之厚朝野無事生人休息初靈大宝委政宰连春秋至富而遠蓄剛辨既闕廢務四聰盖達英漸自己任賢不疑故卒能光啓誠明載安天下橫議或熾聖裏踰堅忠勲内外叶贊雄略於是奉兵食之大計示經營乎四方而不违之藩首自夷殄礪忠奮節視師一作待冲於朝承風嚮化遐邇聳動夫不怒而威不嚴而勝王者之武也推是旨引而神之則未刑之用可見矣惜乎号而未光乎天地澤未浸乎四海而变生非慮遐抱天閔生灵之院憤其可既乎七月将至同軌既集臣奉上稽國典傍考物情約其經義合諸謚法表功節惠度叶大中書惟

霄作聖夫以濟哲之材繼聖明之業而祖宗成式脩奉罔隊
禮百神而親九族尊儒衍而容諫諍誦鴻闡兮聖德章明非
霄而何謚法威強叔德曰武制勝朝之上而威後遠馭不俟
車甲非武而何昔漢昭帝初蚤謙讓然終任其剛斷以显明德
德有功曰昭大行皇帝初蚤謙讓然終任其剛斷以显明德
非昭而民愍夫者臣下追惋之誠所深切者也謚法在國逢
難曰愍聖朝既討讐戮亂明告四方有司所宜率億兆之心
極君親之義薦誠隆一作感非愍而謚法慈惠愛親叶肇享
皆曰孝孚愛敬於率土刑家邦之孝理躬親嚴配之典奔走
駭來之助廣慈至德悲何而孝傳曰臨之以莊則敬又記曰
莊敬則嚴威擬盛烈之刑容參歷古之訓典謹遵上謚曰霄
武昭愍孝皇帝廟號曰敬宗謹儀

宣宗謚議

蘇滌

議曰伏以皇天平分盛王舍用拖雷雨之廣澤則庶物生成
務思威之至仁則四海亭育逆使舍靈受泰觸類之懷美大
名固當稱謂伏惟大行皇帝爰自盤維膺茲九五行越今古
仁彼黔黎孝惟生知略不代出以天下為己任視宇內於掌
中坐朝而不問風霜彌亂而不怯府帑動惟師古盧必歸周
葺善若驚去疾務尽前王之美事烈聖之今典必撫而行加
以講信脩睦任賢與能思念庸則發凌煙之彩繪敦次友于
則置雍和之晏錫俯閱才彥則命法官諫官之次對愛憫生
育則禁三月五月之株捕一物之不得其宜納隍在盧四方
之稍有未泰降食為心命將則千里坐之指縱詔令則三遠
克定是以人並為便物得自安加以西平羗戎南蠻殄寇三

州七閩之地垣然無虞四績際海之舛晏然自靜然後振粟恤人蠲農命時遠無不肅定無不安姦宄戢心摧豪屏息京輦絕桴鼓之嚮遠陸無烽燧之于可謂超三躋五度契踰繩者矣故有識曰停其云亭人已臻於仁愛不享堯運不升軒雲豈独唐俗有喪孝之非祀人壞崩天之怨而已謹按謚法敬祀享禮曰聖閔土斥境曰武聰明睿知曰獻經天緯地曰文慈惠愛親曰考先皇帝肅祗禋祀非禮不行得不謂之聖乎收復旧疆銖鋤梗駕得不謂之武乎好文樂賢與善不倦得不謂之善乎虔奉天道銳意典法得不謂之文乎五十而慕問安不懈得不謂之孝乎謹上尊謚曰聖武獻孝皇帝庙号宣宗謹議

懿宗先太后謚議

杜宣猷

議曰臣聞慶都堯唐風稱盛塗山育啓夏道克昌坤德既刑於邦家帝籙方傳於悠久况母義夙著壺教自高夢日昭其休祥倪天表其鳴慶晦耀未兆逢時乃彰殊深不在於生前禱禮必行於身後詳觀國史述听皇王步驟以來其道一貫伏惟先太后應二儀而作合齊兩耀而降祥派沅弄印之榮道叶握籥之聖柔明初進慈儉用光蘋蘩遵助癸之儀紉紼展親蚕之禮四惠之姿始耀六宮之望攸歸服浣濯而自脩抑華侈而不御大行皇帝道資內助禮冠中闈越絳輦之尊聞體輦降之盛則二河之族難五麓之慶方遙進賢才而益恭辭進封而奪志一作辭封拜而難奪是子一人而不享其福母四海而不居其尊行成楷模言著箴誠名器尚虛於椒掖輝華俄缺於桂輪全惡則崇脩物猶蕘當海晏河清之日屬賓天上

漢之朝一作期故劔軫皇慎之新深阡赴丹禁之慟於是痛環
珮之絕響感詩禮之無聞爰詔近臣俾誅明淑神筭一作筭是
自用寫悲情豈八字之能倫與三光而齊朗歎纏綿愴之痛
陋撫存悼亡之詞天文昭臨袞榮蕙極其後必大倚伏有微
皇上繼明之初邊思崔復遂發宮女副以內臣恭告薦之誠
度陵寢之制寔遵近札即兆為山改馮鬣之形就鮒隅之式
旋宮之時立蘭殿煥之開想像如覆於玉衣盼嚮疑遊於金
屋上仙之日都人不簪於柰化之追禁辰國風空賦於
苻菜昔處虞嬪之列今當文母之崇休內範而表深因子貢
而昭慶秦原松擢住氣久疑漢右禱禴盛禮俄及道光前古
惠寇後宮發霄感於賜衣軫孝思於遺境遂揚翟散一作之
札以尉昭靈之慈謹按易曰元首善之長謚法曰宣慈思和

曰元義曰明惠有功曰昭伏以先太后待年之初已標仁慈
之則儷極之後益彰柔煦之風得不謂宣慈惠和乎輔佐昌
期聿脩陰教克生聖嗣光啓中興得不謂明德有功乎請上
尊謚曰元昭皇太后謹議 一作皆唐太詔令

駿工部尚書宋慶禮謚議

張九齡

開元年中通典會要作開元七年太常博士張昇謚贈工部尚書宋通典
作宗慶禮曰專議云大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云萬
計所冒害於家凶於國益法曰二本無曰營州鎮彼戎夷執唯斷舌
員外郎張九齡駁之議此二字曰營州鎮彼戎夷執唯斷舌
二作逆則至其死命順則為其生通典人是稱樂都其來尚
矣尋罷海運克廣歲儲遠亭晏然何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
轉輸之勞較其優劣敦為利害而云所云萬計一何繆哉安

有踐其迹以制實貶其謚以詢虛採會典作乘慮始之作以謗生
志經遠之權利义非得所孰謂其所請以所議更不大常廢
表行之跡可尋而易之名典不墜也謹議

駁太師燕国公張說謚議太常寺謚為文真伯成駁之

楊伯成

議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礪風俗檢束名教固無虛

蒼通典是尊要會寔錄准張說罷至云不半古防閑周身未

克瓜李之嫌而喧會典衆多之口且王之有瑕尚可磨也人

之斯玷焉可追焉通典作焉謚曰文真何成歡請下太常更

擡行事定謹議

御史中丞盧弈謚議

独孤及特任太常博士

盧弈剛毅而田唐書會要忠真方無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

天室十四載洛陽復没于時東都集作周唐人士狼狙鹿

駭猛虎唐會集唐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惟而完妻子

或競先策蹇集作本文粹作爭脫昇毅不恥苟活甘飲盜泉

奔独正身守位此諸本無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之此諸本無不

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猶慷慨舊唐書有教賊泉境之罪

現者股慄弈不變其色西向而辞舊唐書作西比面辞居然會

而後受害虽列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

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自寇讐以

死誰懟及為下然勇者禦而忠者必守社稷是衛則死生以

之會典老而去之是知克也忠於粹作於忠何有盖舊唐苟

息殺身於晋不食而言也仲由結纓於衛舊唐書有不避其

難也玄冥石馬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侍保

奴而死先礼而後身也後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

受死而賈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而諸本有捐生古人書

之使事君者勸然則錄山之乱大於里集作孔悝會而二唐

廉察之任切於在宜之官分命啓繫不啻保姆逆黨矣威烈

舊唐書作甚于本於亦大於斯時也能於執手者同其戮戈挽之

不來推而不去豈不以師可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

故全其特舊唐書操於白刃之下敦與夫文粹無懷安偷生

哉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国志死舊唐書曰貞秉德遵業曰

烈并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圓國矣舊唐書會要集本

國危而不能拯集作而繼以死可以志死矣歷宮十一任言

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集有時

黃門以直道佐時弃嗣之以忠純可謂專業矣請謚曰貞烈

謹議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兼鳴牖鄉

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前

議曰郭知運驍勇有謀善文粹有用兵起行間為虜上將當

時興百余載矣天下克富太倉有二十年之畜玄宗條粹本文

漢武故事方銳意拒土知運適與時會遂扶集無乘天威奮

其才力独二本與虜确故能破嘆可汗以静文粹北連敗吐

蕃誅康待賓隴坻文粹以西鋒大為息尉薦麾下吏士仕必

以村徃趙倫績用茂者王君奭二本以果勇代處分閭之

寄牛仙客出時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称斯文漿按之明也當

時議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駿薛訥並為中興名将至今隴

上將士息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尸而祀之者上中元

蕭宗加太公望武成王之易其名者謹按謚法服叛懷遠曰

威易曰厥孚威如繫絆号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其集作動
代事業宜有以美称曰孤失之利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
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惠則威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齊
天下也拖於名号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謚知運曰威謹議

駁議郭知運

崔時任左員外郎附見杜孤葉

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會要有年今請易名竊恐非
禮謹接記會要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通典會要為禮也
昔衛公叔文字卒將葬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通典會要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通典會要節度既
通典有名下倖行數紀之集有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
申請竊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又傾屬多故屢制方隅朝
庭策勲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求况節度

當開元集有初贈特加碑誌踰等集作皆出恩命追悼之過
文粹亦已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啓將來
之冒昧况今裂土者接畛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
請不唯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虽欲曲全竊將
不可义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節度合謚而不以
其時則嗣子廢貴先機射而集有又殊旌善之体請下太
常謹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立

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有故文粹作闕禮追遠請
謚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衛公之薨也有宋師一本有太子
至隱公元年十月而葬文粹改葬不以踰時而文粹葬禮文
公叔成請謚適葬前謹接禮經二字通典會要作二曾不言

已葬則不可追謚况帝王殊途下相分袞會典新禮作會典則

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俊苗太

師一年矣呂誣四年矣盧奔五年矣顏果集作貞非卿八年矣並

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独知運以其字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

必以已葬未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綬會典一也而與

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

無位而子居大官會要作貴位不當以已通典之貴加榮於父也禮

不云乎父為士子大夫葬以士耳律作亂若知運者處方面之

通典會要列九卿茂勲崇名輿衛霍倂飾終之禮宜加他將

於一茅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通典作者會要

有卒多赴敗早雖逢風雲化為侯王其其字通會要祖父爵

位與知運通典會要作典知運李何通典作何字擢名

器等於草芥以是殺通典會禮竊謂近誣乾元已文粹未累

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内外文武具寮之先志蒙恩賜或音微

父沫或墓未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教未嘗以沒

代遠近為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今

以歲久而葬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独隔於一人也當開

元二年吐蕃以奉困之師八五原塞擊坼之聲聞於秦集作

雍和運與郭虔瓘等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妍虜

之西左衽是堪今朝庭方將命師四字集以征不服討不庭

且褒寵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葬大典况夫謚法者

盜者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聞美謚而墓

觀惡謚而惧不可賞罰而賢不肖皆覩是一字之謚賢於三

千之形本非為沒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

無子之存云以集無為請謚之可否竊稽會要作載籍徵諸
曰章易名之禮請如前以字議謹議

故太保丞相贈太師苗晉卿集作韓國苗公請議前人

太師稟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政內

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室之季文粹京為戎送往事

居叶恭秉彛動罔違德惠和以茂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

懸衡九流剖竹四群刀尺之下無滯用櫛袴之皇輿西守億

兆左袵太師踐危機不易心憂橫潰不忘國奮身按跡於材

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奮忠之大者至德乾元之文粹無之

中天下多故皇網未張肅宗脩集作漢宣故事用刑名純下

而太師以曹叅為師持清靜守戢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亦

丁寧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巽乃僚言刈其楚二本有

按群萃而取公噐不五六年此肩袞戢者集無光映冊集作

府當代之榮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番並為三師大司有焉

夫九德感事寬為之首百工惟時哲則能惠集作能宜其享

天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沒以謚易其名字之

美惡視之為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惠真惠文字是也或二

字以彰善鄭文終後留文成侯是也蓋其跡集作大名盛則

禮優謚崇大師惠集作縉紳位侯周即將如誅謚之制宜以鄣

留為準謹按戴大禮体知居中曰謚文賢有成曰猷稽千載

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諸謚曰懿猷謹議

丞相故江陵戶兼御史大夫呂誣謹議 前人

呂誣任職從政听敏肅給能以才知潤飾吏道至德中與

三司同鞠大獄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

中典誣叅其論在台司觀、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旁
而勿失齊為荊州一年有成号令明其賦斂均一物有制而
事有倫大抵以威信徵主截臣希昂按申大芝之姦而三楚
之人悅服厥功懋粹作集焉字至德已集作來荷推轂受賑
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脩人何儒誣者
蓋解以集無豈不以人散玖矣而兵未戢挹渴流者唯侯清
整芬絲者難為功文粹諶當此時能叅慈惠易其疾苦且訓
其三軍如臂使指合并無按葵啗棗之盜而楚人至于今猶
歌詠其之職集作略必有過人者雖欲文粹勿褒之其可
乎按懿法威德克就曰肅禁茂威也受人惠也考禮儀名而
擬諸其集無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諛議呂諶

嚴郢附見独孤集

議曰伏以故相國江陵尹蕪御史大人贈吏部尚書呂公呂
謹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艰难公首披荆棘之
苞灵武志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
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猷猷可替否之跡八謀嘉則造膝
出則跪辭温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之也至有爛焉明自欲蓋
而彰者諸區而載之乾元收復而除西都衣冠多繫於三司
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八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
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引隱經正辭止是其言刑為之
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霜集作雷電之威聖朝行寬大
之典者醫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下云乎繇咎曰都
在知人公踐合衡專以推賢任人為務故相國房公瑄故吏
部郎常公陟人登右集作取背公之由今相國黃商侍郎杜

公之蒞紘陵也公薦在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之公之在社
克也公咨以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
文恭聖賢相得廢績咸熙五典克從者茲集作文公之奉善
也則子皮之奉子產鮑叔之奉管仲肖何之奉曹叅武侯之
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也戰矣知衆合行禁
止理績為天下最難雖古之羊社無得而踰今太常議刑南
之到詳矣而曰在召司觀無匪躬之能者乃一作扶瑕瑜
通典會要之論非中適集作適中適典之言也國事故事宰臣
集作本得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得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
暮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奉傳叙八元之德
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刑咨請呂公曰忠肅謹議

重議呂裡

独孤及

議曰呂裡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機文粹作方廢
政群臣畏威奉戒而已雖有暮謀於嚴廊之上莫有由知之
者及其荆門之政為仁曲已畧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集有
風謹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謚名之際敢不闕其獄所疑而
錄其尤文粹有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闕寔訟集作獄在未執
政之前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集作使
登大任既同溫室之樹具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會要二字且以忠配
肅謹按曰議凡歿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
定謚則有存通典會要廷辭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異
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器不私之戒且
非唐虞師錫魚日之道昔周道衰孔子道春秋以絕當亂而

代臣賊子俱議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
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
一戰而羈諸侯武公盛矣而皆謚曰文以翼缺之恪惠臨事
審喻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反其
文惠豈不優乎而並諡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畧其
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
字之謚二字謚悲古也其源生子通典會要襄周施及戰國之
君漢吳肖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文粹有致
太平其事業不謂一名通典會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
文終文成景栢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徒褒不失人唐吳
恭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
忘身近真二惠並優一作不集本文可故日文貞公謂蕭瑀

端直鯁亮近直信多積貳近褊言則失其譽正稱直則遺其
宏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真禰公其餘奉丸推類大抵準此
皆有為新唐書之也若述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
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主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
博謚恭岑暹奉謚憲常巨源謚昭唐体璟謚忠魏知古謚崔
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位以功名居宰相者
謚不過一字不葺其子孫佐更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
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
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靜慎集通典會要並作王也
齊桓晉文不如趙武吳王魏安釐秦莊襄楚考集作烈也杜
如晦王彗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肖瑀之真禰也歷考
古訓及其觀以未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說云國家故事宰